

针刺儿背字千斤 母子丹心红似火
针针血肉连娘心 精忠报国照古今

说岳全传

中国古典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中)

清 钱彩 编著

说岳全传

中

(清) 钱 彩 编著

目 录

第三十一回	穿梭鏖明收虎将 苦肉计暗取康郎	(242)
第三十二回	牛皋酒醉破番兵 金节梦虎谐婚匹	(253)
第三十三回	刘鲁王纵子行凶 孟邦杰逃灾遇友	(262)
第三十四回	掘陷坑吉青被获 认兄弟张用献关	(273)
第三十五回	九宫山解粮遇盗 樊家庄争鹿招亲	(283)
第三十六回	何元庆两番被获 金兀术五路进兵	(295)
第三十七回	五通神显灵航大海 宋康王被困牛头山	(306)
第三十八回	解军粮英雄归宋室 下战书福将进金营	(317)
第三十九回	祭帅旗奸臣代畜 挑华车勇士遭殃	(325)
第四十回	杀番兵岳云保家属 赠赤兔关铃结义兄	(331)
第四十一回	巩家庄岳云聘妇 牛头山张宪救主	(341)
第四十二回	打碎免战牌岳公子犯令	

	挑死大王子韩彦直冲营	(348)
第四十三回	送客将军双结义 赠囊和尚泄天机	(356)
第四十四回	梁夫人击鼓战金山 金兀术败走黄天荡	(365)
第四十五回	掘通老鹳河兀术逃生 迁都临安郡岳飞归里	(372)
第四十六回	兀术施恩养秦桧 苗傅衔怨杀王渊	(378)
第四十七回	擒叛臣虎将勤王 召良帅贤后赐旗	(385)
第四十八回	杨景梦传杀手铜 王佐计设金兰宴	(395)
第四十九回	杨钦暗献地理图 世忠计破藏金窟	(404)
第五十回	打酒坛福将遇神仙 探君山元戎遭厄难	(418)
第五十一回	伍尚志火牛冲敌阵 鲍方祖赠宝破妖人	(423)
第五十二回	严成方较锤结义 戚统制暗箭报仇	(431)
第五十三回	岳元帅大破五方阵 杨再兴误走小商河	(440)
第五十四回	贬九成秦桧弄权 送钦差汤怀自刎	(447)
第五十五回	陆殿下单身战五将 王统制断臂假降金	(456)

第三十一回 穿梭鏖明收虎将 苦肉计暗取康郎

诗曰：

山川扰扰战争时，浑似英雄一局棋。

最好当机先一着，由他诈伪到头输。

话说岳元帅独自一人，带了张保悄悄出了营门，往康郎山左近，把山势形状，细细观看了一番。复身回营，对众弟兄道：“我观康郎山前靠鄱阳湖，山势险峻，虽有百万之众，一时难以破他。况且余化龙武艺高强，本帅久闻其名。待我明日与他交战，贤弟们只可旁观，不可助战。待我收伏了他，方能破得此山；若不然，徒然虚费钱粮，迁延时日，究竟无益也。”众将俱各领命，各自归营安歇。

到了次日，岳元帅齐集众将，只听得扑通通三声大炮，出了营门，一路上咕冬冬战鼓齐鸣，带领大军直抵康郎山下。各将官齐齐的摆齐队伍，在后边观看。

那边小喽罗飞报上山。余化龙闻报，即引众喽罗下山来迎敌。两边军士射住阵脚。旗幡开处，闪出那岳元帅立马阵前，问道：“来将何名？”余化龙道：“本帅余化龙便是。来者莫非就是岳飞么？”岳飞道：“然也。你既知本帅之名，何不下马归降？待本帅奏闻天子，不失封侯之位。”余化龙大笑道：“岳飞，我久闻

你是个英雄好汉，可惜你不识天时。宋朝臣奸君暗，气数已尽。二帝被掳，中原无主。不若归顺我主，重开社稷，再立封疆，岂不为美？你若仗着一己之力，欲要挽回天意，恐一旦丧身辱名，岂不貽笑于天下乎？请自三思。”岳飞道：“将军之言差矣。我宋朝自太祖开基，至今已一百六七十年，恩深泽沛。偶为奸臣误国，以致金人扰乱。今人心不忘故主，天意不肯绝宋，是以我主上神佑，泥马渡江，正位金陵，用贤任能，中兴指日可待。我看将军堂堂一表，抱负才能，不能为国栋梁，甘作绿林草寇，是为不忠；既不能扬名显亲，反至玷污清白，是为不孝；荼毒生灵，残害良民，是为不仁；但知康郎山之英雄，不知天下之大，岂无更出其右，一旦失手，辱身败名，是为不智。将军空有一身本事，‘忠孝仁智’四样俱无，乃是庸人耳，反说本帅不知天命耶！”

这一番话，说得余化龙羞惭满面，无言可答，只得勉强道：“岳飞，我也不与你斗口。你若胜得我手中的枪，我就降你；倘若胜不得我，也须来归降我主。”岳爷道：“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若添一个小卒助战，就算我输。但是刀对刀，枪对枪，不许暗算，放冷箭，就不为好汉。”余化龙说声：“妙啊！这才是好汉！且与你战三百合看。”就举虎头枪来战岳爷。岳爷把沥泉枪一摆，二马相交，双枪并举。这一个似雪舞梨花，那一个如风摆柳絮。果然好枪，来来往往，战有四十个回合，不分胜败。余化龙架住岳元帅的枪，叫声：“少歇！岳飞，你果然好本事，今日不能胜你，明日再战罢。”两边各自鸣金收军。

岳元帅回至营中坐定，对众弟兄道：“余化龙枪法，果然甚好。若得此人归降，何愁金人不平乎？”众兄弟亦各称赞：“果然好枪法。”当夜闲话不提。

到了次日，余化龙仍旧领兵下山，这里岳元帅也领兵出营。余化龙道：“岳飞，本帅昨日与你未决雌雄，今日必要擒你。”岳爷道：“余化龙，且休夸口，今日与你见个高下。”二人举枪又战。果然棋逢敌手，将遇良才，两个又战了一日，不分胜败。岳元帅把枪架住，叫声：“余化龙，天已晚了，若要夜战，好命军士掌灯；若不喜夜战，且自收军，明日再战。”余化龙道：“且让你多活一夜，明日再战罢。”两下鸣金收军，各自回营。

至第三日又战。至午后，尚无高下。余化龙暗想：“岳飞果然本事高强，怎能胜得他？必须用我神镖，方可赢得。但在众人面前打倒他，只说我暗算，损我威名；不如引他到山后无人之处，打他便了。”余化龙算计已定，虚幌一枪，叫声：“岳飞，本帅战你不过了！”回马便望山左败去。岳爷想：“他枪法未乱，如何肯败，其中必有缘故。”便喝一声：“余化龙，随你诡计，本帅岂惧了你？”就拍马赶上，追至山后边。

余化龙见岳飞追来，拨回马又战了七八个回合，回马又走。岳爷又追下去。余化龙暗暗取出金镖，扭转身躯，喝声“着”，一镖打来。岳爷笑道：“原来这般低武艺。”把头望左边一偏，这镖却打个空。余化龙又发一镖打来。岳爷往右边一闪，这一枝镖又打不着。余化龙着了慌，簌的一声，又将第三枝镖望岳爷心窝里打来。岳爷把手一绰，接在手中道：“余化龙，你还有多少？索性一齐来。”余化龙道：“岳飞，你虽接得我的镖，你也奈何不得我。”岳爷道：“也罢，本帅虽没有用过这般暗器，今日就借你的来试试看。”就将手中镖望余化龙头上打来。余化龙一手接住，又望岳爷打来。岳爷又接住，又望余化龙打来。两个打来打去，正好似织女穿梭一般。岳爷接镖在手，叫声：“余化龙，你既自负

英雄，能识天命，仗你平生本事尚不能胜本帅一人，何况天下之大，岂无更胜如本帅的么？何不下马归降，去邪归正，以图富贵乎？”余化龙道：“岳飞，你休得大言，叫我下马。你若拿得我下马，我就降你；若不能拿我，怎肯服你？”岳元帅大喝一声：“本帅好意劝你，你却不听，快下马者！”一声喝，一鏢打来。余化龙但防了上下身子，却不曾防得岳爷一鏢将余化龙坐马项下的挂铃打断。那马一惊，跳将起来，把余化龙掀翻在地。岳爷跳下马来双手扶起，说道：“余将军，这马未曾临过大阵，请换了再来决战。”余化龙满面羞惭，跪下道：“元帅真是天神！小将情愿归降，望元帅收录！”岳爷道：“将军若果不弃，与你结为兄弟，同扶宋室江山。”余化龙道：“小将怎敢？”元帅道：“本帅爱才如命，何必过谦？”二人就撮土为香，对天立誓。岳元帅年长为兄，余化龙为弟。

岳爷道：“贤弟，我只假做中了你的鏢败转去，在众人面前再战几合，以释你主之疑。”余化龙道声：“遵命。”二人复上马，岳爷前边败下，余化龙随后追来。到了战场之上，岳爷大叫：“众兄弟，我被奸贼打了一鏢，你们快来助战！”那时汤怀、张显、王贵、牛皋等众将一齐上前。

余化龙略战几合，寡不敌众，败回山去，见了两个头领禀道：“小臣诈败，哄骗岳飞追赶，被我金鏢打伤，正要擒获。谁知他那里将众人多，一齐助战，杀他不过。明日必须主上亲自出马，必然大胜也。”罗辉对万汝威道：“休怪元帅，一人怎敌众手？明日与御弟亲自出马擒他便了。”

不说二贼计议出战之事。且说岳元帅收兵回营，众弟兄只道岳爷真个着了鏢，俱来问安。岳爷假说：“被他暗算，几乎失手。

幸亏打中了手指，不曾受伤。”正在谈论，忽有探子来报：“今金兀术差元帅斩着摩利之领兵十万，来打藕塘关；驸马张从龙领兵五万，攻打汜水关。十分危急，请今定夺。”元帅赏了探子牛酒银牌，吩咐再去打听，探子谢赏自去。

岳元帅心中好不纳闷，对众将道：“湖寇未平，金兵又到，如之奈何？”众将俱各袖手无计。忽见杨虎上前禀道：“末将曾与万汝威有一拜之交，他往往约我同夺宋朝天下，不若待末将前去将利害之语，说他归降，未知元帅意下如何？”岳爷大喜道：“若得将军肯为国家出力，实乃朝廷之福也。但要小心前往，本帅专候好音。”杨虎领令出营。

到了次日，万汝威与罗辉传令众喽罗紧守三关，专候二位大王亲自下山与岳飞决战。

且说杨虎不走旱路，自到水口，用十二名水手，驾着一只小船，竟往水寨而来。小喽罗报知二位大王。随令上山，相见已毕。万汝威道：“贤弟有一身本事，兼有太湖之险，怎么反降顺了岳飞？今来见我，有何话说？”杨虎道：“不瞒兄长说，小弟在太湖有大炮无敌，水鬼成群，花普方等勇将无数，西山粮草充足，被岳飞一阵杀得大败。蒙他爱才重义，收录军前，奏闻天子，恩封统制之职。故今特来相劝二位大哥，不如归宋，必定封妻荫子。不知二位大哥意下如何？”万汝威听了，不觉勃然大怒，喝声：“推去砍了！”左右方欲动手，余化龙慌忙跪下道：“大王刀下留人。”大王道：“这等无志匹夫，自己无能，屈膝于人，反敢胡言来惑乱我的军心，留他怎么？”余化龙道：“大王前曾有恩于杨虎，今日斩了他，岂不把往日之情化为乌有？”万汝威道：“既如此，赶下山去。若在军前拿住，决不轻恕。”

杨虎抱头鼠窜，下山来至水口。那来的小船空空的并无一人，只因万大王将杨虎绑了要杀，这十二个水手不敢下船，急急的从旱路逃回，报知岳元帅去了，所以只剩了一只空船。杨虎只得央及几个小喽罗，相帮摇回本营上岸，叫小喽罗暂在营门外等候：“待我见过元帅，领取银钱相送。”

杨虎进营，来见元帅。元帅道：“方才水手逃回，说你被贼人斩首。今日安然回来，必然归顺了贼寇，思量来哄本帅。与我把这匹夫绑去砍了！”杨虎大叫道：“小将恐元帅动疑，故将送来的小喽罗留在营外。求元帅叫来问他，便知小将心迹了。”元帅令唤小喽罗进来，一齐跪下。元帅问道：“你们还是鄱阳湖贼人，还是乡间百姓被他掳来的？”那些喽罗要命，皆说道：“我们是良家百姓，被这位将军掳捉的。”元帅微微笑道：“如今还有何辩？快快推出去斩了！这些既是乡下子民，放他去罢。”那几个喽罗叩头谢了，慌忙跑回山上去报信了。

且说这里将杨虎绑出营来，那些帐下众将，见事情重大，不敢出言，只有牛皋叫声：“刀下留人！”过来跪下禀道：“杨虎私通贼寇，虽则该斩，但无实证，未定真假。求元帅开恩，饶他性命。”元帅道：“既是牛将军讨情，饶了死罪，捆打一百。”牛皋起初听见说“饶了”，甚是欢喜；及至说要“捆打一百”，想道：“倒是我害了他了！若是杀头，痛过就完了。这一百棍子，岂不活活打死，反要受这许多疼痛！”欲待再上去求，又恐动怒。看看打到二十，熬不住了，只得又跪下禀道：“做武将的人全靠着两条腿，若打坏了，怎生坐马？牛皋情愿代打了八十罢。”元帅道：“既如此，饶便饶了；倘他逃走了去，岂不是放虎归山？那个敢保他？”两边众将并没个人答应。还是牛皋上来道：“小将愿

保。”岳元帅道：“你既肯保，写保状来。”牛皋道：“我是写不来的。汤二哥，烦你代我写罢了！”汤怀道：“你既肯舍命保他，难道不替你写？”随即写了保状，叫牛皋画了押，送上元帅。元帅就叫牛皋带了杨虎回营。众将各各自散。

杨虎谢了牛皋，叫家将：“取我的行李来，到牛老爷营中安歇。”牛皋道：“我若怕你逃走，也不保你了。请自回营将息去。”杨虎道：“承兄厚情，何日得报。”遂辞了牛皋，回到自己营中，坐定想道：“元帅打我几下何妨，但是也该访问个明白才是。怎么糊糊涂涂的屈我？”

正在懊恼，忽见家将悄悄禀道：“元帅有机密人求见。”杨虎随命：“唤他进来。”家将出来引那人到跟前跪下，将密书呈上。杨虎拆开看了，就取过火来烧了，对来说：“我晓得了。”来人叩头辞去。杨虎就将药汤洗净棒疮，取些酒来吃得醉了。睡了半夜，到得五更，起来向家将说道：“我要往一个地方走走，须得两日方回。尔等紧守营寨，不必声张，只说我在后营养病，诸事不许通报！”家将领命。

那杨虎悄悄出了营门，上马加鞭，独自一人望康郎山来。到得山前，天已大明，高叫道：“杨虎求见大王。”守山喽罗报知万大王。大王命：“宣他进来！”杨虎来到大寨，见了万汝威跪下哭道：“不听大王之言，几乎丧了性命！叵耐岳飞叫我来说大王归顺，回去要斩。幸亏牛皋保救。打了数十，情实不甘，逃到此间。望大王念昔日之深情，代杨虎报了些仇，虽死无恨。”万大王就命军士看验棒疮，果然打得凶狠。万汝威忽然大喝一声：“杨虎，你敢效当年黄盖献‘苦肉计’么？”杨虎大叫道：“我此来差矣！”就在腰间拔出剑来要自刎。万汝威慌忙下坐，双手扶住道：“孤

家与你相戏，何得认真？你若早听孤言，也不致受苦了。”就吩咐余化龙：“可代孤之劳，引御弟到营中去将养棒疮，治酒款待。”化龙得令，同杨虎回到本营，将药敷好，然后坐席饮酒。

余化龙暗想：“杨虎朝秦暮楚，是个反复小人。”饮酒之间，便嘲他一句道：“将军前日来劝吾主降宋，怎么今日反降了我主？真个凡事不可预料也！”杨虎道：“将军不知，杨虎此来，也只为能顺天时、结好汉，鏢打穿梭义弟兄耳！”余化龙听了此言，大惊失色，忙叫左右从人回避。这些服侍人役，一齐退后。化龙问道：“将军此言，必有所闻。”杨虎回顾四下无人，便道：“实不相瞒，目今金兵攻打汜水、藕塘两关，元帅不得分兵，心中忧闷，故着小弟行此苦肉之计，前来帮助将军成功。”余化龙大喜道：“将军真是英雄！不才有眼不识，抱渐实甚！”两个说得投机，各人吃得大醉方歇。丢下一边。

且说那日早晨，牛皋坐在营中，小校来报道：“杨虎逃走了。”牛皋听了，心中好不懊恼：“这个狗头，果然害我！”只得来见元帅道：“杨虎夜间走了，不知去向，特来领罪。”元帅道：“我也不管，就命你去拿来赎罪。”牛皋得令，带领五千人马，来到康郎山下，大声叫喊：“杨虎狗头，快快出来见我！”喽罗报上山去，万汝威命杨虎下山迎敌。杨虎道：“小将亏得牛皋保救，不好下手，求大王别遣良将。”余化龙道：“待小将即去擒来。”万汝威道：“就命汝去。孤家即去邀请罗大王同来山顶观战。”余化龙一声“得令”，即带领喽罗冲下山来，大喝一声：“牛皋，你是我手下败军之将，又来做什么？”牛皋道：“可恨杨虎这贼，我救了他的性命，反逃走了来害我。快快叫他出来，待我拿他去赎罪！”余化龙道：“杨虎今早来投降了，大王认为弟兄，十分荣贵。你不

若也降了我主，待我在主公面前保奏，也封你做个大官，何如？”牛皋道：“放你娘的屁！我是何等之人，肯来降你？照爷爷的铜罢！”铛的一铜，望余化龙脑门上打来。余化龙举枪架开铜，搭上手，战了五六个回合，牛皋招架不住，败回阵来。余化龙也不追赶，鸣金收军，上山来见两个头领。

正在商议退兵之策，忽报：“岳飞差人来下战书。”罗、万两个拆开观看，上边写道：

大宋扫北大元帅岳，书谕万汝威、罗辉知悉：汝等无能草寇，蚁聚蜂屯，缩首畏尾，岂能成事？若能战，则亲自下山，决一雌雄；若不能战，速将杨虎献出，率众归降。我皇上体上天好生之德，决能饶汝残生。若待踏平山寨，玉石不分。早宜自裁，勿遗后悔！

罗辉、万汝威看了大怒，即在原书后面批定“来日决战”，将来人赶下山去。两边各自歇息了一夜。

次日，岳元帅率领众将带领大兵，直至康郎山下，三声炮响，列成阵势。罗、万二头领亦领众喽罗下山，摆得齐齐整整。又是一声炮响，岳元帅立马阵前，罗辉、万汝威亦出马来，余化龙、杨虎跟在后面。牛皋见了杨虎，用手指着骂道：“你这无义匹夫，今日我必杀你！”这万汝威拍马上前一步，叫声：“岳飞，你空有一身本事，全然不识天时！宋朝气运已终，何苦枉自费力，保着昏君？若不降顺孤家，今日誓必拿你。”岳元帅道：“你二人若是知机，及早归降，以保一门性命。如若执迷，性命只在顷刻也！”罗辉大怒，叫声：“谁人与我拿下岳飞？”余化龙道：“我来拿他！”手起一枪，将万汝威刺于马下。杨虎手起刀落，将罗辉砍为两段。元帅即令抢山。这一声呐喊，众将士一齐上山，砍的砍了，走的

走了，愿降者齐齐跪下。余化龙招抚余党，杀了二贼家小，收拾钱粮下山，一同元帅回营。

此时众将方知杨虎献的苦肉计。牛皋道：“这样事，也不通知我一声，只拿我做呆子。下回打死，我也不管他闲事了。”当日大排筵席，合营众将庆贺，不提。

明日元帅升帐，众将参见已毕。元帅就令牛皋带领本部五千人马，为第一队先行，星夜前去救汜水关；余化龙、杨虎二人领兵五千，为第二队救应。三人领令去了。元帅将降兵人册，钱粮入库，命地方官收拾寨栅船只。一面写本进京报捷，保奏余化龙为统制，然后起兵往汜水关进发。

再说牛皋兵至汜水关，军士报道：汜水关已被金兵抢去了。”牛皋道：“既如此，孩儿们夺了关来吃饭。”三军呐喊，到关下讨战。番将出关迎敌。两下列齐军士，牛皋道：“番奴通下名来，好上我的功劳簿。”番将道：“南蛮听者，俺乃金邦老狼主的附马张从龙便是。你这南蛮既来寻死，也通个名来。”牛皋道：“你坐稳着，爷爷乃是总督兵马扫金大元帅岳爷部下正印先锋牛皋老爷便是。且先来试试爷爷的铜看。”耍的一铜，就打将过来。张从龙使的是两柄八楞紫金锤，搭上手，战不到十二三个回合，那张从龙的锤重，牛皋招架不住，拨转马头，败将下来，大叫：“孩儿们照旧！”众军士果然呐喊一声，乱箭齐发。张从龙见乱箭射将来，只得收兵转去。牛皋败阵下来，在路旁扎住营寨。

到了次日，余化龙、杨虎二将到了，问军士道：“为何牛爷下营在路旁？”军士回禀说是：“一到就抢关，打了败仗。”杨虎对余化龙道：“我们且安下营寨，同你前去看看他。”不一时安下营寨。余化龙同了杨虎走到牛皋营前，守营军士忙要去通报。杨

虎道：“与你家老爷是相好弟兄，报什么！”竟自进营。那军士怕的是牛皋性子不好，如飞进去报道：“余、杨二位将军到了。”牛皋大怒道：“由他到罢了，报什么？”军士吓得不敢则声，走将开去。牛皋又骂道：“杨虎这狗男女，自己要功劳，却鬼头鬼脑的哄我。我以前每次出兵，俱打胜仗。自己被他的贼元帅花普方在水中淹了这一遭，出门就打败仗。”

那余、杨二人刚刚走进来，听见他正在那里骂，就立定了脚，不好走进去，悄悄的出营。杨虎道：“他自己打了败仗，反抱怨我们。”余化龙道：“我们去抢汜水关，将功劳送与他，讲和了，省得只管着恼，如何？”杨虎道：“说得有理。”回到营中，吩咐众军士，吃得饱了，竟去抢关。正是：

康郎已决安邦策，汜水先收第一功。

不知二人抢关胜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牛皋酒醉破番兵 金节梦虎谐婚匹

词曰：

这香醪，调和曲蘖多加料。须知不饮旁人笑。杯翻
罍倒，酣醉破番獠。飞虎梦，卜英豪。一霎时，百年随
唱，一旦成交好。

右调《殿前欢》

却说余化龙、杨虎二人带领三军，齐至汜水关前，放炮呐喊。早有小番飞报上关，张从龙率领番兵开关迎敌，两阵对圆。余化龙出马，并不打话，冲开战马，挺枪便刺。张从龙举锤就打。枪来锤去，战到二十回合，不分胜负。余化龙自语道：“怪不得牛皋败阵。这狗男女果然厉害！”虚幌一枪，诈败下来。张从龙拍马追来。余化龙暗取金镖在手，扭回身子，豁的一镖，正中张从龙前心，翻身落马。杨虎赶上一刀，枭了首级。三军一齐抢进关来，众番兵四散逃走。两将就进汜水关安营。

明日，二人一同来见牛皋。牛皋道：“你二位到此何干？”余化龙道：“我二人得了汜水关了。”牛皋道：“你二人得了功劳，告诉我做什么？”余化龙道：“有个缘故，昨日听见将军抱恨杨虎，今我二人抢了汜水关与将军：一则与将军重起大运，二则小将初来无以为敬，聊作进献之礼。将军以后不要骂杨将军了。”牛皋

道：“元帅来时怎么说？”余化龙道：“让牛兄去报功，小弟们不报就是。”牛皋道：“如此说，倒生受你们了。”二人辞别回营。牛皋就领兵出大路口安营，伺候元帅。

这日报元帅大兵已到，三人一齐上来迎接。元帅便问：“抢汜水关是何人的功劳？”三人皆不答应。元帅又问：“为何不报功？”牛皋道：“我是不会说谎的。关是他二人抢的，说是把功劳让与我，我也不要，原算他们的罢。”元帅道：“既如此，你仍领本部兵马去救藕塘关。本帅随后即至。”牛皋领命而去。岳爷就与余、杨二人上了功劳簿，安抚百姓已毕，随即起身，往藕塘关进发。

且说牛皋一路上待那些军士，犹如赤子一般，效那当年楚霸王的行兵：自己在前，三军在后。那些军士常常带了饭团走路，恐怕牛皋要抢了地方，方许吃饭。一路如飞赶来。这一日，看看来到藕塘关。

守关总兵闻报，说是岳元帅领兵已至关下，忙出关跪下道：“藕塘关总兵官金节，迎接大老爷。”牛皋道：“免叩头。我乃先行统制牛皋，元帅尚在后头。”金节忙立起来，只急得气满胸膛，暗想道：“一个统制见了本镇要叩头的，怎么反叫本镇免叩头？”吩咐：“把报事的绑去砍了！”牛皋听了大怒道：“不要杀他。你既然本事高强，用俺们不着，我就去了。”吩咐转兵回去。金节想道：“这个匹夫是岳元帅的爱将，得罪了他，有许多不便。”只得忍着气上前叫声：“牛将军，请息怒。本镇因他报事不明，军法有律。既是将军面上，就不准法吧。”便吩咐放绑。牛皋道：“这便是了。你若难为了他，我就没体面了。”金节道：“是本镇得罪了，请将军进关驻扎。”

二人进关，到了衙门大堂。只见处处挂红，张灯结彩，皆因元帅到来，故此十分齐整。牛皋来到滴水檐前，方才下马。上了大堂，在正中间坐下，总兵只得在旁边坐下，送茶出来吃了。一面摆酒席出来，请牛皋坐下。牛皋道：“幸喜这酒席请我，还见你的情。若请元帅，就有罪了。”金节忙问道：“这却是为何？”牛皋道：“俺元帅每饭食，总向北方流涕。因二圣却在那里坐井观天，吃的是牛肉，饮的是酪浆。如此苦楚，为臣子的就吃一餐素饭，已为过分。俺们常劝元帅为国为民，劳心费力，就用些荤菜，也不为罪过。被俺们劝不过，如今方吃些鱼肉之类。若见这些丰盛酒席，岂不要恼你？”金节听了，连声谢道：“多承指教！”牛皋道：“索性替你说了罢：俺元帅最喜的是豆腐，因河北大名府内黄县小考时，吃了豆腐起身。他道：‘君子不忘其本。’故此最爱豆腐。”金节道：“原来如此，越发承情指教了。”牛皋道：“贵总兵，你这酒席，果然是诚心请我的么？”金节道：“本镇果然诚心请将军的。”牛皋道：“若是诚心请我，竟取大碗来。”金节忙叫从人取过大碗。牛皋连吃了二三十碗。金节暗想道：“这样一个好元帅，怎用这样蠢匹夫为先行？”看看吃到午时，牛皋问道：“贵总兵，俺那些兵卒们，须得赏他些酒饭吃。”金节道：“都与他们银子自买来吃了。”牛皋道：“如此费心了！”

金节看牛皋已有八九分醉意，只见外边的军士进来报道：“金兵来犯关了！”金节悄悄吩咐军人传令，各门加兵护守。报子去了，牛皋问道：“金爷，你鬼头鬼脑，不像待客的意思，有甚话但说何妨。”金节道：“本镇见将军醉了，故不敢说。番兵将近关了！”牛皋道：“妙啊！既有番兵，何不早说？快取酒来吃了，好去杀番兵。”金节道：“将军有酒了。”牛皋道：“常听得人说：

‘吃了十分酒，方有十分气力。’快去拿来！”金节无奈，只得取一坛陈酒来，放在他面前。牛皋双手捧起来，吃了半坛，叫家将：“拿了这剩的那半坛酒，少停拿与你爷吃。”立起身来，踉踉跄跄，走下大堂。众人只得扶他上马。三军随后跟出城来。

金节上城观看，那牛皋坐在马上，犹如死的一般。只见金邦元帅斩着摩利之身长一丈，用一条浑铁棍，足有百十来斤，是员步将。出阵来，看见牛皋吃得烂醉，在马上东倒西斜，头也抬不动。斩着摩利之道：“这个南蛮，死活都不知的。”就把那条铁棍，一头竖在地下，一头挂在胸膛，好似站堂的皂隶一般，口里边说：“南蛮，看你怎么了？”牛皋也不答应，停了一会，叫：叫“快拿酒来。”家将忙将剩的半坛酒送给牛皋面前。牛皋双手捧着乱吃。那晓得吃醉的人被风一吹，酒却涌将上来，把口张开竟像靴统一样。这一吐，直喷在番将面上。那番将用手在面上一抹。这牛皋吐了一阵酒，却有些醒了，睁开两眼，看见一个番将立在面前抹脸，就举起铜来，当的一下，把番将的天灵盖打碎，跌倒在地，脑浆迸出。牛皋下马，取了首级，复上马招呼众军，冲入番营，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追赶二十里，方才回兵，抢了多少马匹粮草。

金节出关迎接，说道：“将军真神人也！”牛皋道：“若再吃了一坛，把那些番兵都杀尽了。”说话之间，进了关来。金节送牛皋到驿中安歇。众军就在后首教场内安营。

金节回转衙中，戚氏夫人接进后堂晚膳。金爷说：“这牛皋十分无礼，不想他倒是一员福将，吃得大醉反打败十万番兵，得了大功。”夫人道：“也是圣上洪福，出这样的人来。”闲话之间，金爷吃完了晚膳，对夫人道：“下官因金兵犯界，连夜里还要升

堂去办事，只好在书房去歇了。”夫人道：“相公请自便。”金节自往外去。

夫人进房安歇。到了三更时分，忽听得房门叩响。夫人忙叫丫环开了房门，却原来是夫人的妹子戚赛玉，慌慌张张走进房来。叫声：“姐姐，妹子几乎惊死！特来与姐姐作伴。”夫人道：“你父母早亡，虽是你姐夫抚养成人，但如今年纪长大，也要避些嫌疑。幸喜你姐夫在书房去歇了，倘若在此，也来叩门？”赛玉道：“不是妹子不知世事。方才妹子睡梦里见一只黑虎来抱我，所以吓得睡不稳，只得来同姐姐作伴。”夫人道：“这也奇了，我方才也梦见一个黑虎走进后堂，正在惊慌，却被你来叩门惊醒。不知主何吉凶？”遂留赛玉一同宿了。

到了天明起来，梳洗已毕，金爷进后堂来用早膳。夫人道：“妾身昨夜梦见黑虎走入后堂，舍妹亦梦被黑虎抱住，不知主何吉凶？”金爷道：“有此奇事！下官昨晚亦梦有黑虎进内。莫非令妹终身，应在此人身上么？”夫人道：“那个什么‘此人’？”金爷道：“就是岳元帅的先行官牛皋。他生得面黑短须，身穿皂炮，分明是个黑虎。我看他人虽卤莽，后来必定衣紫腰金，倒不如将令妹配与他，也完了你我一桩心事。不知夫人意下如何？”夫人道：“妾乃女流，晓得什么，但凭相公作主。”金爷道：“待下官去问他家丁，若未曾娶过，今日乃是黄道吉日，就与令妹完姻便了。”夫人大喜，就进房去与妹子说知。

金节出来，叫他家丁来问，晓得牛皋未娶夫人。金节大喜，就命家人准备花烛，着人将纱帽圆领送到驿中去，嘱咐道：“你不要说甚么，只说请他吃酒，等他来时就拜天地便了。”家人领命，遂来至驿中，见了牛皋，送上衣服。牛皋道：“为何又要文

官打扮吃酒？少停我便来罢了。”那家将回府说牛皋就来。金节甚喜。大堂上张灯结彩，供着喜神，准备花烛。一时，牛皋来到辕门下马，金节出来迎接。走至大堂，牛皋见这光景，心中想道：“他家有人做亲，所以请我吃喜酒。”牛皋便问金节道：“府上何人完姻？俺贺礼也不曾备来，只好后补了。”金节道：“今天黄道吉日，下官有一妻妹送与将军成亲，特请将军到来同结花烛。”叫：“请新人出来！”那牛皋听见这话，一张嘴脸涨得猪肝一般，急得没法往外就跑，出了大门，上马奔回驿中去了。这边戚夫人见牛皋跑了去，便道：“相公，他今跑了去，岂不误了我妹子终身大事！”金爷道：“夫人不必心忧。且候元帅到来，我去禀明，必成这头亲事。”

正说之间，忽报岳元帅大兵已来。金总兵也不换衣甲，就穿着这冠带，上了马出关，直至军前跪下，口称：“藕塘关总兵金节迎接大老爷。”岳爷道：“请起。”暗想：“那牛皋怎么不见来接？难道又打了败仗了？”便问金总兵：“为何这等服色？”金节禀道：“只因牛先锋兵至关中，甚是无礼，公堂饮酒，居中而坐，吃得大醉，适值番将领兵十万来犯关。那个番将身長一丈四尺，十分厉害。牛皋先锋决要出去交战。来到阵前，牛先锋吐酒于番将脸上，番将忙揩脸时，牛先锋一铜打死，大获全胜。卑职贱荆戚氏有一胞妹，年方十七，尚未适人。因夜间梦兆有应，欲配先锋，又逢今日黄道吉期，特请先锋到衙完姻，不知何故竟自跑回。求元帅玉成，得谐秦晋，实为恩便。”元帅道：“贵总兵请回，少停待我送来完姻便了。”金节谢了，回衙与夫人说知，各各欢喜。

再说岳元帅扎下营盘，便叫汤怀去唤牛皋来。汤怀得令，出营上马，进得关内，来至驿中门首，便问军士道：“你家牛老爷

那里去了？”军士禀道：“俺家老爷在后帐房。”汤怀道：“不必通报，我自进去。”只见牛皋朝墙头坐着，汤怀道：“贤弟好打扮！”牛皋道：“汤哥几时来的？”汤怀道：“元帅有令，传你前去。”牛皋道：“待我换了衣甲去。”汤怀道：“就是这样的去罢。”扯了就走。一同上马，来至大营，汤怀先来缴令，然后牛皋跪下叩头。岳爷道：“夫妇，人之大伦，你怎么跑走了？岂不害了那小姐的终身？今日为兄的送你去成亲。”元帅也换了袍服，同牛皋一齐来到总兵衙门。金爷出来接到大堂之上，先拜了元帅，就请新人与牛皋拜了花烛，送归洞房。元帅对金总兵道：“今日匆匆，另日补礼罢。”金总兵连称“不敢”。

元帅出了衙门，回营坐下，对众将道：“众位贤弟，从今日起，把‘临阵招亲’这一款革去。若贤弟们遇着有婚姻之事，不必禀明，便就成亲。况这番往北路去迎二圣，临阵交锋，岂能保得万全？若得生一后嗣，也就好接代香烟。”众将谢了元帅。按下不表。

话分两头。再说那山东鲁王刘豫守在山东，残虐不仁，诈害良民，也非止一端。那次子刘猊，倚仗父亲的势头，在外强占民田，奸淫妇女，无所不为。忽一日带了二三百家将，往乡村打围作乐，一路来到一个地方，名为孟家庄，一众人放鹰逐犬。不道一个庄家正在锄田，忽见一鹰刁着一只大鸟，飞来落在面前。这庄家是个村鲁之人，晓得什么来历，赶上前一锄头打死，说道：“好造化！我家老婆昨日嫌我不买些荤腥与他下口，今日这两个鸟儿拿回去煮熟了，倒有一顿好吃。”正在快活算计，谁知一众家将赶来寻鹰，看那庄丁拿在手里，便喝道：“该死的狗才？怎么把我的鹰打死了？”庄丁道：“这是他飞到我跟前来，所以打死，

要拿家去做下酒，干你甚事？”家将道：“好个不知死活的人！你家在那里？”庄丁道：“我就是孟家庄孟太公家的庄丁。你问我怎的？”内中一个道：“哥，你休要和他讲，只拿他去见家主爷便了。”庄丁道：“打死了一个鸟儿就要拿我，难道没有王法的么？”众家将听了大怒，就将庄丁乱打。内中一个赶上一脚，正踢着庄丁的阴囊，一交跌倒，在地滚了几滚，就呜呼哀哉了。那众家将见打死了庄丁，忙来报知刘猊道：“我家的鹰被孟家庄庄丁打死，小的们要他赔偿，连公子也骂起来。所以小的们发恼，和他厮打，不道他跌死了。”刘猊道：“既然死了，要他家主赔还我的鹰来。”即带了家丁，往孟家庄来。

到了庄上，家丁大喊道：“门上的狗头，快些进去说：‘刘王爷二爵主的鹰被你庄丁打死，快早赔还，万事全休；如若迟了，报与四太子、将你一门碎尸万段。’”庄丁听了，慌忙进来报与太公。孟太公闻言想道：“刘豫这奸臣投了外邦，他儿子连父亲的相知都不认了。待我自去见他，看他怎么要我赔鹰。”孟太公出了庄门，这刘猊在马上道：“老头儿，你家庄丁把我的鹰打死了，快些赔来。”太公道：“你怎么晓得是我庄丁打死的？”刘猊道：“我家家将见他打死的。”太公道：“若果是我家庄丁打死的，应该赔你，待我叫他来问。”刘猊道：“你那庄丁出言无状，已被我打死了。”孟太公不听犹可，听了庄丁被刘猊打死，直急得三尸神暴跳，七窍内生烟，大怒道：“反了，反了！你们把他打死了不要偿命，反要我赔鹰，直正是天翻地覆了！”刘猊大怒道：“老杀才！皇帝老儿也奈我不得，你敢出言无状？”就把马一拍，冲上前来，捉拿太公。孟太公看见他的马冲上来，往后一退，立脚不住，一交跌倒。只一交不打紧，好似：

一团猛火烧心腹，万把钢刀割肚肠。
不知孟太公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刘鲁王纵子行凶 孟邦杰逃灾遇友

诗曰：

纵子行凶起祸胎，老躯身丧少逃灾
今日困龙初离水，他年惊看爪牙排。

话说刘猊催马上前来捉太公，太公往后一退，立脚不住，一交跌倒，把个脑后跌成一个大窟窿。那太公本是个年老之人，晕倒在地，流血不止。众庄丁连忙扶起，抬进书房中床上睡下。太公醒来，便对庄丁道：“快去唤我儿来！”那太公中年没了妻室，只留下这一个儿子，名为孟邦杰，小时也请过先生，教他读过几年书。奈他自幼专爱使枪弄棒，因此太公访求几个名公教师，教了他十八般武艺，使得两柄好双斧。那日正在后边菜园地上习练武艺，忽见庄丁慌慌张张来报道：“大爷不好了！我家太公与刘王的儿子争论，被他的马冲倒，跌碎了头颅，命在须臾了！”孟邦杰听了，吓得魂不附体，丢了手中棒，三脚两步赶进书房，只见太公倒在床上发昏。邦杰便问庄丁细底。庄丁把刘猊打死庄丁、来要太公赔鹰之事述了一遍。太公微微睁开眼来，叫声：“我儿！可恨刘猊这小畜生无理，我死之后，你须要与我报仇则个！”话还未毕，大叫一声：“疼杀我也！”霎时间，流血不止，竟气绝了。孟邦杰叫了一回，叫不醒，就大哭起来。

正在悲伤之际，又有庄丁来报说：“刘猊在庄门外嚷骂，说不快赔他的鹰，就要打进庄来了。”孟邦杰听了，就揩干了眼泪，吩咐庄丁：“你去对他说：‘太公在里面兑银子赔鹰，略等一等，就出来了。’”庄丁说声“晓得”，就走出庄门。那刘猊正在那里乱嚷道：“这讨死的老狗头！进去了这好一回，还不出来赔还我的鹰，难道我就罢了不成？”叫众家将打将进去。那庄丁忙上前禀道：“太公正在兑银子赔鹰，即刻就出来。”刘猊道：“既如此，叫他快些！谁耐烦等他！”庄丁又进去对孟邦杰说了。邦杰提着两柄板斧，抢出庄门，骂一声：“狗男女！你们父子卖国求荣，陷害良民，正要杀你。今日杀父之仇，还想走到那里去么？”绰起双斧，将三十四个家将排头砍去，逃得快，已杀死了二十多个。刘猊看来不是路，回马飞跑。孟邦杰步行，那里赶得上，只得回庄，将太公的尸首下了棺材，抬到后边空地上埋葬好了，就吩咐众家人道：“刘猊这厮怎肯干休，必然领兵来报仇。你们速速收拾细软东西，有妻子的带妻子，有父母的领父母，快些逃命去罢！”众家人果然个个慌张，一时间俱各打迭，一哄而散。

孟邦杰取了些散碎金银，撒在腰间，扎缚停当，提了双斧，正要牵马，却听得庄前人喊马嘶，摇天沸地。邦杰只得向庄后从墙上跳出，大踏步往前途逃走。

说话的，你道那孟邦杰杀了刘猊许多家将，难道就罢了不成？当时刘猊逃出府中，听得父亲在城上玩景乘凉，随即来到城头上见了刘豫，叩头哭诉道：“爹爹快救孩儿性命！”刘豫吃惊道：“为着何事，这般模样？”刘猊就将孟家庄之事，加些假话说了一遍。刘豫听了，大发雷霆道：“罢了，罢了！我王府中的一只狗走出去，人也不敢轻易惹他，何况我的世子？擅敢杀我家将，不

是谋反待怎的？就着你领兵五百，速去把孟家庄围住，将他一门老小尽皆抄没了来回话。”刘猊答应未完，旁边走过大公子刘麟，上前来道：“不可，不可！爹爹投顺金邦，也是出于无奈。虽然偷生在世，已经被天下人骂我父子是卖国求荣的奸贼。现今岳飞正在兴兵征伐，倘若灭了金邦，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再若如此行为，只恐天理难容。爹爹还请三思！”刘豫道：“好儿子，那有反骂为父的是奸贼？”刘麟道：“孩儿怎敢骂父亲，但只怕难逃天下之口！古人云：‘为臣不能忠于其君，为子不能孝于其亲，何以立于人世？’不如早早自尽，免得旁人耻笑。”说罢，就望着城下涌身一跳，跌得头开背折，死于城下。刘豫大怒道：“世上那有此等不孝之子，不许收拾他的尸首！”就命刘猊发兵去将孟家庄抄没了。那刘猊领兵竟至村中，把孟家庄团团围住。打进庄去，并无一人，就放起一把火来，把庄子烧得干干净净，然后回来缴令。当时城外百姓有好义的，私下将大公子的尸首掩埋了。且按下不提。

再说那孟邦杰走了一夜，次日清晨，来到一座茶亭内坐定，暂时歇息歇息。打算要到藕塘关去投岳元帅，不知有多少路程。只因越墙急走，又不曾带得马匹，怎生是好？正在思想，忽听得马嘶之声，回转头一看，只见亭柱上拴着一匹马，邦杰道：“好一匹马，不知何人的？如今事急无君子，只得借他来骑骑。”就走上前来，把缰绳解了，跳上马，加上一鞭，那马就泼喇喇如飞跑去。

不道这匹马乃是这里卧牛山中一个大王的。这一日，那个大王在这里义井庵中与和尚下了一夜棋，两个小喽罗躲在韦驮殿前耍钱，把这马拴在茶亭柱上。到了天明，大王要回山去，小喽罗

开了庵门来牵马，却不见了，小喽罗只得叫苦。和尚着了忙，跪下道：“叫僧人如何赔得起？”大王道：“这是喽罗不小心，与老师何涉？”和尚谢了，起身送出庵门。大王只得步行回山。

却说孟邦杰一马跑到一个松林边，叫声：“啊呀！不知是那一个不积福的，掘下这个大泥坑。幸亏我眼快，不然跌下马来了！”正说之间，只听得一声呐喊，林内伸出几十把挠钩，将孟邦杰搭下马来，跳出几十个小喽罗，用绳索捆绑了，将马牵过来。众喽罗哈哈大笑道：“拿着一个同行中的朋友了。这匹马是我们前山大王的，怎的被他偷了来？”内中一个喽罗道：“好没志气，他是个贼，我们是大王，差远多哩！”又一个道：“算起来也差不多，常言说的‘盗贼盗贼’，盗与贼原是相连的。”一个道：“休要取笑，解他到寨中去！”就将孟邦杰横缚在马上，押往山寨而来。

守寨头目进寨通报了，出来说道：“大王有令，叫把这牛子去做醒酒汤。”喽罗答应一声，将孟邦杰拿到剥衣亭中，绑在柱上，那柱头上有一个豹头环，将他头发挂上。只见一个喽罗手中提着一桶水，一个拿着一个盆，一个捧着一个钵头，一个手中拿着一把尖刀，一个手中拿着一个指头粗的藤条。那个喽罗将钵送在孟邦杰口边道：“汉子吃下些！”孟邦杰道：“这黑漆漆的是什么东西，叫爷爷吃？”喽罗道：“这里头是清麻油、葱花、花椒。你吃下去，就把这桶水照头淋在身上。你身子一抖，我就分心一刀，剖出心来，放在盆里，送去与大王做醒酒汤。”邦杰道：“我劝他将就些罢，如何要这般象意？”把牙齿咬紧，不肯吃。这喽罗道：“不肯吃下去，敢是这狗头要讨打么！”提起藤条要打。孟邦杰大叫道：“我孟邦杰死在这里，有谁知道？”

这一声喊，恰恰遇着那前山的大王上来，听见喊着“孟邦杰”的名字，忙叫：“且慢动手！”走到他面前仔细一看：“果是我兄弟。”叫左右：“快放下来。”众喽罗慌忙放下，取衣服与他穿好。这里喽罗忙报与大王。邦杰道：“若不是兄到来，小弟已为泉下之鬼矣！”那四个大王闻报，一齐来到剥衣亭上道：“大哥，这是偷马贼，为何认得他？”大王道：“且至寨中与你们说知。”

众大王同邦杰来到寨中，大家见了礼，一齐坐下。那救孟邦杰的，叫做锦袍将军岳真。那后山四位：一个姓呼名天保，二大王名天庆，第三个大王姓徐名庆，那个要吃人心的是第四大王姓金名彪。岳真道：“为兄的几次请贤弟上山聚义，兄弟有回书来，说因有令尊在堂，不能前来。今日却要往何方去，被我们的喽罗拿住？既然拿住了，就该说出姓名来，他们如何敢放肆？”孟邦杰道：“不是为弟的不思念哥哥，实系心切，故此忘怀了。”那岳真道：“兄弟有何事心中苦切？”邦杰就将刘猊打围跌死父亲的话说了，然后道：“今欲要投岳元帅去，领兵来报此仇。”岳真道：“原来如此。”于是大家重新见礼。

呼天保道：“大哥，孟兄要报父仇，有何难处。我等六人聚集两个山寨中人马，约有万余，足可以报得孟兄之仇，何必远去？”孟邦杰道：“小弟闻得岳元帅忠孝两全，大重义气，我此去投他，公私两尽。”众大王道：“这也说得有理。”孟邦杰道：“依小弟看起来，这绿林中买卖，终无了局。不如聚了两山人马，去投在岳元帅麾下。他若果是个忠臣，我们便在他帐下听用，挣些功劳，光耀祖宗；若是不像个忠臣，我们一齐原归山寨，重整军威。未为晚也。”岳真道：“我也久有此心，且去投他，相机而行便了。”就吩咐喽罗，收拾山寨人马粮草金银。当日大排筵席，各

各畅饮。到了第二日，众大王带领一万喽兵，一齐下山，望藕塘关而来。一路慢表。

且说藕塘关岳元帅那边，这一日正逢七月十五日，众将各各俱在营中做羹饭。那牛皋悄悄对吉青道：“那营中万马千军，这些鬼魅如何敢来受祭？我和你不如到山上幽僻之处，去做一碗羹饭，岂不是好？”吉青道：“这句话讲得有理。”就叫家将把果盒抬到山上幽僻地方。牛皋道：“我就在此祭，老哥你往那首去。各人祭完了祖，抬拢来吃酒。”吉青道：“有理。”牛皋叫军士躲过了。他想起母亲，放声大哭。吉青听得牛皋哭得苦楚，不觉打动他伤心之处，也大哭了一场。两个祭完了，化了纸钱，叫家将把两桌祭菜抬过来，摆在一堆吃酒。吃不得几杯酒，牛皋说道：“这闷酒吃不下，请教吉哥行个令。”吉青道：“牛兄弟，就是你来。”牛皋道：“若要我行令，你要遵我的令。”吉青道：“这个自然。”牛皋想了想道：“就将这‘月亮’为题，吟诗一首。吟得来，便罢；吟不来，吃十大碗。”吉青道：“遵令了。”吃了一杯酒，吟诗道：

团团一轮月，或圆又或缺。

安上头共尾，一个大白鳖。

牛皋笑道：“那里会有这样大的白鳖，岂不是你诳我？罚酒，罚酒！”吉青道：“如此，吃了五碗罢。”牛皋道：“不相干，要罚十碗。”吉青道：“就吃十碗。你来，你来！”牛皋道：“你听我吟。”也斟了一杯酒，拿在手中，吟诗道：

酒满金樽月满轮，月移花影上金樽。

诗人吟得口中渴，带酒连樽和月吞。

吉青道：“你也来诳我了。月亮这样高，不必说他，你且把这酒

杯儿吃了下去。”牛皋道：“酒杯儿怎么叫我吃得下去？”吉青道：“你既吃不下去，也要罚十大碗。”牛皋笑了笑道：“拿酒来我吃。”一连吃了五六碗，立起身来就走。吉青道：“你往那里去，敢是要赖我的酒么？”牛皋道：“那个赖你的酒？我去小解一解就来。”

牛皋走到山坡边，解开裤子，向草里撒将去。那晓得有个人，恰躲在这草中。牛皋正撒在那人的头上，把头一缩，却被牛皋着见了。忙将裤子紧好，一手把那人拎将起来，走到吉青面前叫道：“吉哥，拿得一个奸细在此。”吉青道：“牛兄弟，你好时运，连出恭都得了功劳！”忙叫家将收拾残肴物件，把那人绑了。二人上马，竟往大营前来候令。

元帅叫传宣令二人进见。牛皋跪下道：“末将在土山上，拿得一个奸细在此，候元帅发落。”元帅道：“绑进来。”左右一声“得令”，就将那人推进帐中跪下。元帅一见他服色行径，明知是金邦奸细，就假装醉意，往下一看，叫道：“快放了绑！”说道：“张保，我差你山东去，怎么躲在山中，被牛老爷拿了？书在那里？”那人不肯则声。元帅道：“想必你遗失了，所以不敢回来见我么？”那人要命，只得应道：“小人该死！”元帅道：“没用的狗才！我如今再写一封书，恐怕你再遗失了，岂不误我的事！”吩咐把他腿肚割开，将蜡丸用油纸包了，放在他腿肚子里边，把裹脚包好，说道：“小心快去，若再误事，必然斩首。”那人得了命，诺诺而去。

那牛皋看见张保站在岳爷背后，就是元帅醉了，也不致如此错认。呆呆的看放那人去了，方上来问道：“元帅何故认那奸细做了张保？末将不明，求元帅指示。”岳爷笑道：“你那里晓得。大凡兵行诡道。你把这奸细杀了，也无济于事。我久欲领兵去取

山东，又恐金兵来犯藕塘关，故此将机就计，放他去替我做个奸细，且看如何。”众将一齐称赞：“元帅真个神机妙算！我等如何得知。”元帅就命探子前往山东，探听刘豫消息，不表。

且说这个人果然是兀术帐下的一个参谋，叫做忽耳迷。兀术差他到藕塘关来探听岳爷的消息，不期遇着牛皋，吃了这一场苦，只得熬着疼痛，回至河间府。到了四狼主大营，平章先进帐禀明，兀术即命进见。看见忽耳迷面黄肌瘦，兀术心下暗想：“必竟是路上害了病，所以违了孤家的限期。”便问道：“参谋，孤家差你去探听消息，怎么样了？”参谋禀道：“臣奉旨往藕塘关，因夜间躲在草中被牛皋拿住，去见岳飞。不期岳飞大醉，错认臣做张保，与臣一封书，教臣到山东去投递。”兀术道：“怎么书在你腿肚子里？”参谋道：“岳飞将臣腿割开，把书嵌在里边，疼痛难行，故此来迟了。”

兀术遂命平章取来。可怜这参谋腿肚子都烂了！平章取出蜡丸，把水来洗干净了，送到兀术跟前，将小刀割开，取出书来。兀术细看却是刘豫暗约岳飞领兵取山东的回书。兀术大怒道：“孤家怎生待你，你直如此反复，真正是个奸臣！”就命元帅金眼猫魔、善字魔里之领兵三千，前往山东，把刘豫全家斩首。元帅领命。当有军师哈迷蚩奏道：“狼主且住！这封书未知真假，不如先差人往山东探听真实，然后施行。若草草将刘豫斩了，焉知不中了岳飞反间之计？”兀术道：“不管他是计不是计，这个奸臣，留他怎么？快快去把他全家抄没了来！”金眼元帅竟领兵往山东而去。且按下慢表。

且说岳元帅一日正坐帐中，有探子来报：“启上元帅，关外大路上有一枝兵马屯扎营寨，特来报知。”元帅道：“可是番兵

么？”探子道：“不是番兵，看来好像是绿林中人马样子。”元帅命汤怀、施全前去打探：“倘若是来归降的，好生领他来相见。”二人答应，出营上马开关。未到得十余里，果见一枝人马安下营头。汤怀走马向前，大喝一声道：“呔！你们是那里来的人马？到此何干？”早有士卒报入营中。只见走出六员战将，齐齐走来，到马前道：“某等乃山东卧牛山中好汉岳真等，闻岳元帅礼贤重士，特来投顺的。不知二位将军尊姓大名？”汤怀、施全两个听了，连忙跳下马来道：“小将汤怀，此位施全。奉元帅之命，特来探问将军们的来意。既如此，就请上马，同去见了元帅定夺何如？”六人齐声道：“相烦引见。”于是八个人俱各上马进关。

到了营前，下了马，汤怀道：“待小将先进去禀明了元帅，然后请见。”六人道：“二位请便。”二人进营，见了元帅禀道：“有一枝人马，为首六人乃是山东卧牛山中好汉，特来归顺，现在营前候令。”岳爷大喜，就命请进。六位好汉齐进营中跪下，口称：“岳真、孟邦杰、呼天保、呼天庆、徐庆、金彪在山东卧牛山失身落草，今因刘豫不仁，特来归顺元帅。”孟邦杰又道：“小人本系良民，因一门尽被刘猊杀绝，只有小人逃出。在外遇着这班好汉，欲与小人报仇，小人劝他们去邪归正，来投元帅。求元帅发兵往山东捉拿刘猊，明正典刑，公私两尽。”元帅道：“刘豫父子投顺金邦，那兀术甚不喜他。本帅已定计令他自相残害。我已差人往山东去探听消息，待他回来，便知端的。若此计不成，本帅亲领人马与将军报仇便了。”孟邦杰谢了元帅。元帅传令，把降兵招为本队，少不得改换衣甲旗号。岳爷与这班好汉结为朋友，设筵款待，各立营头居住。

不数日，岳爷正在营中与众将聚谈兵法，忽报探子回营。元

帅令进来，细问端的。探子禀说：“小人奉令往山东，探得刘豫长子刘麟，为兄弟抄没了孟家庄，力谏不从，坠城而死。大金国差元帅金眼猫魔、善字魔里之领兵三千，将刘豫一门尽皆抄没。只有刘猊在外打围，知风逃脱，不知去向。特来缴令。”元帅赏了探子银牌羊酒，探子叩谢出营去了。元帅对孟邦杰道：“刘豫既死，贤弟亦可释然。待后日拿住刘猊，将他的心肝设祭令尊便了。”邦杰谢了元帅，各自散去。

再表金眼猫魔、善字魔里之取了刘豫家财，回至河间府缴令。兀术将财帛金银计数充用，便下令道：“岳飞久居藕塘关，阻我进路，有谁人敢领兵去抢关？”当有大太子粘罕答应一声：“某家愿去。”兀术道：“王兄可带十万人马，务必小心攻打！”粘罕领令，就点齐十万人马，另有一班元帅、平章保驾，离了河间府，浩浩荡荡，杀奔藕塘关而来。

这里探子飞风报进岳元帅营中道：“启上元帅大老爷，今有金国大太子粘罕领兵十万，来取藕塘关，离此关前已不远，特来报知。”元帅命再去打探。随即令军政司点兵四队，每队五千人。命周青领一队，在正南上下营，保护藕塘关；赵云领一队，在西首保关；梁兴领一队，在东首安营；吉青领一队，在正北救应。四将领令，各去安营保守。元帅自同诸将，守住中央大营，以备金兵抢关。

且说粘罕大军已至，离关十里，传下令来：“今日天色已晚，且安下营盘，明日开兵。”这一声令下，四营八哨，纷纷乱乱，各自安营。粘罕紧对藕塘关扎住大营，暗暗思想：“向日在青龙山有十万人马，未曾提防，不道到得二更时分，被岳南蛮单人独马，踹进营来，杀成个尸山血海。今日倘这蛮子再冲进来，岂不又受

其害？”想了一回，就暗暗传下号令，命众小番在帐前掘下陷坑，两边俱埋伏下挠钩手，以防岳南蛮再来偷劫营寨。小番得令，不一时间，俱已掘成深坑，上面将浮土盖好。粘罕又挑选面貌相象的装成自己一样，坐在帐中，明晃晃点着两枝蜡烛，坐下看书。自己退入后营端正。

不因是粘罕这一番小心防备，有分教：

挖下陷坑擒虎豹，沿江撒网捉蛟龙。

毕竟不知岳爷果然来劫寨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掘陷坑吉青被获 认兄弟张用献关

诗曰：

几载飘零逐转蓬，年来多难与兄同。

雁南燕北分飞久，蓦地相逢似梦中。

上回已讲到那金国大太子粘罕统领大兵十万，离藕塘关十里，安下营盘，准备与岳元帅交兵，自有一番大战，暂且按下慢表。

话中说起一位好汉，乃是河间府节度张叔夜的大公子张立。因与兄弟张用避难在外，兄弟分散，盘缠用尽，流落在江湖上，只得求乞度日。闻得岳元帅兵驻藕塘关，特地赶来投奔。不道来迟了一日，遍地俱是番营阻住路头。张立便走到一座土山上，坐定想道：“我且在这树林中歇息歇息，等待更深时分，打进番营去，打一个爽快，明日去见岳元帅，以为进见之功，岂不是好？”算计已定，就在林中草地上斜靠着身子，竟悠悠的睡去。

不道那日河口总兵谢昆，奉命催粮到此，见有金兵下营，不敢前进，只得躲在山后，悄悄安营，差人大宽转去报岳元帅，差兵遣将来接粮米。那张公子在土山之上睡了一觉，猛然醒来，把眼睛擦擦，提棍下山，正走到谢昆营前，举棍就打。三军呐喊一声，谢昆惊慌，提刀上马，大喝：“何等之人，敢抢岳元帅的粮

草？”张立抬头一看，说声：“啊呀！原来不是番营，反打了岳元帅的营盘，却是死也！”急忙退出，原上土山去了。谢昆也不敢追赶，说道：“虽被这厮打坏了几十人，幸喜粮米无事。”

且说这张公子上山来观看了一回，自想：“不得功劳，反犯了大罪，如何去见得岳元帅？不如原讨我的饭罢！”又恐有人上山来追赶，只得一步懒一步，下山望东信步而去。

再说是夜吉青走出营，吩咐三军：“少动！我去去就来。”家将忙问：“老爷黑夜往那里去？”吉青道：“我前回在青龙山中，中了这奴‘调虎离山’之计，放走了粘罕，受了大哥许多埋怨。今日他又下营在此，吾不去拿他来见元帅，等待何时？”

说罢了，就拍着坐下能征惯战的宝驹，一直跑至粘罕营门首，提起狼牙棒一声喊，打进番营。三军大喊道：“南蛮来踹营了！”拦挡不住，两下逃奔。吉青直打至中间，望见牛皮帐中坐着一人，面如黄土，双龙闹珠皮冠，雉尾高飘，身穿一件大红猩猩战袍，满口鲜红，身材长大。吉青大喜道：“这不是粘罕么？”把马一拍，竟冲上帐去。只听得哄咙一声响，连人带马，跌入陷坑。两边军士一齐呐喊，挠钩齐下，把吉青搭起来，用绳索紧紧绑着，推进后营，来见大狼主。

那粘罕见不是岳飞，倒是吉南蛮，吩咐推出去砍了。旁边闪过一位元帅铁先文郎上前禀道：“刀下留人！”粘罕道：“是吉南蛮，留他则甚？那日行之时，四狼主曾对狼主说过：‘若拿住别个南蛮，悉听发落；若拿住了吉南蛮，必然解往河间府，要报昔日爱华山之仇。’”粘罕道：“不是元帅讲，我倒忘了。”遂传令小元帅金眼郎郎、银眼郎郎：“你二人领兵一千，将吉青上了囚车，连军器马匹，一齐解往四狼主那边去。”二人领命，立刻发解起

身。

再说到吉青家将，见吉青一夜不回，忙去报知岳元帅。元帅急传令合营众将。分头乱踹番营，去救吉青。一声令下，当时大营中汤怀、张显、牛皋、王贵、施全、张国祥、董芳、杨虎、阮良、耿明初、耿明达、余化龙、岳真、孟邦杰、呼天保、呼天庆、徐庆、金彪，并东西南三营内梁兴、赵云、周青等一班大将；岳元帅亲领着马前张保、马后王横，一齐冲入番营。只见番兵分为左右，让开大路。岳爷暗想：“番兵让咱，必有诡计。”传令众将分作四路，左右抄到他后营而入。一声炮响，四面八方，一齐杀入，横冲直撞。番兵抵挡不住，往前一拥，俱各跌下陷坑，把陷坑填得满满的，听凭宋兵东冲西突。粘罕带领众元帅、平章分兵左右迎敌，那里当得起这班没毛大虫：声若翻江，势如倒海，遇着他的刀，分作两段；挡着他的枪，戳个窟窿；锤到处，打成肉浆；铜来时，变做血泥。但见：

两家混战，士卒如云。冲开队伍势如龙，砍倒旗幡雄似虎。个个威风凛凛，人人杀气腾腾。兵对兵，将对将，各分头目使深机；枪迎枪，箭迎箭，两下交锋乘不意。直杀得翻江倒海，昏惨惨冥迷天日；真个似拔地摇山，渐索索乱撒风砂。正是：迷空杀气乾坤暗，遍地征云宇宙昏！

有诗曰：

餐刀饮剑血漉然，滚滚人头心胆寒。

阵雾征云暗惨淡，抛妻弃子恨漫漫。

这一阵，杀得番兵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粘罕顾不得元帅，元帅顾不得平章，各自寻路逃奔。岳兵分头追赶，一面收拾辎重，不

提。

又表那张立错打了谢昆粮寨，当夜下土山，行了半夜，到得官塘上，但见一枝人马，喧嚷嚷解着一辆囚车，望北而行。张立暗想：“这囚车向北去的，必然是个宋将。我昨夜误打了元帅的粮草营头，何不救了这员宋将，同他去见元帅，也好将功折罪？”就放了筐篮，提起铁棍，赶向前来，大喝一声：“呔！你解的是什么人？”小番答道：“是宋将吉青。你是个花子，大胆来问他则甚！”张立道：“果然不错。”举起棍来便打，横三竖四，早打翻了六七十个。番兵一齐呐喊起来。

金眼郎郎在马上问道：“前面为甚呐喊？”早有小番急来禀道：“有个花子来抢囚车，被他打坏了多少人了。”金眼郎郎、银眼郎郎大怒道：“有这等事！”两个就走马提刀赶上前来。张立也就提棍便打，番将举刀迎战。战不几合，被张立把铁棍钩开了金眼郎郎手中大刀，向马腰上耍的一棍，将马腰打断。金眼郎郎跌下马来，照头一棍，打得稀烂。银眼郎郎见打死了金眼郎郎，心内着慌，拨马逃走。张立赶上，把棍横扫将去，连人带马，打成四段。

吉青在囚车内见了，就将两膀一挣，两足一蹬，囚车已散，向小番手内夺了狼牙棒，跳上了马，舞棒乱打。看见张立身上褴褛，犹如花子一般，便也不去问他，只顾追打番兵，往北赶去。张立站住道：“岂有此理！我救了你的性命，连姓名也不来问一声。这样人，是我救错了，睬他则甚。不如原讨我的饭去罢。”遂向地下拿了筐篮，向前行去。

却说这里有座山，叫做猿鹤山。山中有个大寨，寨中聚着四位好汉：为头的诸葛英，第二个公孙郎，第三个刘国绅，第四个

陈君佑；聚有四千余人，占住此山落草。忽有喽罗报上山来道：“有一队番兵在山前下来了。”诸葛英道：“山寨中正无粮草。这些番兵久在中原，腰边必有银两，我们下山去杀一阵，夺他些辎重粮草，也是好的。”众人道：“好！”四位好汉带领喽罗一齐下山来，将这些番兵拦住，枪挑刀砍，那些番兵那里够杀？看看吉青赶来，那诸葛英等看见吉青青脸蓬头，只道是个番将，遂一齐来拿。吉青举狼牙棒招架，那里战得过这四人？

恰好张立一路走来，刚刚到这山中，看见吉青又与这四人交战，招架不住。看他走又走不脱，战又战不过，顷刻就有性命之忧，心里想道：“这个人论理不该救他。但见他四人杀一个，我也有些不服。待我上去再救他一救，看他如何？”遂又放了筐蓝，提棍上前，大喝一声道：“你们四个战一个，我来打抱不平也！”吉青正在危急之际，见了便叫道：“汉子快来帮我！”张立上前，与吉青两个抵住四人厮杀。四人无意中添个生力助战，正在难解难分，不期粘罕被岳元帅杀败，正望这条路上败将下来。小番报道：“前面有南蛮阻路。”粘罕着慌道：“前边有兵阻路，后面岳飞追兵又到，如何处置！”只得拣小路爬山越岭，四散逃命。

岳元帅带领众将追至猿鹤山下，番兵俱不见了，只见吉青同一破衣服的大汉与四将交战。牛皋道：“前面吉哥在那里打仗，我们快会助阵！”王贵听了，与牛皋两骑马飞风跑上前去。一柄刀，两条铜，不问来历，叮叮当当，四个战住两双，十六只臂膀撩乱，廿八个马蹄掀翻。岳爷在后赶上，看那四个好汉，一个手抡镔铁偏拐，一个双刀，一个八角水磨青铜铜，一个两条竹节鞭，一个个本事高强。又见那破衣大汉十分骁勇，况且吉青未曾遭害，心下好生欢喜，遂催马上前，高声喝问：“尔乃何等之人，擅敢拦

阻本帅人马，放走番兵？”四人听见了，忙叫：“各人且慢动手！”八个各跳出圈子外来。

诸葛英问道：“你们却是何处兵马？来与俺们交战么？”牛皋道：“你眼睛又不瞎，不见岳元帅的旗号么？”四个人听见，慌忙跑下马来道：“你这个青脸将军，口也不开；又遇着这位好汉，身上褴褛，叫我那里晓得？”吉青不觉大笑起来。那四位就走到岳爷马前跪下道：“小将诸葛英，兄弟公孙郎、刘国绅、陈君佑，共是四人，在此猿鹤山落草，因见番兵败下来，在此截杀。不想遇着这位将军，误认他是番将，故此冒犯了元帅。”元帅道：“将军们请起。我想绿林生理，终无了局。目今正在用人之际，何不归降朝廷，共扶社稷？列公意下如何？”四人道：“若得元帅收录，我等当效犬马之劳。”元帅道：“既是情愿归降，请上山收拾人马，同本帅回关。”四人大喜，一齐回山收拾。

岳元帅见那破衣大汉站在路旁呆看，便问道：“你何人？缘何帮了我将与他们交战？”张立两眼流泪，向前跪下道：“小人乃河间节度张叔夜之子，名唤张立。因兀术初进中原，兵临河间，小人不知父亲是诈降，我弟兄两个不肯做奸臣，遂瞒了父亲，逃出家门，欲打番兵。因他人马众多，不能取胜。弟兄分散，流落江湖。后来闻得二圣蒙尘，父亲尽节，母亲又亡，小人无奈，只得求乞度日。近来闻得康王即位，拜老爷为帅，几次要投奔帅爷，谁知小人大病起来。等得病好，帅爷兵到这里藕塘关来，小人乃赶到此处。却见都是番兵营寨，只得走上土山，将就歇息一回，去打番营。不意睡眼朦胧，错打了元帅的粮草营头，惧罪逃走。看见这一位青脸将军囚在囚车内，小人打散了番兵，救出囚车。他不谢一声，竟自往前追杀番兵。到这里，又遇见他与那四位将

军交战，看来招架不住，恐误失了性命，一时激忿，故此又来助战。”岳元帅听了这一番言语，便道：“原来是位公子，且有此功劳，待本帅写本进京，请旨授职便了。”张立道：“多谢大老爷提拔！”

元帅唤过吉青喝道：“你受人救命大恩，不知作谢，是何道理？”吉青连忙过来，谢了张公子。元帅又道：“你未奉本帅将令，私自开兵，本当斩首，今姑从宽。以后若再犯令，决不轻恕！”吉青叩头谢了。

正在发放，那诸葛英等四人带了山寨大小儿郎已到。元帅即命将山寨降兵并作一队，一齐发炮回关，原在大营前扎好屯营。又与那四人拜了朋友。只有张立乃是晚辈，不便与他结拜。又报：“谢昆解送粮草候令。”元帅命照数查收，记功讫。

一日，又有圣旨来，命岳元帅征汝南曹成、曹亮。元帅接过了旨，送了钦差出营，即时升帐。命牛皋带领本部人马，前往茶陵关，候本帅到来，然后开兵，牛皋领令去了。元帅又命汤怀、孟邦杰两人，送粮草到军前应用，二人领令去了。又命谢昆再去催粮接应，谢昆领令去了。隔了两日，元帅诸事安排停当，命金总兵好生把守藕塘关。金总兵唯唯听命。三声炮响，大兵拔寨起行。一路威风，按下不表。

且说那牛皋兵至茶陵关，扎下营寨，天色尚早，吩咐儿郎：“抢了他的关，进去吃饭。”众兵答应，一声呐喊，到关前讨战。只见关里一声炮响，关门大开，冲出一枝人马，只有五百多人。为首一员步将，身長丈二，使条铁棍，飞舞而来。牛皋见他满面乌黑，就哈哈的笑道：“你这个人，好像我的儿子。”那将大怒，也不回言，提棍就打。牛皋举铜招架。马步相交，铜棍并举。战

不到十几个回合，牛皋招架不住，回马便走，叫：“孩儿们，快些照旧！”三军呐喊一声，一齐开弓上来射住阵脚。那将见了，也不追赶，就领兵进关。牛皋回头一看，且喜三军俱在，连忙转来，移营在旁侧扎住。

过了两日，岳元帅大兵已到。牛皋上前迎接。元帅问道：“你先到此，可曾会战？”牛皋道：“前日会了一员步将，不肯通名，又不肯与我打仗，想是与元帅有什么仇隙，所以要候元帅兵到方来交战。”元帅微微一笑，情知他又打了败仗，便问：“怎么样一个人？”牛皋道：“是一个身長黑大汉子，用一条铁棍，却不骑马，是员步将。”元帅吩咐下营安歇。当日无话。

次日，帅爷升帐，众将两行排下。岳爷道：“那位将军领令打关？”旁边闪过张立，上前道：“昨日听见牛将军说那员步将形状，好似末将兄弟一般。待末将出去会他一会，看是如何？”元帅就命张立出马。张立得令，领兵出营，直至关前讨战。关内炮响一声，飞出那员将来迎敌。门旗开处，闪出那位英雄，手提铁棍，大喝一声：“那个该死的到此寻死？通个名来。”张立仔细一看，果然是兄弟张用，假意喝道：“你不必问我的姓名。我奉了岳元帅的军令，来拿你这班草寇。你便自己缚了，同我去见元帅，或者饶了你的狗命，省得老爷动手。”张用对面一看，却原来是哥哥，也不开言，但提棍打来。张立举棍招架。各人会意，假战了三四个回合，张立虚打一棍，落荒而走，张用随后赶来。

赶到僻静之处，张立转身叫声“兄弟”，张用亦叫声“哥哥”。张立道：“兄弟，你怎么得在这个所在？”张用道：“我自与哥哥分散之后，不知哥哥下落，兄弟无处栖身，在此投了曹成，封我为茶陵关总兵之职。哥哥何不也归降此处，也得手足完聚，

同享富贵，岂不是好？”张立道：“兄弟之言差矣！我二人因昔日不肯降金，故此瞒了父母，逃走出来。今曹成、曹亮，也不过是个叛国草寇。目今宋康王现在金陵即位，名正言顺。况且岳元帅足智多谋，兵精将勇，此关焉能保得？一旦有失，悔之晚矣！”张用道：“既如此，只好明日诈败，献关与哥哥罢。”张立道：“如此甚好。我且先作战败回营，禀明元帅便了。”说罢，就倒拖着铁棍败回来。张用在后追赶。赶至关前，又假战了三四合，张立败进营去。张用亦收兵回关。

张立回营进帐，将弟兄相会之事细细禀知元帅。元帅大喜。到了次日，张立又到关前讨战。军士报与张用，张用仍领兵出关。两个并不打话，虚战了三个回合，张用诈败，张立在后赶来。赶至关前，张用立在关口大叫道：“吾已献关归顺朝廷，尔等大小三军，愿降者走过一边。”三军齐声：“愿降。”张立得了茶陵关，与张用同至府中，差人请岳元帅进关。元帅大喜，拔寨进关。安营已毕，张立引张用来见了元帅。元帅上了二人首功。一面修本差官进京，就保举他为统制之职。差人催运粮草，准备去抢栖梧山。

元帅一日在营与众将闲谈，便向张用道：“你既在此为官，可知那曹亮、曹成用兵如何？”张用道：“他二人水里本事甚好。还有副将贺武、解云更十分了得。聚兵数十万。因这曹成专好结交，所以各处英雄俱来投顺。尽是一派虚诈，终是无谋之辈，不足为患。但这栖梧山上，元帅何元庆有万夫不当之勇，元帅须要防备着他。”元帅听了这番言语，心中暗喜，且待粮草到时，就好开兵去抢栖梧山。且按下不表。

再说总兵谢昆护送粮草，望茶陵关进发，军士禀道：“前面

有两条路，不知老爷从那条大路而去，还是从那小路而去？”谢总兵道：“那一条路近？”军士道：“小路近些。”谢总兵心下一想：“小路上恐有强盗，不如走大路，就远些也罢。”遂吩咐从大路上走。三军答应一声，竟往大路而行。行了两日，来到了一座高山，这山上有一位大王，那大王肩下齐齐的排列着四位兄弟，聚集喽罗五千余人，在此打家劫舍。早有喽罗飞报上山道：“岳飞兵驻汝南，有总兵官解粮到彼，在此经过，特来报知。”

那大王听了，呵呵大笑，对着那四位兄弟说出几句话来。有分教：山中壮士，全无救苦之心；寨内强人，尽有害人之意。正是：

说来惊破庸人胆，话出伤残义士心。

毕竟不知那大王说出甚么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九宫山解粮遇盗 樊家庄争鹿招亲

诗曰：

不思昔日萧何律，且效当年盗跖能。

蜂屯蚁聚施威武，积草囤粮待战争。

话说谢总兵来到此山，名为九宫山。山上那位大王，姓董名先。手下四个弟兄：一个姓陶名进，一个姓贾名俊，一个姓王名信，一个也姓王名义。招集了五千多人马，占住这九宫山，打家劫舍。当日闻报，说是岳元帅军前的粮草在山下经过，不觉呵呵大笑，对着四个兄弟说道：“我正想要夺宋朝天下，做个皇帝，强如在此胡为。那宋朝只靠着岳飞一人，若拿了岳飞，何愁大事不成？如今他粮草在此经过，岂肯轻轻放他过去！”就点起喽罗一千，扎营在半山之中。

看看粮车将近到来，大王就带领喽罗冲下山来，一字儿摆开，大喝一声：“呔！会事的快快把粮草留下，饶你这一班狗命。牙缝内进出半个‘不’字，就叫你人人皆死，休想要活一个！”军士慌忙的报与谢昆。谢昆道：“原来是我走差了路头，是我的不是了。”只得拍马抡刀，挺身上前观看。但见那强人身长九尺，面如锅底，两道黄眉直竖，额下生一部血染红须，头戴鍪铁盔，身穿乌油铠，坐下的是一匹点子青鬃马，手拿着一柄虎头月牙铲。

见了谢昆，就大喝一声，如同霹雳：“呔！你是何等样人，擅敢大胆在此经过？快把粮草送上山去，饶你狗命！”那谢昆吓得魂飞天外，魄散九霄，只得欠身鞠躬，叫声：“大王不用动恼。小官是湖口总兵谢昆，奉岳元帅将令，解粮在此经过。可怜小官年纪老迈，不是大王的对手。若是大王拿了粮去，元帅必然将我全家抄斩。望大王怜而赦之，放过此山，感德不浅！”那大王听了，又把谢昆看了看，果然胡须有好些白了，便道：“谢昆，你倒是个老实人，我不抢你的粮草。你可将营头扎住，速速差人去报你元帅知道，说我九宫山铁面董先大王阻住粮草，必要岳飞亲来会战。快快去报，俺们候你回音。如迟了，休怪我来欺你。”谢昆诺诺连声而退。大王领众喽罗回归本寨。

谢昆只得扎下营寨，急急写了文书，差旗牌星夜飞报上茶陵关去。正值岳爷升堂议事，传宣官上堂禀说：“谢总兵有告急文书投递。”元帅传令命他进来。传宣官领令，就同旗牌来到滴水檐前跪下，将文书呈上。元帅拆开看了，大怒道：“好强盗，欺谢昆年老，擅敢抢夺粮草！”便问一声：“那位将军前去救回粮草？”阶前闪出施全来，应声：“末将愿往。”元帅就命带领五百人马，同旗牌速去擒拿强盗。施全领令出关，同着差官一路望九宫山而来。

不一日，已到了粮草营前，来见了谢总兵，行礼过了。谢昆道：“施将军还同几位来？”施全道：“就是小将一人。”谢昆道：“那个强盗十分厉害，若只得将军一位，恐难取胜。”施全道：“谢总爷，你可放心，看小将擒他。”谢总兵当时留施全吃了午饭，众军亦饱餐了一顿。施全道：“天色尚早，待末将去擒这强盗来。”

施全提戟上马，带领儿郎来至山前摆开，高声喊叫：“强盗

快快下山来受缚！”喽罗慌忙报与大王。董先拿铲上马，带领喽罗飞马下山来，抬头望见施全，大声喝道：“来者就可是岳飞么？”施全道：“胡说！尔乃乌合小寇，何用我元帅虎驾亲临。我乃岳元帅麾下统制施全是也。奉元帅将令，特来拿你。”董先大怒，举起手中月牙铲，照头便打。施全举戟相迎。只听得当的一声，打在戟杆上，震得施全两臂麻木。又是一连几铲，施全招架不住，转马就跑。董先大叫：“你往那里走？”拍马追赶下来。追了四五百里路，施全走得远了，董先只得勒马回山。

这施全因被那董先这把月牙铲打得魂魄俱消，不敢望粮草营中来，只顾落荒败走。那自己马蹄銮铃声响，他只认做后边董先追来，所以没命的飞跑，一口气直跑下二十来里路。回转头来，不见了董先，方才勒住马，喘息不定。忽见前面为首一位少年，生得前发齐眉，后发披肩，面如满月，头戴虎头三叉金冠，二龙抢珠抹额，身穿大红团花战袄，软金带勒腰，坐下一匹浑红马。后面随着十四五家将，各各骑着劣马，手执器械，跟着这少年，一直望前而去。施全想道：“那个少年必然是富家子弟，在此兴围作乐的。倘若前进去，遇着了这个强盗，岂不枉送了性命？待我通知他一声，也是好事。”便高声叫道：“前边这后生快快转来，休得前去送命！”那后生正行之间，听得此话，勒马转来向施全问道：“将军唤我转来，却为何事？”施全道：“前边有个强盗十分厉害，恐你们不知，倘遇见了他，白送了性命，故此通知你一声，快些转去罢！”那后生道：“将军何以晓得前边有强盗？”施全道：“实不相瞒，我乃岳元帅麾下统制官施全便是。因有护粮总兵谢昆，被那九宫山上强盗阻住不放，我奉元帅军令前来保粮。不道强盗果然本事高强，杀他不过，被他打败了。故此唤你

们转来，是个为好的意思。”那少年道：“原来如此，极承你盛情。”遂吩咐家将：“取我的铠甲来！”

家将答应一声，取过包袱解开，公子下马披挂。那施全在旁，看他穿上一副就身贴体的黄金甲，横勒丝蛮带，翻身跳上了浑红马。两个家将抬过一杆虎头鍪金枪，公子绰在手中，叫声：“施将军！引我前去捉这强盗。”施全观看这一根枪杆，比自己的戟杆还粗些，想必倒有些本事的，便道：“小将军，你尊姓大名？这强盗委实厉害，不要轻看了他吓！”公子道：“我今且去会会这个强盗，若然胜了，与你说名姓；若然不能取胜，也不必问我姓名。就请将军前行引道。”施全害怕，那里敢先走？那些众家将都笑道：“亏你做了一位统制老爷，遇了强盗这样害怕，怎么去与金兵对敌？同去不妨的。”施全满脸惭愧，无可奈何，只得一齐同走。

将近九宫山，施全把手指道：“前面半山里的人马，就是强盗营头。”那小将军就催马来到了山下，高叫一声：“快叫那董先强盗下来，认认我小将军的手段！”喽罗忙去报知董先。董先飞马下山。施全见了，对小将军道：“强盗来了，须要小心些！”公子道：“待我拿他。”一马冲上前去。施全同家将在后边观看。那董先见了公子，便骂道：“施全，你这狗男女也不成人，怎么去叫一个小孩子来送命？岂不可笑！”公子道：“你可就是董先么？”董先道：“既知我名，就该逃去，怎么还敢问我？”公子道：“我看你形状倒也像是个好汉，目今用人之际，何不改邪归正，挣个功名？我也是要去投岳元帅的，不若同了我去。若一味逞蛮，恐你性命不保！可细细去想来。”董先道：“你这小毛虫有何本领，擅敢如此无礼，口出大言？打死你罢！”遂一铲打来。公子摆了

摆这杆虎头枪，在他铲柄上一托，当的一声响，响在旁边。耍耍耍一连几十枪，杀得董先手忙脚乱，浑身臭汗，那里招架得住？只得转马败上山去，大叫：“兄弟们，快来！”

那陶进等四人让过董先，一齐走马冲下山来，一见了那位小将军，齐齐叫声：“啊呀，原来是公子！”各各慌忙跳下马来跪下。公子亦下马来道：“俺祖爷原叫你们去投岳元帅，怎么反在这里落草？”却说那四人原是张元帅旧时偏将，故此认得公子，当下便道：“小将们原要去投元帅的，因从这里经过，被这董哥拿住，结为兄弟，故此流落在此。不知公子何故到此？”公子道：“我遵父之命，去投岳元帅。遇见了施将军，说你们阻挡了粮草，故尔来此。我想你等在此为盗，终无结果。既与董先结义，何不劝他归顺朝廷，同我到岳元帅营前效力？有功之日，亦可荣宗耀祖，扬名后世，岂不是好？”陶进等领了公子之言，连忙上山去劝董先，不提。

且说这施全看见公子在那里降伏这四人，便来问家将道：“你家公子，是何等样人？缘何认得这强盗？”张兴道：“俺家公子，名唤张宪。俺家老爷，便是金陵大元帅，今已亡故了。俺家太老爷，因有半股疯疾，故命我家公子去投岳元帅麾下，去干功名的。”施全听了大喜，连忙下马，来见了公子。谢总兵听得报说此事，亦出营来迎接。恰好陶进等四人下山来见公子道：“小将们说起先老爷之事，董哥亦佩服公子英雄，情愿投顺。但要收拾寨中，求公子等一天，方可同行。”公子道：“不妨。你们可同去帮助收拾，我在此间等候便了。”四人领命回山。这里谢昆、施全迎接张宪，各各见礼已毕。施全安排酒饭款待。

到了次日，董先等五位好汉收拾干净，放火烧了山寨，带领

数千喽兵下山来。谢昆接进营中，与施全、张宪各各见礼已毕。施全把兵分为两队，往茶陵关而来。且按下慢表。

又说到汤怀同着孟邦杰奉令催解粮草，到了三叉路口，军士来禀道：“老爷走大路，还是走小路？”汤怀问道：“大路近，还是小路近？”军士道：“小路近得一二十里，但恐有草寇强盗。”汤怀道：“粮米早到军前，就是功劳。既然小路近，就走小路。放着我二人在此，那里有吃豹子心肝的强盗来惹我？怕他怎的？”军士领令，竟往小路而走。不想道路狭窄难行，反要爬山过岭，本意图快，不觉越慢了。

一日，行到一块大平阳之地，汤怀吩咐军士安营造饭，方好盘山。众军领令，就扎下营寨歇息。汤怀对孟邦杰道：“贤弟，这几日行路辛苦，我今闲坐在此，何不同你到山前山后，寻些野味来下酒何如？”孟邦杰是个少年心性，便道：“闷坐不过，甚好，甚好！”汤怀就命家将：“坚守营门，我们闲耍一回就来。”

二人出营上马，信步望着茂林深草处，一路沿着山下搜寻而来。只见前面一只大鹿，在那里吃草。汤怀就拈弓搭箭，飏的一箭射去，正中在鹿背上。那鹿负痛，带箭飞跑。汤、孟二人加鞭追赶。那鹿没命的跑去，追下有十来里路。斜刺松林里转出一班女将，为首两女子，生得：

眉弯新月，脸映桃花。蝉鬓金钗双压，凤鞋金镫斜登。连环铠甲束红裙，绣带柳腰恰称。一个青萍剑，寒霜凛凛；一个日月刀，瑞雪纷纷。一个画雕弓，开处如满月；一个穿杨箭，发去似流星。

常言道：“无巧不成书。”那只鹿刚刚跑到那林边，被那使刀的女子加上一箭，那鹿熬不住疼痛，就地打一滚，却被众女兵一

挠钩搭住，将绳索捆住，扛抬去了。汤怀看见，便叫声：“孟贤弟，你看好两个女子，把我们的鹿捉将去了！”孟邦杰道：“我们上去讨还来。”汤怀道：“有理。”遂赶上前来，高叫道：“这鹿是我们射下来的，你倒凑现成，那里有这等便宜事？快快送还便罢，休要惹我小将军动手。”那拿剑的女子喝道：“胡说！这鹿明明是我妹子一箭射倒的。你要赖我，我就肯还你，只怕我手中这双剑也未必肯。”汤怀大怒道：“好贱人！我看你是个女子，好言问你取讨，你反敢无礼么？”就把枪倒转，一枪杆打来。那女将举剑隔开，劈面就砍。恼得汤怀心头火起，使开枪耍耍一连几枪。那女将力怯，招架不住。恼了使双刀的女将，把马一拍，舞动日月刀，上来帮助。孟邦杰看得高兴，抡开双斧，上前接住。两男两女，捉对儿厮杀。那女将抵敌不住，虚晃一刀，转马败将下去。汤、孟二人那里肯罢，随后追赶。

不到二三里地面，来到一所大庄院，背靠一座大高山，庄前一带合抱不拢的大树。那女将到了此地，竟带领女兵转入庄内，将门紧紧关闭，竟自进去了。那汤怀赶到庄门口，高声大叫：“你那两个贱人不还我鹿，待躲到那里去？快快把鹿送了出来，万事全休；若不然，惹得老爷性发，把你这个鸟庄子放一把火烧做了白地。”叫了一回，不见动静。孟邦杰道：“哥哥，我们打进去，怕他怎的？”汤怀道：“那怕他是皇帝家里！”

二人正待动手，只见庄门开处，走出一位老者，年过半百，方脸花须，头戴逍遥巾，身穿褐色绒袍。背后跟随三四个家将，各挂一口腰刀，慢慢的踱将出来，问道：“是那里来的村夫，上门来欺负人？我这村庄非比别处，休来讨野火吃！”汤怀正要开口，却是孟邦杰抢上前一步，在马上躬身道：“老丈听者，我们

二人乃是岳元帅麾下护粮统制。今日在此经过，在山前寻些野兽下酒。方才射倒一鹿，却被你们庄里两个女将恃强抢去，故此特来取讨。”那老者听了，便道：“原来为此。一只鹿值得甚事，大惊小怪！你们既是两位护粮将军，且请进小庄待茶。方才这两个是小女，待老夫去把鹿讨来奉还便了。”汤、孟二人见那老者言语温和，遂跳下马来，跟随老者进庄。庄客把马拴好在庄前大树上。

二人到了大厅上，撇下了兵器，望老者见礼毕，分宾主坐定。老者请问：“二位高姓大名？现居何职？”汤怀道：“小将姓汤名怀，是岳元帅从小结拜的义弟。这个兄弟乃是山东孟邦杰，因恶了刘鲁王，投在岳元帅麾下，都做统制之职。今奉元帅将令，催粮到此，偶尔逐鹿，多有唐突！请问长者尊姓大名？此地名何所？”老者道：“老夫姓樊名瑞，向为冀镇总兵，目今告病休官在家。此间后面高山，名为八卦山。因老夫贱姓樊，此庄顺口就叫做樊家庄。今日难得二位将军到此，山肴野蔬，且权当接风。”二人连称：“不敢。原来是前辈尊官，小将们不知，多有冒犯，望乞恕罪！”

正说之间，左右安排桌凳，摆列酒馔。二人连忙起身作谢，说道：“小将们公事在身，不敢久停。这鹿不还也罢，就此告辞了。”樊瑞道：“二位既来之，则安之。且请略坐一坐，老夫还有话请教。”二人只得告礼坐下。两边家将斟过酒来，各人饮过了几杯。樊瑞开言道：“二位将军在外，终日在兵戈丛内驰骋，还念及家中父母、妻孥否？”汤怀道：“不瞒老伯说，向来年荒时候，老父母都已见背。连年跟着岳元帅南征北讨，也不曾娶得妻室，倒也无甚牵挂。”樊瑞道：“如此，正好尽力王事。但孟将军青年，

毕竟椿萱还茂？”邦杰听了，不觉两泪交流，遂将刘猊行凶之事，告诉一遍，因此亦未有妻室。

樊瑞听了二人说话，暗暗点头，道：“难得，难得！老夫有一言，二位亦不必推辞。老夫向为总兵，只为奸臣当道，不愿为官，隐居于此。年已望六，小儿尚幼。只因两个小女，一向懒学女红，专好抡刀舞剑，由他娇养惯了，故今年虽及笄，尚未许人。恰好老夫昨夜三更时分，梦见两只猛虎，赶着一鹿奔入内堂。今日得遇二位到此，也是天缘。老夫意欲将两个小女，招赘二位为东床娇客，未知二位意下若何？”二人听了，心中大喜，只得假意道：“极承老伯不弃！但恐粗鄙武夫，怎敢仰攀高门闺秀？”樊瑞道：“不必固逊。前日藕塘关金舍亲曾有书来，说岳元帅已将‘临阵招亲’一款革除。今贤婿们军粮急务，难于久留，趁今日黄道吉辰，便行合卺。”遂饮了几杯，撤过筵席，叫庄丁：“去把二位将军的马，牵入后槽喂养。”一面端整花烛，安排喜筵；一面差人去近村庄，请过邻里老友来赴喜酌。那些近庄亲邻，亦都来贺喜。一时间，厅堂上点得灯烛辉煌，请出樊老夫人来，拜见了岳父、岳母，然后参天拜地，送入洞房。有诗曰：

堪夸女貌与郎才，天合姻缘理所该。

十二巫山云雨会，襄王今夜上阳台。

合卺已毕。汤、孟二人出到厅堂，款待众客。正在饮酒之间，家将来报说：“公子回来了。”但见家将们扛抬着许多獐鹿兔麋之类，放在檐下。后边走进一位小英雄，前发齐眉，后发披肩；年纪十二三岁，生得一表人材，原来就是有名的虎将樊成，上厅来先见了爹爹。樊老将军便问：“这次因何去了十数日方回？”樊成道：“那近山野兽俱已拿尽，故尔远去兴围，迟了几日。”老将军

道：“过来与两位姐夫见礼。”樊成道：“孩儿不省怎么就招得这两位姐夫？”老将军道：“这个姓汤名怀，那个姓孟名邦杰，俱是岳元帅麾下，现居都统制之职。因为解粮过此，天缘凑合，招赘在此。”樊成听了，方来见了礼。又与各亲邻等见礼毕。然后就坐饮酒，直至二更方散。送归洞房。

次日，樊老将军宰了些牛羊猪鸡等物，叫庄丁扛抬十来坛自窖下的好酒，送到营中，犒赏了众军士。住了三日，到第四日，汤、孟二人请岳父出来禀道：“小婿军务在身，今日拜别起行。”樊瑞道：“此乃国家大事，不敢相留。”就命准备酒席饯行。席间，樊瑞道：“贤婿们可尽心王事，若能迎还二圣，我亦有光！小女自有老夫照看，放心前去。”樊成道：“再过二年，我来帮你杀番兵。”汤、孟二人遂拜辞了岳父母，与小姐、妻舅作别了，出庄回营，领兵解粮起身，不表。

再说谢总兵催粮，到了关下扎住，同众将来到辕门候令。旗牌禀过元帅，元帅令进见。谢昆、施全先把九宫山铁面董先降顺之事，又将会着张公子的话，细细禀明。岳爷大喜，便叫：“快请张公子相见。”公子就上前参见，将祖父之书双手呈上。岳爷接过看了，随即出位相扶道：“公子在我这边，皆是为朝廷出力。”遂吩咐张保：“将行李送在我衙门左近，早晚间还有话说。”张保领令而去。元帅又令董先等五人上堂，参见已毕。岳爷道：“尔等到此，须与国家出力，建功立名，博个封妻荫子，不枉男儿之志。”董先等谢了。元帅遂令将董先带来兵卒，命军政司安插，收明粮草。

诸事已毕，大排筵宴，庆贺新来六将。各各见礼，合营畅饮。忽报：“汤、孟二将军候令。”元帅道：“令进来！”二将进见。元

帅道：“十数万大兵，日费浩繁，何为今日才来？”二人道：“末将将有下情禀明，望元帅恕罪！”就将贪行小路、捉鹿招亲、成婚三日、有误军机之事细细禀明。元帅道：“我前已有令，把‘临阵招亲’一款已经革除，尔亦无罪。既是如此，且与众将相见，另日与你们贺喜罢。”二人谢过，就来与张宪、董先等各各见礼，入席饮宴，不表。

且说岳元帅到了次日，将两队军粮屯扎关中，遂发大兵起身，来取栖梧山。到得离山十里，安下营盘，来至山下讨战。何元庆闻报，披挂下山。岳爷抬头观看，见那将：头戴烂银盔，身披金锁甲，手拿两柄银锤，坐下一匹嘶风马，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岳爷暗想：“若得此人归顺，何愁二圣不还？”便开口道：“来者莫非何元庆乎？”元庆道：“然也。来将可是岳飞么？”岳爷道：“既知我名，何不投降？”元庆道：“你既是岳飞，我闻你兵下太湖，收服杨虎、余化龙，果然是员名将。本帅久欲投降，奈我手下有两员家将不肯，故尔中止。”岳爷道：“凡为将者，君命且不受，岂有反被家将牵制之理？亏你还要将领三军，岂不可耻！”元庆道：“你不知我这两个家将，非比别个，自幼跟随着我，不肯半步相离，我亦不能一刻离他，所以如此。”岳爷道：“你那两个家将是何等样人，可叫他出来，待本帅认他一认，待本帅劝他归顺，何如？”元庆道：“我那两个家将，有万夫不当之勇，恐他未必肯听你的话。”岳爷道：“你且叫他出来。”元庆道：“你必要见他，休得害怕！”岳元帅道：“不怕，不怕。”

何元庆唤出那两员家将来，有分教：岳元帅：

计就山中擒虎将，谋成水里捉英雄。

毕竟不知两个家将是何等之人，肯降不肯降，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何元庆两番被获 金兀术五路进兵

诗曰：

庙堂无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

宝鼎铜驼荆棘里，龙楼凤阁黍离中。

却说岳元帅要见何元庆的两个家将，何元庆就把手中两柄溜银锤一摆，叫声：“岳飞，这就是我两个家将！你只问他肯降不肯降。”岳爷大怒道：“好匹夫！百万金兵，闻我之名，望风而逃，岂惧你这草寇？本帅见你是条好汉，不能弃暗投明，反去帮助叛逆，故此好言相劝。怎敢在本帅面前，摇唇弄舌？不要走，且吃本帅一枪罢！”耍的一枪，劈面门刺来。何元庆举银锤当的一声架开枪，叫声：“岳飞，休要逞能！你果能擒得我去，我便降你；倘若不能，恐怕这锤不认得人，有伤贵体，那时懊悔迟矣！”岳元帅道：“何元庆，你休得夸口！敢与本帅战一百合么？”说着，耍的又是一枪。元庆举锤相迎。枪挑锤，好似狻猊舞爪；锤架枪，浑如狮子摇头。这一场大战，真个是棋逢敌手，将遇良材。直战到未牌时分，不分胜败。元庆把锤架住了枪道：“明日再与你战罢。”岳爷道：“也罢，且让你多活一晚，明日早来领死。”两下鸣金收军。

那边何元庆回山，暗暗传下号令：“今夜下山去劫宋营，各

各准备。”不提。

且说岳元帅回到营中坐定，对众将道：“我看何元庆未定输赢，忽然收兵，今晚必来劫寨。汤怀兄弟可领本部军兵，在吾大营门首开掘陷坑，把浮上盖掩。”再令张显、孟邦杰各领挠钩手，皆穿皂服，埋伏于陷坑左右，吩咐道：“如拿住了何元庆，不准伤他性命。如违，定按军法。”三将领令，各去行事。又令牛皋、董先各带兵一千，在中途埋伏，截住他归路，须要生擒，亦不许伤他性命。二将领令去了。元帅自把中军移屯后面。分拨已定。

到了二更天气，何元庆就带领一千喽罗，尽穿皂服，口衔枚果，马摘铜铃，悄悄下山，竟往宋营。看看将近营门，元庆在马上望，只见宋营寂然无声，更鼓乱点，灯火不明。元庆道：“早知这般营寨，岳飞早已就擒。”当时就一声号炮，点起灯球火把，如同白日。何元庆为首，呐声喊，一齐冲入宋营。只听得宋营中一声号炮响，何元庆连人带马跌入陷坑。右有张显，左有孟邦杰，带领三军一齐上前，将挠钩搭起何元庆来，用绳索绑住。那些喽罗一见主帅被擒，各各转身逃走。正遇董先、牛皋拦住去路，大叫：“休走了何元庆！”众喽罗齐齐跪下道：“主帅已被擒去，望老爷们饶命。”牛皋道：“既如此，随俺们转去。如要回去的，须要留下头颅来。”众喽罗齐声道：“情愿归降。”牛皋、董先带了降兵，回至大营门口。

等候天明，岳元帅升帐坐定，众将参谒已毕。张、孟二将将何元庆绑来缴令，牛皋、董先也来缴令。刀斧手将何元庆推至帐前，见了岳元帅立而不跪。元帅陪着笑脸，站起来道：“大丈夫一言之下，今请将军归顺宋朝，再无异说。”元庆道：“此乃是我贪功，反中了你的奸计，要杀就杀，岂肯跟你！”元帅道：“这又

何难。”吩咐放了绑，交还了何将军马匹双锤并本部降兵，再去整兵来战。左右领令，一一交清。

元庆出了宋营，带领喽兵竟回栖梧山，于寨中坐定，好生恼怒：“不想中了奸计，反被这厮取笑一场。我怎生计较，拿住了岳飞，方出得胸中之气？”

不说元庆思想报仇之计。再说岳元帅次日升帐，唤过张用问道：“那栖梧山可有别路可通么？”张用道：“后山有条小路，可以上去。只是隔着一溪涧水，虽不甚深，路狭难走。”元帅道：“既有此路，吾计成矣。”遂命张用、张显、陶进、贾俊、王信、王义带领步兵三千，每人整備布袋一口，装实沙土，身边暗带火药。到二更时分，将沙袋填入山溪，暗渡过去。取栖梧山后杀入寨中，放火为号。六将领令而去。又暗写一柬帖，命杨虎、阮良上帐，吩咐照柬行事。二将领命去了。又唤耿明初、耿明达上帐，亦付柬帖，命依计而行。二将亦领令而去。正是：

计就月中擒玉兔，谋成日里捉金乌。

岳元帅分拨已定，忽报何元庆在营前讨战。元帅就带领兵将，放炮出营。两军相对，射住阵脚。岳爷出马，叫声：“何将军，今日好见个高低了。”元庆道：“大刀阔爷奇男子，今日好与你战个你死我活，才得住手。”岳爷道：“我若添一个小卒帮助，也不算好汉。放马来罢！”元庆拍马提锤就打。岳爷举枪招架。元庆这两柄锤，盘头护项，拦马遮人，一派银光皎洁。岳爷那一杆枪，右挑左拨，劈面分心，浑如蛟舞龙飞。两个直杀到天色将晚，并不见个输赢。岳爷把枪架住了双锤，叫声：“将军，天色已晚。你若喜欢夜战，便叫军士点起了灯球火把，战到天明。若然辛苦，回去将养精神，明日再来。”元庆大怒道：“岳飞，休得口出大言。

我与你战个三昼夜！”遂各叫军士点起灯球火把，三军呐喊，战鼓忙催，重新一场夜战。

杀至三更将近，只听得栖梧山上儿郎呐喊，火光冲天。岳爷把马一拎，跳出圈子，叫声：“何元庆，你山上火起了！快快回去救火！”何元庆回头一看，果然满山通红，心里吃了一惊。又听得一班宋将齐声高叫：“元帅，趁此机会拿此狗头！”岳爷道：“不可。何将军快些回去！”元庆回马便走。不多路，山上喽兵纷纷的败下山来，报道：“茶陵关张用，带领人马从后山杀上来，四面放火，夺了山寨。小人们抵敌不住，只得逃下山来。”元庆咬牙切齿，大骂张用：“这丧心奸贼，与你何仇，抢我山寨，叫我何处安身！”众头目道：“山寨已失，后面又有岳飞兵阻，不如且回汝南，奏闻大王，再发倾国之兵前来报仇何如？”元庆道：“讲得有理。”就带了众军士拨转马头，望汝南大路进发。

元庆行到天明，叫声：“苦！我死于此矣！这一条大桥是谁拆断了！此处又无船只，叫我怎生过去！”众儿郎看了，正在着急，忽听得一声炮响，水面上撑出一队小船来，俱是四桨双橹，刀枪耀目。前面两只船头上，站着杨虎、阮良，各执兵器，高声大叫：“何将军，我奉元帅将令，在此等候多时，邀请将军同保宋室江山。快请下船！”众喽罗吓得魂飞魄散。何元庆也不答话，拨马便走。

直至白龙江口，众儿郎一看，但见一派大江，并无船只可渡，又听得后面宋兵追声已近。何元庆道：“又不能过得江去，不如杀转去与岳飞拚了命罢。”军士用手指道：“这小港内不是两只渔船？”元庆一马跑上来，叫道：“渔翁，快来救我！我乃栖梧山上大元帅何元庆！渡了我过去，重重谢你。”那渔翁听了，把船撑

出港，把手一招，叫声：“兄弟，快把船使来，是何老爷在此。”

两只小船一齐撑至沙滩，叫声：“何老爷，快请上船来！”元庆道：“你这小船，怎渡得我的马？”渔翁道：“老爷坐在小人船上，把这两柄锤放在兄弟船中，老爷身体重，大江大水不是儿戏的，那里还顾得马！”元庆只得下船，把锤放在那只船上，连忙撑得船离岸。岳元帅的追兵已经赶上。那些众头目齐齐跪下，情愿投降。元庆看了，十分凄楚道：“还亏得不该死，遇着这两个渔翁救我！只是可惜我的马被他们拿去了！”元庆又叫：“渔翁，你兄弟的船为何摇向那边去了！”渔翁道：“啊呀！不好了！我这兄弟是好赌的，看见老爷这两柄锤是银子打的，便起不良之心将锤拐去了！”元庆道：“你快叫他转来，我多将金帛送他。”渔翁道：“老爷差了，他现的不取，反来取你赎的？”元庆道：“如此说来，是你与他同谋了。”渔翁道：“什么同谋！老实对你说了罢，我那里是什么渔人，我乃当今天子驾前都统将军耿明初，这个兄弟耿明达是也。奉岳元帅将令，特来拿你的。”元庆闻言，立起身来打渔翁。这耿明初翻滚落长江去了。何元庆站在船中，心内暗想：“如今怎么处！”正在无可奈何，那耿明初在水底下钻出头来，叫声：“何元庆下来罢！”两手把船一扳，船底朝天，元庆落水，被耿明初一把擒住，捉到岸上，用绳绑了，解到元帅马前。

岳爷见了，连忙下马，吩咐放绑，便道：“本帅有罪了！不知今番将军还有何说？”元庆道：“这些诡计何足道哉！要杀便杀，决不服你！”岳爷道：“既如此，叫左右交还锤马，快请回去，再整大兵来决战。”元庆也不答应，提锤上马而去。众将好生不服，便问道：“元帅两次不杀何元庆，却是为何？”岳爷道：“列位贤弟，不知昔日诸葛武侯七纵孟获，南方永不复反。今本帅不杀何

元庆，要他心悦诚服来降耳。汤怀兄弟，你可如此如此。”汤怀领令而去。

却说那何元庆来到江口，又羞又恼，又无船只，暗想：“曹成也不是岳飞的手，真个无路可投，不如自尽了罢！”正欲拔剑自刎，只见宋将汤怀匹马空身，飞奔赶来道：“岳元帅记念何将军，着我前来远送。请将军暂停鞭镫，待小将准备船只，送将军渡江。”正说间，又见后面牛皋带领健卒，扛抬食物赶来道：“奉元帅将令，因何将军辛苦，诚恐饥饿，特备水酒蔬饭，请将军聊以充饥。”元庆泣道：“岳元帅如此待我，不由我不降也。”就同了汤怀、牛皋来至岳元帅马前跪下，口称：“罪将该死，蒙元帅两次不杀之恩，今情愿投降！”岳爷下马，用手相扶道：“将军何出此言？贤臣择主而仕，大丈夫正在立功之秋。请将军同保宋室江山，迎还二圣，名垂竹帛也。”遂叫左右将副衣甲与何将军换了。遂率领三军，回茶陵关扎营。传令栖霞山降卒皆换了衣甲，就拨与何元庆部领。又备办酒席，与何元庆结为兄弟，合营庆贺。一面申奏朝廷。养兵息马，差人探听曹成消息。

过了几时，报有圣旨下来。岳爷带领众将，出关接旨，迎到堂上开读：

因得湖广洞庭湖水寇杨么猖獗，特调岳飞移兵剿灭。

元帅接过圣旨，送了钦差起身，恰好探子回报：“探得汝南曹成、曹亮领兵逃去，不知下落。”元帅就问何将军：“那二曹不知往何处避兵？”元庆道：“曹成兄弟胆量甚小，闻末将已降，故尔站身不住。他有许多亲眷都在湘湖、豫章等处，占据山寨做贼，定然投向那边去了。”岳爷道：“量这曹成，不足为患。”遂传令

大兵，一齐拔寨往湖南进发。在路秋毫无犯。

不一日，到了潭州。早有镇守本州总兵率领众官出关迎接。岳爷引兵将进关，到了帅府，问总兵道：“杨么在何处？”总兵道：“杨么连日在城外焚掠。想是闻知元帅兵到，已于前两日不知那里去了。”元帅传令安顿营盘，一面差人探听杨么消息，不提。

再说金邦兀术探听岳元帅兵驻潭州，征服水寇，就与军师哈迷蚩计议：“如今这岳南蛮远出，正好去抢金陵。”哈迷蚩道：“臣已定有一计，狼主可请大太子领兵十万，去抢湖广。”兀术道：“岳南蛮正在湖广，怎么反叫大王爷到那里去？”哈迷蚩道：“那大太子到那里，并不与他交战。只要他守东，我攻西；他防南，我向北，牵制得那岳飞离不得湖广。这里就命二太子领兵十万去抢山东，三太子领兵十万，去抢山西，五太子领兵十万去抢江西，弄得他四面八方来不及，然后狼主自引大兵去抢金陵，必在吾掌握之中矣。此是五路进兵中原之计，不知狼主意下如何？”兀术闻言大喜，遂召请四位弟兄各引兵十万，分路而去。

兀术自领大兵二十万，竟望金陵进发。但见：

杀气横空，日黑沙黄路漫漫，白云衰草霜凛凛；紫塞风狂，胡茄羯鼓悲凉月，赤帜红旗映日光。遍地里逃灾难的，男啼女哭；一路来掳财帛的，万户惊惶。番兵夷将，一似屯蜂聚蚁；长刀短剑，好如密竹森篁。可怜那栲风沐雨新基业，今做了鬼哭神号古战场！

诗曰：

刀锋耀眼剑光芒，摇漾旗幡蔽天荒。

马蹄踏碎中原地，稳取金陵似探囊。

这时节宗留守守住金陵，屡次上表，请康王回驻汴京，号令

四方，志图恢复，无奈康王不从。此时打探得兀术五路进兵，岳飞又羁留湖广，急得旧病发作，口吐鲜血斗余，大叫“过河杀贼”而死。后人有诗曰：

丹心贯日竭忠诚，志图恢复待中兴。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又诗曰：

祸结兵连逼帝都，中原义旅几招呼？

南朝谁唱公无渡，魂绕黄流血泪枯！

却说兀术兵至长江，早有众元帅、平章等四下拘觅船只，伺候渡江。那长江总兵姓杜名充，他见兀术来得势大，心下暗想：“宗留守已死，岳元帅又在湖广，在朝一班佞臣那里敌得兀术大兵？那兀术有令，宋臣如有归降者俱封王位。我不如献了长江，以图富贵。”主意已定，就吩咐三军竖起降旗，驾了小舟来见兀术，口称：“长江总兵杜充特献长江，迎接狼主过江。”兀术大喜，就封为长江王之职。杜充谢恩道：“臣子杜吉官居金陵总兵，现守凤台门，待臣去叫开城门，请狼主进城便了。”兀术道：“尔子若肯归顺，亦封王位。”就命杜充为向导，大兵往凤台门而来。

再说康王正在宫中与张美人饮宴，只见众大臣乱纷纷赶进宫来，叫道：“主公不好了！今有杜充献了长江，引番兵直至凤台门，他儿子杜吉开门迎贼，番兵已进都城！主公还不快走！”康王大惊失色，也顾不得别人，遂同了李纲、王渊、赵鼎、沙丙、田思忠、都宽，君臣共是七人，逃出通济门，一路而去。

那兀术进了凤台门，并无一人迎敌，直至南门，走上金阶。进殿来，只见一个美貌妇人跪着道：“狼主若早来一个时辰，就拿住康王了。如今他君臣七人逃出城去了。”兀术道：“你是何

人？”美人道：“臣妾乃张邦昌之女、康王之妃。”兀术大喝一声道：“夫妇乃五伦之首。你这寡廉鲜耻、全无一点恩义之人，还留你何用！”走上前一斧，将荷香砍做两半片。遂传令命番官把守金陵，自家统众追捉康王。遂令杜充在前边引路，沿城追赶。所到之处，人只道杜充是保驾的，自然指引去路，遂引着兀术紧紧追赶上来。

这里康王君臣七人，急急如丧家之狗，忙忙似漏网之鱼，行了一昼夜，才得到句容。李纲道：“圣上快将龙袍脱去，换了常服方可。不然，恐兀术跟踪追来。”康王无奈，只得依言，不敢住脚，望着平江府秀水县，一路逃至海盐。海盐县主路金，闻得圣驾避难到此，连忙出城迎接，接到公堂坐定。王渊道：“如今圣驾要往临安。未知还有多少路？”路金道：“道路虽离此不远，但有番兵皆在钱塘对面下营，节度皆弃兵而逃。圣上若到临安，恐无人保驾，不如且在此待勤王兵到。”王渊道：“你这点小地方，怎生住得？”路金道：“地方虽小，尚有兵几百。此地有一隐居杰士，只要圣上召他前来，足可保守。”高宗叫声：“卿家，此地有甚么英雄在此隐居？”路金道：“乃是昔日梁山泊上好汉，复姓呼延名灼。此人有万夫不当之勇，主公召来，足可保驾。”王渊道：“呼延灼当日原为五虎将，乃是英雄。只恐今已年老，不知本事如何？”高宗道：“就烦卿家去请来。”知县领旨而去。

一面县中送出酒筵，君臣饮酒。王渊道：“依臣愚见，还是走的为妙。倘到得湖广会见岳飞，方保无事。”高宗道：“列位卿家！朕连日奔走辛苦，且等呼延灼到时，再作商议。”

正说间，路金来奏：“呼延灼已召到候首。”高宗命：“宣进来。”那呼延灼到县堂来见驾，高宗道：“老卿家，可曾用饭否？”

呼延灼道：“接旨即来，尚未吃饭。”高宗就命路金准备酒饭，呼延灼就当驾前饱餐一顿。

忽见守城军士来报：“番兵已到城下。”高宗着惊。呼延灼道：“请圣驾上城观看，臣若胜了，万岁即在此等勤王兵到；臣若不能取胜，圣上即时出城，往临安去罢！”高宗应允，遂同了众臣，一齐上城观看。

只见杜充在城下高叫：“城内军民人等听者，四太子有令，快快把昏君献出，官封王位。莫待打破城池，鸡犬不留，悔之晚矣！”话声未绝，那城门开处，一位老将军出城，大喝一声：“你何人，敢逼吾主？”杜充道：“我乃长江王便是，你乃何人？”呼延灼道：“嘎！你就是献长江的奸贼么！不要走，吃我一鞭！”耍的一鞭，望杜充顶梁上打去。杜充举金刀架住。呼延灼又一鞭拦腰打来，杜充招架不住，翻身落马，众番兵转身败去。呼延灼也不追赶，取了首级，进城见驾。高宗大喜道：“爱卿真乃神勇！寡人若得了回京，重加官职。”吩咐将杜充首级，号令在城上。

再说番兵败转去，报与兀术道：“长江王追赶康王，至一城下，被一个老南蛮打死了。”兀术道：“有这等事！”就自带兵来至城下，叫道：“快送康王出来！”高宗正与众臣在城上，见了流泪道：“这就是兀术，拿我二圣的！孤与他不共戴天之仇！”呼延灼道：“圣上不必悲伤，且准备马匹。若臣出去不能取胜，主公可出城去，直奔临安，前投湖广，寻着岳飞，再图恢复。”

说罢，就提鞭上马，冲出城来，大叫：“兀术休逼我主，我来也！”兀术见是一员老将，鹤发童颜，威风凛凛，十分欢悦，便道：“来的老将军何等之人，请留姓名。”呼延灼道：“我乃梁山泊五虎上将呼延灼是也。你快快退兵，饶你性命。不然，叫你死

于鞭下。”兀术道：“我非别人，乃大金国兀术四太子是也。久闻得梁山泊聚义一百八人，胜似同胞，人人威武，个个英雄。某家未信。今见将军，果然名不虚传！但老将军如此忠勇，反被奸臣陷害。某家今日劝你不如降顺某家，即封王位，安享富贵，以乐天年，岂美哉？”呼延灼大怒道：“我当初同宋公明征伐大辽，鞭下不知打死了多少上将，希罕你这样个把番奴！”遂举鞭向着兀术面门上打去。兀术举金雀斧架住。两人大战了三十余合。兀术暗想：“他果是英雄。他若少年时，不是他的对手。”二人又战了十余合。呼延灼终究年老，招架不住，回马败走。兀术纵马追来。呼延灼上了吊桥，不知这吊桥年深日久，不曾换得，木头已朽烂了。呼延灼跑马上桥，来得力重，踏断了桥木，那马前蹄陷将下去，把呼延灼跌下马来。兀术赶上前，就一斧砍死。城上君臣看见，慌慌上马出城，沿着海塘逃走。

那兀术砍死了呼延灼，勒马道：“倒是某家不是了。他在梁山上何等威名，反害在我手。”遂命军士收拾尸首，暂时安葬：“待某家得了天下，另行祭葬便了。”城内百姓开城迎接。兀术进城，问道：“康王往那里去了？”军民跪着答道：“康王同了一班臣子逃出城去了。”

兀术传令，不许伤害百姓。遂带领大兵，也沿着海塘一路追去。不上十来里路，远远望见他君臣八人在前逃奔。高宗回头看见兀术追兵将近，吓得魂飞魄散，真个似：

分开八片顶阳骨，倾下半桶雪水来。

不知高宗君臣们脱得此难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五通神显灵航大海 宋康王被困牛头山

诗曰：

庙食人间千百春，威灵赫奕四方闻。

从他著论明无鬼，须信空中自有神。

却说康王见兀术将次赶上，真个插翅难逃，只得束手就擒。正在惊慌之际，忽见一只海船驶来，众大臣叫道：“船上驾长，快来救驾！”那海船上人听见，就转篷驶近来，拢了岸，把铁锚来抛住了。君臣们即下马来，把马弃了，忙忙的下船。那船上人看见番兵将近，即忙起锚使篙。才撑离得海岸，兀术刚刚赶到，大叫：“船家！快把船拢来，重重赏你！”那船上人凭他叫喊，那里肯拢来，挂起风帆，一直驶去。

兀术道：“某家如今往何处去好？”军师道：“量他们不过逃到湖南，去投岳飞，我们不如也往那一路追去。”兀术道：“既如此，待某家先行，你在后边催趲粮草速来。”军师领命，辞了兀术自去。

那兀术带了人马，沿着海塘一路追将上来。忽见三个渔人在那里钓鱼，兀术问道：“三位百姓，某家问你，可曾见一只船渡着七八个人过去么？”三人道：“有的，有的。老老少少共有七八个，方才就过去得。”兀术道：“烦你们引我们的兵马追去，若拿

住了，重重的赏你。”那三个人暗想道：“待我们哄他沿边而去，待潮汛来时，淹死这班奴才。”便道：“既如此，可随着我们来。”就引了大兵，一路追去。

不一时，但见雪白潮头涌高数丈，波涛滚滚，犹如万马奔腾。有诗为证：

怒气雄声出海门，舟人云是子胥魂。

天排雪浪晴雷吼，地拥银山万马奔。

上应月轮分晦朔，下临宇宙定朝昏。

吴征越战今何在？一曲渔歌过晚村。

原来这钱塘江中的潮汛非同小可，霎时间，巨浪滔天，犹如山崩地裂的一声响，吓得兀术魂飞魄散，大叫一声，连忙拍马走到高处。那江潮拥来，将兀术的前队几万人马，连那钓鱼的三人，都被潮浪涌去，尽葬江鱼之腹。闻得那三人却是朱县主自拼一死，扮作渔翁哄骗兀术的，后来高宗南渡，封为松木场土地。朱、金、祝三位相公，至今古迹犹存。

那时兀术大怒道：“倒中了这渔翁的奸计，伤了我许多人马！”只见军师在后面赶来道：“吓死臣也！虽然淹死了些人马，幸得狼主无事。我们一直追至湖广，必要捉了康王，方消此恨。”于是催趲大兵，一路追来。

再说高宗幸得海船救了危急，路金叫船家端正午饭。君臣尚未吃完，前面驶下一只大船来，将船头一撞，跳过几个强人来，就要动手。众大臣道：“休得惊了圣驾！”强人道：“什么圣驾？”太师道：“这是宋朝天子。”众人道：“好吓！俺家大王正要那个宋朝天子。”这几个强盗抢进舱来，将高宗并众臣一齐捉下船去，解至蛇山，上了岸，报进寨去。

那大王问道：“拿的甚么人？”喽罗禀道：“是宋朝皇帝。”那大王听说是宋朝皇帝，便大怒道：“绑去砍了！”李纲叫道：“且慢着！大海之中，怕我们飞了去不成？但是话也须要说个明白，和你有何仇恨，使我们死了，也做个明白之鬼。”大王道：“即要明白，叫头目领他们到两廊下去看了来受死。”那头目得令，遂引了李太师一行人来到两廊下，但见满壁俱是图画。李纲道：“这是什么故事？”头目道：“这是梁山泊宋大王的出身。我家大王，就是北京有名的浪子燕青。只因宋大王一生忠义，被奸臣害死，故有此大冤。”李纲又逐一看去，看到“蓼儿洼”，便道：“原来如此。”便放声大哭起来，哭一声“宋江，”骂一声“燕青。”哭一声：“宋江，好一个忠义之士！”骂一声：“燕青，你这背主忘恩的贼！不能将蔡京、童贯一般奸臣杀了报仇，反是偷生在此快活。”燕青听见，心下想道：“这老贼骂得有理。”叫头目：“送他们到海中，由他们去罢。”头目答应一声，将他们君臣八人推下海船，各自上山去了。

高宗与众臣面面相觑。这茫茫大水，无路可通，俱各大哭道：“这贼人将我们送在此处，岂不饿死！”正哭之间，忽见一只大船，迎着风浪驶来。众大臣齐叫：“救命！”只见五个大汉把船拢上来，问道：“你们要往何处去？”众人道：“要往湖广去寻岳元帅的。”那五个大汉道：“我们就送你去。可进舱坐定，桌上有点心，你们大家吃些。”君臣进舱，正在肚饥时候，就将点心来吃。高宗道：“天下也有这样好人！寡人若有回朝之日，必封他大大的官职。”说未了，船家道：“已到湖广了，上岸去罢。”众人道：“那有这样快，休要哄我。”那五个道：“你上去看，这不是界牌关么？”

李纲等保了高宗上岸观看，果然是黄州界牌关。众人大喜，

正要作谢船家，回转头来，那里有什么船，但见云雾里五位官人，冉冉而去。众臣道：“真个圣天子百灵护助，不知那里的尊神，来救了我君臣性命。”高宗道：“众卿记着，待寡人回朝之日，就各处立庙，永享人间血食便了。”后来高宗迁往临安建都，即封为五显灵官，在于普济桥敕建庙宇，至今香火不绝。这是后话，不表。

且说那君臣八人，进了界牌关，行了半日，来到一座村庄。中央一份人家门首，因他造得比别家高大，李纲抬头一看，叫声：“主公不好了！这是张邦昌的家里，快些走罢！”沙丙、田思忠扶了高宗急往前行。却被他门上人看见了，忙忙进去报知大师道：“门首有七八个人过去，听见他说话，好似宋朝天子，往东首去了，特来禀知。”邦昌听了，忙叫备马，出了门一路追来，看见前面正是高宗君臣，高叫：“主公慢行，微臣特来保驾。”连忙赶上来，下马跪着道：“主公龙驾，岂可冒险前行。倘有意外，那时怎么处！且请圣驾枉驻臣家，待臣去召岳元帅前来保驾，方无失误。”高宗对众臣道：“且到张爱卿家，再作计议。”

邦昌就请高宗上了马，自己同着众臣随后跟着回家。进到了大厅上，高宗坐定，便问：“卿家可知岳飞今在何处？”邦昌道：“现在驻兵潭州，待臣星夜前去召来。”高宗大喜。邦昌吩咐家人安排酒席款待。天晚时，送在书房一处安歇，私下叫家人前后把守，辞了高宗，只说去召岳飞，却飞星的到粘罕营中报知，叫他来捉拿康王去了。

却说邦昌的原配蒋氏夫人，修行好善，念佛看经，所以家事俱是徐氏二夫人掌管。那晚有个丫环，将张邦昌在二夫人房内商量拘留天子、太师，去报金邦大太子来捉之事，细细说知。蒋夫

人吃了一惊，暗想：“君臣大义，岂不灭绝天伦！”挨到二更时分，悄悄来到书房，轻轻叩门，叫声：“快些起来逃命！”君臣听见，连忙开门，问是何人。夫人道：“妾乃罪臣之妻蒋氏。我夫奸计，款留圣驾在此，已去报粘罕来拿你们了！”高宗慌道：“望王嫂救救孤家，决当重报。”夫人道：“可随罪妇前来。”

君臣八人，只得跟了蒋氏，来到后边。蒋氏道：“前后门都有人看守，一带俱是高墙难以出去，只有此间花园墙稍低，外面俱是菜园，主公可从墙上爬出去罢。”君臣八人只得攀枝依树，爬出墙来，慌不择路，一跌一撞上路逃走。蒋氏谅难卸过，在腰间解下鸾带，在一棵大树下吊死了。

再说张邦昌来到番营，报知粘罕。粘罕随即领兵三千，连夜赶到张邦昌家里，进到大厅坐定道：“快把南蛮皇帝拿来！”邦昌带了一众家人，走进书房，只见书房门大开，不见了君臣八人。这一惊不小，慌忙寻觅，一直寻到后花园，但见墙头爬倒，叫声：“不好了！”回转头来，只见蒋氏夫人悬挂在一棵树上。邦昌咬着牙恨道：“原来这泼贱坏了我的事！”即拔佩刀、将蒋氏夫人之头割下，出厅禀道：“臣妻将康王放走，特斩头来请罪。”粘罕道：“既如此，他们还去不远，你可在前引路去追赶。但你既然归顺我国，在此无益，不如随着某家回本国去罢。”命小番将张邦昌家抄了，把房子烧毁了。邦昌心下好生懊悔，只得由他抄了，将房子放起一把火来，连徐氏一并烧化在内，跟了粘罕前去。

再说高宗君臣八人走了半夜，刚刚上得大路，恰遇着王铎带领从人，骑马来望张邦昌，要商议归金之事。恰好遇着高宗君臣，王铎大喜，慌忙下马，假做失惊，跪奏道：“主公为何如此？”李纲将失了金陵之事，说了一遍。王铎道：“既如此，臣家就在前

面，且请陛下到臣家中用些酒饭，待臣送陛下到潭州去会岳飞便了。”

高宗允奏，随同众臣跟了王铎，一齐到王铎家中。进得里头，王铎喝叫众家将，将高宗君臣人人一齐绑了，拘禁在后园中。自己飞身上马，一路来迎粘罕报信，不表。

先说王铎的大儿子王孝如在书房内读书，听得书童说父亲将高宗君臣绑在后园，要献与金邦，吃了一惊，暗道：“这岂是人臣所为？如何做得！”慌忙赶至后园。喝散家人，放了君臣，一同出了后园门，觅路逃走。行不多路，王孝如忽又想到：“我不能为国报仇，为不忠；不遵父命，放走皇上，为不孝。不忠不孝，何以立于人世！”大叫一声：“陛下，罪臣之子不能远送了！”说罢，望山涧中一跳，投水而死。君臣叹息了一番，急急往前逃奔。

再说那王铎，一路迎着张邦昌，引见了粘罕，报知：“康王已被臣绑缚在后园，专候狼主来拿。”粘罕大喜，遂同了王铎来至家中坐定。王铎家人禀说：“公子放了康王，一同逃去了。”王铎惊得呆了，只得奏禀道：“逆子放走康王，一同逃去了。”粘罕大怒，吩咐把都儿们，将王铎家私抄了，房屋烧了。粘罕这般狠毒，何苦做此奸臣！

却说王孝如身边有一家将，名唤王德寿，听见小主放走康王，一同逃走，便追将上去，思想跟随孝如。那王铎在路望见了，便禀上狼主道：“前边这个是我家人王德寿。他熟谙路途，叫他做向导去追拿康王，必然稳当。”粘罕道：“既然如此，唤他来。”王铎叫转王德寿来，见了粘罕。粘罕叫他骑匹好马，充作向导。德寿道：“小人不会骑马的。”粘罕道：“就是步行罢。”王德寿想道：“公子拼命放走康王，我怎么反引他去追赶？不如领他们爬

山过岭，耽搁工夫，好让他们逃走。”定了主意，竟往高山上爬去。那粘罕在山下扎住营盘，命众番兵跟了王德寿爬山。爬到半山之中，抬头观看，上面果有七八个人，在上面爬山。王德寿叫声：“我死也！怎么处！”就把身子一滚，跌下山来，跌成肉酱。

那些番兵看见上边果然有人，就狠命爬上去。那君臣八人回头望下观看，见山下无数番兵爬上来，高宗道：“这次决难逃脱了！”君臣正在危急之际，天上忽然阴云布合，降下一场大雨，倾盆如注。但见：

霆轰电掣玉池连，高岸层霄一漏泉。

云雾黑遮山忽隐，霎时不见万峰巅。

那君臣八人也顾不得大雨，拼命爬上山去。那些番兵穿的都是皮靴，经了水，又兼山上沙滑，爬了一步，倒退了两步，立脚不牢的跌下来，跌死了无数。那雨越下个不住。粘罕道：“料他们逃不到那里去。且张起牛皮帐来遮盖，等雨住了再上去罢。”

再说那高宗君臣八人爬到了山顶平地。乃是一座灵官庙，又无庙祝，浑身湿透，且进殿躲过这大雨再处。做书的一枝笔写不得两行字，一张口说不出夹层话。且把高宗在灵官庙内之事，暂搁一边。

且说那潭州岳元帅，一日正坐公堂议事，探子报道：“兀术五路进兵。杜充献了长江，金陵已失，君臣八人逃出在外，不知去向了！”元帅一闻此言，急得魂魄俱无，大叫一声：“圣上吓！要臣等何用！”拔出腰间宝剑，就要自刎。张宪、施全二人，急忙上前，一个拦腰抱住，一个扳住臂膊，叫声：“元帅差矣！圣上逃难在外，不去保驾，反寻短见，岂是丈夫所为！”岳爷道：“古语云：‘君辱臣死。’如今不知那圣上蒙尘何处，为臣子者何

以生为！”旁边走过诸葛英道：“元帅不必愁烦。末将同公孙郎善能扶乩请仙，可知君王逃在何处，我们就好去保驾了。”

元帅拭泪，就命快排香案，祝拜通忱。诸葛、公孙二人在仙乩上，扶出几个字来道：

落日映湘潭，崔巍行路难。

速展乾坤手，觅迹在高山。

元帅道：“这明明说是圣上在湘、潭二处山上。但不知在那一个山上，叫我向何处去寻觅？”便请过潭州总兵来道：“有烦贵镇，将湖、潭二州山名尽数写来。”总兵就在下边细细开明，送上元帅。元帅就将山名做成阄纸，放在盒内，重排香案，再烧清香，虔心祷告：“愿求神明指示，天子逃在何处，即拈着何山。”祝毕，拈起一阄，打开看时，却是“牛头山”三字。元帅就命：“牛皋兄弟，你可带领五千人马，同着总兵，速往牛头山打探。我领大兵随后即来。”牛皋得令，如飞而去。

将到牛头山，恰正是君臣爬山遇雨的时候。牛皋军士在山下，也撑起帐篷，等雨过了再行。军士回报说：“前面有番兵扎营。”牛皋道：“既有番兵，君王必然在这山上了。请问总兵，从何处上山？”总兵道：“从荷叶岭上去，却是大路。”牛皋领兵，就从荷叶岭上去，一马当先跑上山来。那灵宫庙内君臣们走出偷看，见是牛皋，便大叫：“牛将军！快来救驾！”牛皋跑到庙前下马，进殿见了高宗，叩头道：“元帅闻知万岁之事几乎自尽，幸得众将救了，令牛皋先来保驾，果然在这里！”就将身边干粮献上与高宗充饥，然后吩咐三军守住上山要路。

那些番兵等雨住了，正要上山，忽见有宋兵把守，忙报知粘罕。粘罕就命人去催趲大兵，又着人望临安一路，迎报兀术领兵

来。且把康王困住，不怕他插翅飞去。

且说牛皋就叫潭州总兵回去保守潭州，速请元帅来救驾。那总兵在路，正迎着元帅大兵，报说：“圣驾正在牛头山，牛将军请元帅速速上山保驾。”元帅闻得，飞奔上牛头山来。牛皋迎接，同至灵官庙朝见了高宗，奏道：“微臣有失保驾，罪该万死！”高宗大哭道：“奸臣误国，卿有何罪？”又把一路上受苦之事细细说了一遍。又道：“孤家因衣服湿透，此时身上发热，如之奈何！”

众臣正在商议，只见张保过来禀说：“拿得一个奸细，听候发落。”岳爷道：“带他过来！”张保一把提将过来跪下。元帅看他是个少年道童，便问：“你何人，敢来窥探？”那人道：“小人是山上玉虚宫道童，闻得有兵马在此，师父特着小人来打听，望乞饶命！”岳爷道：“那玉虚宫可大么？”道童道：“地方甚大，有三十六个房头。”岳爷道：“你去说与住持知道，不必惊慌。有当今天子避难至此，因圣体不和，着你们收拾好房几间，送圣上来将养。”道童得令，飞奔上去报信。

岳爷奏道：“臣探得有玉虚宫可以安住，请陛下上车。”遂将米粮车出空了，载了天子，众大臣俱拣一匹马骑着，众将一齐送高宗来至宫前。早有主持率领三十六宫道士跪着迎接，天子进了宫，十分喜悦。岳爷即将干净新衣与高宗换了。众臣请安已毕，只见走过一个老道士奏道：“有当年梁山泊上神医安道全，在本山药王殿内安顿静养。今闻圣体违和，乞圣上召他来调治，可保圣躬无恙。”高宗大悦，即命老道士：“去请来调治朕躬，自当封职。”

又有李纲奏道：“乞于灵官殿左首，搭起一台，效当年汉高祖筑台拜将之事，拜封元帅并众将官，好使他舍身为国。”高宗

准奏，遂令路金监督搭台。次日高宗出宫，众将迎驾上台，传旨：“封岳飞为武昌开国公少保统属文武兵部尚书都督大元帅。”岳飞谢恩毕。正要加封牛皋等一班众将，不道高宗一时头晕，传旨：“候朕病痊，再行封赏。”众将跪送回宫。

到了次日早上，众将到灵官殿前，但见挂一张榜文，上写着：

武昌开国公少保统属文武都督大元帅岳，为晓谕事：照得本帅恭承王命，统属六军，共尔众将，必期扫金扶宋，尽力王事。所有条约，各宜知悉：听点不到者斩；擅闯军门者斩；闻鼓不进者斩；闻金不退者斩；私自开兵者斩；抢夺民财者斩；奸人妻女者斩；泄漏军机者斩；临阵反顾者斩；兵弁赌博者斩；妄言祸福者斩；不守法度者斩；笑语喧哗者斩；酗酒入营者斩。

大宋建炎某年某月某日榜，张挂营门。

那牛皋听见众人在那里一款一款念到后来两条，便道：“胡说！大哥明明晓得我喜欢吃酒、是这样高声乱嚷的，却将这两件事写在上边！停一会，待我闯一个辕门与他看，看他怎样斩我。”众将齐至营前，只见张保传出令来：“元帅今日不升帐了，诸将明日早上候令罢。”众将得令，各自散去。牛皋道：“明早待我吃个大醉而来，看他怎样。”

再说元帅命张保去请汤怀，直至后营相见。岳爷道：“请贤弟到来，非为别事。今日所挂斩条上，有两件事犯着牛兄弟的毛病。故此愚兄今日不升帐。发令之初，若不将他斩首，何以服众？若准了法，又伤了弟兄之情。贤弟可如此如此，方得无事。”汤怀领令，来到牛皋帐中，见他正在吃酒。牛皋道：“汤二哥来得好，也来喝一杯。”汤怀就坐下、吃了几杯，便道：“我有一事，

与你相商。”牛皋道：“是什么事？”汤怀道：“你道大哥今日为何不升帐？打听得知他要差个人到相州去催粮，因为山下有番兵阻住，无人敢去，为此愁闷不能升帐。我想我一人实不敢去，怎么作个计较，干得这件大功劳，特来与你商量。”牛皋道：“谅这些小番兵，怕他怎的？明日看我自去。”汤怀道：“既如此，明日你且休要吃酒，悄悄的来，不要被别人抢去头功。”牛皋道：“多谢你了。”汤怀别了牛皋回营。

到了次日，元帅升帐，众将参谒已毕，站立两旁听令。汤怀见牛皋低头走进营来，暗暗欢喜。元帅道：“三军未发，粮草先行。目今交兵之际，粮草要紧。但山下有金兵阻路，如何出得他的营盘？那一位大胆，敢领本帅之令前往相州催粮？”话声未绝，牛皋上前道：“末将敢去。”元帅道：“你的本事，怎能出得番营去？”牛皋道：“元帅何得长他人志气！谅这些毛贼，怕他怎的？小将若出不得番营，愿纳下这颗首级。”元帅道：“既如此，有令箭一枝，文书一封，限你四日四夜到相州，小心前去。”牛皋得令，将文书揣在怀中，把这令箭插在飞鱼袋内，上马提铜，独自一个跑下山来。正叫做：

壮士一身已许国，此行那计吉和凶？

双铜匹马番营过，粘罕应教吃一惊。

毕竟不知牛皋此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解军粮英雄归宋室 下战书福将进金营

诗曰：

三尺龙泉吐赤光，英雄万载姓名芳。

男儿要遂封侯志，烈烈轰轰做一场。

却说牛皋一马跑到粘罕营前，大叫一声：“快些让路！好等老爷去催粮。”就舞动双铜，踹进营来，逢人便打。众番兵见他来得凶，慌忙报知粘罕道：“山上有个黑炭团杀进营来了。”粘罕大怒，拿了溜金棍上马来迎。刚刚碰着牛皋，被牛皋一连七八铜，粘罕招架不住，往斜刺里败走。却被牛皋冲出后营，到相州去了。粘罕回帐，叫小番收拾尸首，整顿营盘。一面再差人去催趲各位王兄王弟，速到牛头山来，围住他君臣再处。

且说岳元帅这日升帐，忽有探军来报：“山下有一枝番兵下寨。”不多时，探子又来报：“又有一枝番兵下寨。”一连报了四五次。元帅想：“牛皋虽已踹出番营，那粮草怎能上得山来？”心下十分愁闷。

再说牛皋踹破番营，昼夜兼行，到了相州，一直到了节度使辕门下马，大声叫道：“快些通报！”就把那铜在鼓上扑通的一下，把那鼓竟打破了。传宣进内禀知，刘都院传令牛皋进见。牛皋来至大堂跪下道：“都爷快看文书！快看文书！”刘光世看了文书道：

“牛皋差了！限你四日，如今只才三日半，如何这般性急？且到耳房便饭。”牛皋道：“饭是自然要吃的。但粮草是要紧的，明早就要起身的吓！”刘爷道：“这是朝廷大事，岂敢迟延？”传令准备粮草。至二更时分，俱已端正，一面点兵三千护送。刘爷一夜不曾睡着。刚刚天亮，牛皋早已上堂来见都爷催促。刘爷道：“军粮俱已速备。有道表章，烦你带去。外有书一封，候你家元帅的。”牛皋收了表章书信，叩头辞别，上马便行。

这日正行之间，忽然大雨下来，要寻个地方躲雨。望见前面有一带红墙，必然是个庙宇，忙忙催动粮车。赶到红墙边一望，不是庙宇，却是一座王殿。牛皋也不管他三七二十一，命众军士把粮车推进殿内躲雨。

却说这殿乃是汝南王郑恩之后郑怀的赐第。那郑怀生得身长丈二，使一条酒杯口粗的铁棍，力大无比，善于步战。当时有家将进内报说：“不知何处军马，推着许多粮车，在殿上喧哗糟踢，特来报知。”郑怀道：“那有这样事！先王御赐的地方，那个敢来糟踢！”便提了大棍走到殿前，大喝道：“何处野贼，敢来这里讨野火吃？”牛皋见来得凶，只道是抢粮的，不问情由，举铜就打，郑怀抡棍招架。不上四五个回合，被郑怀拦开铜，只一把，把牛皋擒住。走进里边厅上，叫家人绑了，推至面前，喝道：“你是何方草寇，敢来糟踢王殿？”牛皋大喝道：“该死的狗囚！你眼又不瞎，不见粮车上的旗号么？我叫牛皋，奉岳元帅将令，催粮上牛头山保驾，在此躲雨。你敢拿了我，可不该凌迟剐罪？”郑怀道：“原来是牛将军，你也该早说个明白。”慌忙来解了绑，扶牛皋中间坐了，请罪道：“小弟乃汝南王郑恩后裔，名唤郑怀。久慕将军大名，今日愿拜将军为兄，同上牛头山保驾立功，未知允

否？”牛皋道：“我本是不肯的，见你本事也好，还有些情重的，且收你为弟罢。只是肚中饥了，且收拾些酒饭来我吃了，好同你去。”郑怀道：“这个自然。”就同牛皋对天结拜为弟兄。吩咐家人整備酒饭，杀了两头牛，抬出十来坛酒，到殿上犒赏三军。郑怀一面收拾行李，吃完酒饭、就同了牛皋起身。

说话的，那牛皋来时是连夜走的，故此来得快。此时回去有了粮车，须要昼行夜住，那能就到。这日行至一座山边，忽听得一棒锣声，拥出五六百喽罗。为首一员少年，身骑白马，手提银枪，白袍银甲，头戴银盔，口中大叫：“会事的留下粮车，放你过去！”牛皋大怒，方欲出马，郑怀道：“不劳哥哥动手，等小弟去拿这厮来。”提棍上前便打。那英雄抡枪就刺。大战三十多合，不分胜负。牛皋暗想：“我与郑怀战不上四五合，被他拿了。他两个战了三十多合，尚无胜败，好个对手！”就拍马上前，叫道：“你们且住手，我有话说。”郑怀架住了枪道：“住着！俺哥哥有话讲，讲了再战。”那将收了枪道：“你有何话，快快说来。”牛皋道：“俺非别人，乃岳元帅的好友牛皋。我看你年纪虽小，武艺倒好。目今用人之际，何不归顺朝廷，改邪归正，岂不胜如在这里做强盗？”那将听了道：“原来是牛将军，何不早说！”遂弃枪下马道：“将军若不见弃，愿拜为兄，同往岳元帅麾下效用。”牛皋道：“这才是个好汉！但不知你姓甚名谁？”那将道：“小弟乃东正王之后，姓张名奎，因见朝廷奸臣乱国，故尔不愿为官，在此落草。”牛皋道：“既然如此，军粮紧急，速即收拾同行。”张奎就请牛、郑二人上山，结为兄弟。一面整備酒席，一面收拾粮草合兵同行。

又一日，来到一个地方，军士报说：“前面有四五千人马，扎

住营盘，不知是何处兵马，特来报知。”牛皋吩咐也扎住了营头，差人探听。不一时军士来报：“有一将在营前，声声要老爷送粮草。”牛皋大怒，同了郑怀、张奎出营。看那后生生得身長八尺，头戴金盔，身穿金甲，坐下青鬃马，手提一杆鍤金虎头枪，见了牛皋便喝道：“你可就是牛皋么？”牛皋道：“老爷便是。你是什么人？敢来阻我粮草？”那人道：“你休要问我，我只与你战三百合，就放你过去。”郑怀大怒，举棍向前便打。那将架开棍，一连几枪，杀得郑怀浑身是汗，气喘吁吁。张奎把银枪一摆，上来助阵，两个战了二十余合。牛皋见二人招架不住，举双铜也上来助战。三个战一个，还不是那将的对手。正在慌忙，那将托地把马一拎，跳出圈子外，叫声：“且歇！”三人收住了兵器，只是气喘。那将下马道：“小将非别，乃开平王之后，姓高名宠。当年在红桃山保母，有番兵一枝往山西而来，被小弟枪挑了番将，杀败了番兵，夺得金盔金甲，金银财帛几车，留下至今。目下听见朝廷被困牛头山，奉母命前来保驾，今日幸得相会，特来献献武艺。”牛皋大喜，叫声：“好兄弟！你既有这般本事，就作我哥哥也好，何不早说！”当时就与高宠并了队伍，在营中结为兄弟，用了酒饭。高宠就在前头开路，牛皋同郑怀、张奎押后，催兵前进，望牛头山进发。

且说兀术大兵已到，粘罕接着，将张邦昌、王铎的事说了一遍。兀术道：“既是康王同岳南蛮在山上，某家只分兵困住在此山，绝了他的粮饷，怕不饿死？”遂分拨众狼主，四方八处扎住大营。六七十万大兵，团团围住牛头山，水泄不通。岳爷闻报，好不心焦！

且说牛皋等在路上非止一日，已到牛头山。高宠望见番营连

络十余里，便向牛皋道：“小弟在前冲开营盘，兄长保住粮草，一齐杀入。”牛皋便叫郑怀、张奎左右辅翼，自己押后。高宠一马当先，大叫：“高将军来喘营了！”拍马挺枪，冲入番营，远者枪挑，近者鞭打，如同砍瓜切菜一般，打开一条血路。左有张奎，右有郑怀，两条枪棍犹如双龙搅海。牛皋在后边舞动双铜，犹如猛虎搜山。那些番兵番将那里抵挡得住，大喊一声，四下里各自逃生。兀术忙差下四个元帅来，一个叫金花骨都，一个银花骨都，一个叫铜花骨都，一个叫铁花骨都，各使兵器上前迎战，被高宠一枪，一个翻下马去；第二枪，一个跌下地来；第三枪，一个送了命；再一枪，一个胸前添了一个窟窿。后边又来了一个黄脸番将，叫做金古录，使一条狼牙棒打来，被高宠望番将心窝里一枪戳透，一挑，把个尸首直抛向半天之内去了。吓得那番营中兵将个个无魂，人人落魄。更兼郑怀、张奎两条枪棍，牛皋一对铜，翻江搅海一般。杀得尸如山积，血流成河，冲开十几座营盘，往牛头山而去。兀术无奈，只得传令收拾尸首，整顿营寨。不提。

却说岳元帅正闷坐帐中，忽探子来报道：“金营内旗幡撩乱，喊杀连天，未知何故？”岳元帅道：“他见我们按兵不动，或是诱敌之计，可再去打听。”不一会，又有探子来报：“牛将军解粮已到荷叶岭下了。”岳元帅举手向天道：“真乃朝廷之福也！”

不一时，牛皋催趲粮车，上了荷叶岭，在平阳之地把三军扎住，对三位兄弟道：“待我先去报知元帅，就来迎见。”高宠道：“这个自然。”牛皋进营见过了元帅，将刘都爷本章并文书送上。岳爷道：“粮草亏你解上山来，乃是第一个大功劳！”吩咐上了功劳簿。牛皋道：“那里是我的功劳。亏得新收了三个兄弟：一个叫高宠，一个叫郑怀，一个叫张奎。他三个人本事高强，冲开血

路，保护粮草，方能上山。现在看守人马粮车，在岭上候令。”岳爷道：“既如此，快请相见。”牛皋出营来，同了三人进来，参见毕。岳爷立起身来道：“三位将军请起。”遂问三人家世，高宠等细细说明。

元帅道：“既是藩王后裔，待本帅奏过圣上封职便了。”遂命将粮草收贮，自引三人来至玉虚宫内，朝见了高宗，将三人前来保驾之事奏明。高宗问李纲道：“该封何职？”李纲奏道：“暂封他为统制，待太平之日，再袭祖职。”高宗依奏封职。三人一齐谢恩而退，一同元帅回营。牛皋上来禀道：“这三个兄弟，可与小将同住。”岳爷应允，就将他三人带来人马，分隶部下。金银财帛，送入后营，为劳军之用。专等择日开兵，与兀术打仗。当日无话。

到了次日，元帅升帐，众将站立两旁听令。元帅高声问道：“今粮草运到，金兵困住我兵在此，恐一朝粮尽，不能接济。必须与他大战一场，杀退了番兵，奉天子回京。不知那位将军，敢到金营去下战书？”话声未绝，早有牛皋上前道：“小将愿往。”元帅道：“你昨日杀了他许多兵将，是他的仇人，如何去得？”牛皋道：“除了我，再没有别人敢去的。”岳爷就叫张保：“替牛爷换了袍帽。”张保就与牛皋穿起冠带来。

牛皋冠带停当，就辞了元帅，竟自出营。岳爷不觉暗暗伤心，恐怕不得生还。又有一班弟兄俱来相送到半山，对牛皋道：“贤弟此去，须要小心！言语须要留意谨慎。”牛皋道：“众位哥哥，自古道：‘教的言语不会说，有钱难买自主张。’大丈夫随机应变，着什么忙？做兄弟的只有一事相托：承诸位兄弟结拜一场，倘或有些差池，只要看待这三个兄弟，犹如小弟一般，就足见盛情

了！”众弟兄听了，含泪答道：“一体之事，何劳嘱咐，但愿吉人天相！恕不远送了。”众将各自回山。正是：

銮輿万里困胡尘，勇士勤王不顾身。

自古疾风知劲草，由来板荡识忠臣。

且说牛皋独自一个下山，揩抹了泪痕道：“休要被番人看见，只道是我怕死了。”再把自己身上衣服看看，倒也好笑起来：“我如今这般打扮，好像那城隍庙里的判官了。”一马跑至番营前，平章看见喝道：“咦，这是牛南蛮，为何如此打扮？”牛皋道：“能文能武，方是男子汉。我今日来下战书，乃是宾主交接之事，自然要文绉绉的打扮。烦你通报通报。”平章不觉笑将起来，进帐禀道：“有牛南蛮来下战书。”兀术道：“叫他进来。”平章出营叫道：“狼主叫你进去。”牛皋道：“这狗头，‘请’字不放一个，‘叫’我进来，如此无礼！”遂下马，一直来至帐前。那些帐下之人见牛皋这副嘴脸、这般打扮，无不掩着口笑。

牛皋见了兀术道：“请下来见礼。”兀术大怒道：“某家是金朝太子，又是昌平王，你见了某家也该下个全礼，怎么反叫某家与你见礼？”牛皋道：“什么昌平王！我也曾做过公道大王。我今上奉天子圣旨，下奉元帅将令，来到此处下书。古人云：‘上邦卿相，即是下国诸侯；上邦士子，乃是下国大夫。’我乃堂堂天子使臣，礼该宾主相见，怎么肯屈膝于你？我牛皋岂是贪生怕死之徒、畏箭避刀之辈？若怕杀，也不敢来了。”兀术道：“这等说，倒是某家不是了。看你不出，倒是个不怕死的好汉，某家就下来与你见礼。”牛皋道：“好吓！这才算个英雄！下次和你在战场上，要多战几合了。”兀术道：“牛将军，某家有礼。”牛皋道：“狼主，末将也有礼了。”兀术道：“将军到此何干？”牛皋道：“奉元帅将

令，特来下战书。”兀术接过看了，遂在后批着“三日后决战”，付与牛皋。牛皋道：“我是难得来的，也该请我一请！”兀术道：“该的，该的。”遂叫平章同牛皋到左营吃酒饭。

牛皋吃得大醉出来，谢了兀术，出营上马，转身回牛头山来。到了山上，众人看见大喜，俱来迎接，说道：“牛兄弟辛苦了！”牛皋道：“也没有甚么辛苦。承他请我吃酒饭，饭都吃不下，只喝了几杯寡酒。”来到大营，军士上报知元帅。元帅大喜，吩咐传进。牛皋进帐，见了元帅，将原书呈上。元帅叫军政司记了牛皋功劳，回营将息。

次日元帅升帐，众将参见已毕。元帅唤过王贵来道：“本帅有令箭一枝，着你往番营去拿一口猪来，候本帅祭旗用。”王贵得令，上马下山而去。元帅又将令箭一枝，唤过牛皋道：“你也领令到番营去拿一口羊来，候本帅祭旗用。”牛皋也领令而去。正叫做：

天子三宣恩似海，将军一令重如山。

毕竟不知王贵、牛皋怎生进得番营，去拿他的猪羊，且所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祭帅旗奸臣代畜 挑华车勇士遭殃

诗曰：

报应休争早与迟，天公暗里有支持。

不信但看奸巧誓，一做羊来一变猪。

却说王贵领令下山，暗想：“这个差使却难！那番营中有猪，也不肯卖与我。若是去抢，他六七十万人马，那里晓得他的猪藏在那里？不要管他，我只捉个番兵上去，权当个猪缴令，看是如何。”想定了主意，一马来至营前，也不言语，两手摇刀，冲进营中。那小番出其不意，被他一手捞翻一个，挟在腰间，拍马出营，上荷叶岭来。恰好遇着牛皋下山，看见王贵捉了一个番兵回来，牛皋暗想：“吓！原来番兵当得猪的，难道就当不得羊？且不要被他得了头功，待我割去他的猪头。”遂拔剑在手，迎上来道：“王哥，你来得快吓！”王贵道：“正是。”两个说话之间，两马恰是交肩而过，牛皋轻轻把剑在小番颈上一割，头已落地。王贵还不得知，来到山上。诸葛英见了，便道：“三兄，为何拿这没头人来做什么？”王贵回头一看道：“呀！这个头被牛皋割去了。”就将尸首一丢，回马复下山来。

行至半路，只见牛皋也捉了一个小番来了。那牛皋看见王贵，就勒住马，闪在旁边，叫声：“王哥请便。”王贵道：“世上

也没有你这样狠心的人！你先要立功，怎么把我拿的人割了头去？”牛皋道：“原是小弟不是。王哥，把这一功让了我罢！”王贵拍马竟去。牛皋来至大营前，叫家将：“把这羊绑了。”牛皋进帐禀道：“奉令拿得一腔羊缴令。”元帅吩咐将羊收了。牛皋道：“这羊是会说话的。”元帅道：“不必多言。”牛皋暗暗好笑，出营去了。

再说王贵复至番营叫道：“再拿一口猪来！”抡刀冲进营去，小番围将上来厮杀。王贵勾开兵器，又早捞了一个。粘罕闻报，拿了溜金棍上马，领众赶来，王贵已上了荷叶岭去了，那里追得着。王贵到了大营门首，将番兵绑了，进帐来见元帅道：“末将奉令拿得一猪在此缴令。”元帅叫张保收了猪，上了二人的功劳。

次日，元帅请圣驾至营祭旗。众大臣一齐保驾，离了玉虚宫，来上大营。元帅跪接进营。将小番杀了，当做猪羊，祭旗已毕，元帅奏：“请圣驾明日上台，观看臣与兀术交战。请王元帅报功，李太师上功劳簿。”天子准奏。众大臣保驾回玉虚宫，不表。

再说兀术在营中对军师道：“岳飞叫人下山，拿我营中兵去当作福礼祭旗，可恨可恼！我如今也差人去拿他两个南蛮来祭旗，方泄我恨。”军师道：“不可。若是能到他山上去拿得人来，这座山已抢了。请狼主免降此旨罢。”兀术想道：“军师此言，亦甚有理。这山如何上去得？我想张邦昌、王铎两人要他何用？不如将他当作福礼罢。”遂传令将二人拿下。一面准备猪羊祭礼，邀请各位王兄王弟，同了军师、参谋、左右丞相、大小元帅、众平章等一同祭旗。将张、王二人杀了，请众人同吃利市酒。他二人当初在武场对天立誓道：“如若欺君，日后在番邦变作猪羊。”不意今日有此果报。

那兀术祭过了旗，正同众将在牛皮帐中吃酒，小番来报道：“元帅哈铁龙送‘铁华车’至营。”兀术遂传令，叫他带领本部军兵，在西南方上埋伏。哈元帅得令而去。

次日，兀术自引大队人马，来至山前搦战。岳元帅调拨各将紧守要路，多设擂木炮石。张奎专管战阵儿郎。郑怀单管鸣金士卒。高宠掌着三军司令的大旗。自己坐马提枪，只带马前张保、马后王横两个下山，来与兀术交兵。只见金阵内旗门开处，兀术出马，叫声：“岳飞，如今天下山东、山西、湖广、江西皆属某家所管。尔君臣兵不满十余万，今被某家困住此山，量尔粮草不足，如釜中之鱼。何不将康王献出，归顺某家，不失封王之位。你意下如何？”岳元帅大喝道：“兀术，你等不识人伦：囚天子于沙漠，追吾主于湖广。本帅兵虽少而将勇，若不杀尽尔等，誓不回师！”大吼一声，走马上前，举枪便刺。兀术大怒，提起金雀斧，大战有十数回合。那四面八方的番兵，呐喊连天，俱来抢牛头山。当有众将各路敌住。岳元帅记念有康王在山，恐惊了驾，勾开斧，虚晃一枪，转马回山去了。那张奎见元帅回山，即便鸣金收军。

不道那高宠想道：“元帅与兀术交战、没有几个回合，为何即便回山？必是这个兀术武艺高强，待我去试试，看是如何？”便对张奎道：“张哥，代我把这旗掌一掌。”张奎拿旗在手，高宠上马抡枪，往旁边下山来。兀术正冲上山来，劈头撞见。高宠劈面一枪，兀术抬斧招架。谁知枪重招架不住，把头一低，被高宠把枪一拎，发断冠坠，吓得兀术魂不附体，回马就走。高宠大喝一声，随后赶来，撞过番营。这一杆碗口粗的枪，带挑带打，那些番兵番将，人亡马倒，死者不计其数。那高宠杀得高兴，进东营，

出西营，如入无人之境，直杀得番兵叫苦连天，悲声震地。看看杀到下午，一马冲出番营。

正要回山，望见西南角上有座番营，高宠想道：“此处必是屯粮之所。常言道：‘粮乃兵家之性命。’我不如就便去放把火，烧他娘个干净，绝了他的命根，岂不为美。”便拍马抡枪，来到番营，挺着枪冲将进去。小番慌忙报知哈元帅。哈铁龙吩咐快把“铁华车”推来。众番兵得令，一片声响，把“铁华车”推来。高宠见了说道：“这是什么东西？”就把枪一挑，将一辆“铁华车”挑过头去。后边接连着推来，高宠一连挑了十一辆。到得第十二辆，高宠又是一枪，谁知坐下那匹马力尽筋疲，口吐鲜血，蹲将下来，把高宠掀翻在地，早被“铁华车”碾得稀扁了。后人有诗吊之曰：

为国捐躯赴战场，丹心可并日争光。

华车未破身先丧，可惜将军马不良。

却说哈铁龙拿了尸首，来见兀术道：“这个南蛮连挑十一辆‘铁华车’，真是楚霸王重生，好生厉害！”兀术吩咐哈元帅再去整备“铁华车”，叫小番在营门口立一高竿，将高宠尸首吊起。

此时岳爷正同众将在山前打听高宠下落，忽见番营门首，吊起一个尸首来。牛皋远远望见，叫声：“不好了！”就拍马冲下山去。那岳爷此时也不能禁止，忙令张立、张用、张保、王横四人飞步下山，再命何元庆、余化龙、董先、张宪速去救应。众将得令，一齐下山。

且说牛皋一马跑至营前，有小番上来挡路，被他把镗一扫一挥，那些小番好像西瓜般的滚去。直至高竿前，拔出剑来只一剑，将绳割断。那尸首坠下地来，牛皋抱住一看，大叫一声，翻身跌

落马下。那些番兵见了，正待上前拿捉，却得张宪等四员马将、张立等四员步将一齐赶来，杀退番兵。张立、张用前后护持，王横扶牛皋上马，张保将高宠尸首驮在背上，转身就走。又有几个平章晓得了，领着番兵追来，被何元庆、余化龙二人回马大杀一阵，锤打枪挑，伤了许多人马，番兵不敢追赶。众将一齐上了牛头山。

那兀术得报，领人马飞风赶来，这里已经上山了。兀术只得回马转去，自忖：“这些南蛮，有这等大胆，又果然义气，反伤了某家两员将官，杀了许多兵卒。”只得叫小番收拾杀伤尸首，紧守营门，不表。

再说众将将牛皋救得上山，牛皋大哭不止，连晕几次。人人泪落，个个心伤。高宗传下圣旨：“高将军为国亡身，将朕衣冠包裹尸首，权埋在此，等太平时送回安葬。”岳元帅又命汤怀住在牛皋帐中，早晚劝他不要过于苦楚。汤怀领令，自此就在牛皋帐中同住，不提。

却说兀术一日在帐中呆坐思想，忽然把案一拍，叫声：“好厉害！”军师忙问：“狼主，有何事厉害？”兀术道：“某家在这里想前日被高宠一枪，险些丧了性命，有本事连挑我十一辆‘铁华车’，岂不厉害！”军师道：“任他厉害，也做了个扁人。臣今已想有一计捉拿岳南蛮，不知狼主要活的、还是要死的？”兀术听了此言，不觉心中不然起来，脸色一变，说道：“军师，你在那里说梦话么？前日某家要拿他两个小卒来当福利，你说：‘若能拿得他的人来，久已抢了牛头山了。’两个小卒尚不能拿他，今日怎么说出这等大话来，岂不是做梦？”哈迷蚩道：“凡事不可执一而论。要上山去拿小卒。实是烦难；要拿岳南蛮，臣却有一计，

任那岳南蛮有通天本事，生死俱在吾手中。”兀术忙问：“军师，有何计拿得岳南蛮？”

哈迷蚩不慌不忙，伸两个指头。说出这个计来，有分教：少年英俊，初显出峥嵘头角；几千番卒，似群羊入虎口中。正是：茅庐已定三分鼎，助汉先施六出奇。

不知哈迷蚩有何计拿捉岳元帅，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杀番兵岳云保家属 赠赤兔关铃结义兄

诗曰：

年少英风远近扬，凌云壮气傲秋霜。

人中俊杰非无种，世上英豪自有光。

话说兀术对军师道：“怎么要拿他两个小卒不能得，拿岳南蛮倒容易？”军师道：“他山上把守得铁桶一般，我兵如何得上去，故此拿他不得一个小卒。臣今打听得岳飞侍母最孝。他的母亲姚氏并家小，现今住在汤阴。目下我们在此相持，他决不提防。我今出其不意，悄悄的引兵去，将他的家属拿来。那时叫他知道，不怕他不来投降，岂不是活的？若要死的，将他一门尽行送往本国，他必然忧苦而死。岂不是生死出在我手中？”兀术闻言大喜，随差元帅薛礼花豹同牙将张兆奴领兵五千，扮作勤王样子，暗暗渡过黄河，星夜前往汤阴，不许伤他家口，要一个个活捉回话。薛礼花豹领令，悄悄起身，望汤阴而来。

再说岳爷府中，已收拾得十分齐整，家中有一二百口吃用。大公子岳云，年已长成十二岁，出落得一表人材，威风凛凛。太太先前也曾请个饱学先生教他读书，无奈这岳云本是个再来人，天资聪敏，先生提了一句，他倒晓得了十句，差不多先生反被学生难倒了，只得见了太夫人说：“小子才疏学浅，做不得他的业

师，只好另请高才。”辞别去他。一连请了几个都是如此，所以无人敢就此馆。岳云独自一个在书房中，将岳爷的课程细细翻阅，那些兵书战策件件熟谙。他原是将门之子，膂力过人，终日使枪弄棍。叫家将置了一副齐整盔甲，家中自有弓箭枪马，常常带了家将，到郊外打围取乐。有时同了家将到教场中，看刘都院操兵。太太爱如珍宝，李夫人也禁他不得。

忽一日天气炎热，瞒了两位夫人，带了两个家将，私自骑马出门，向城外河边柳阴深处去顽耍了一会。不道天上忽然云兴雾起，雷电交加，家将叫声：“公子，大雨来了，那里去躲一躲才好！”四下一望，并无人家，那雨又倾盆的下将起来。公子无奈，只得把马加上一鞭，冒雨走了一二里，方见一座古庙。四个人赶到一看，却是个坍塌冷庙。忙忙的到殿上，公子下了马，拴在柱上。幸亏得俱是单衣，浑身湿透，各会脱下来，搭在破栏干上晾着。仰着头看那天上的雨越下越大了。两个家将呆呆的望着。

那岳云就去拜台上坐下，不一会，身子觉得困倦，就倒在拜台上蒙胧的睡去。忽听得后边喊杀之声，岳云暗想：“这荒郊野外，那里有此声？”随即起身走到后边一看，原来是一片大空地。上边设着公案，坐着一位将军，生得青脸红须，十分威武；两边站着一二十个将吏，看下边二人舞锤。岳云就挨身近前观看，但看那两个将官，果然使得好锤。但见：

前后进退，齐肋平腰按定；左顾右盼，盘头护顶防身。落地金光滚地打，漫天闪电盖天灵。搜山势，两轮皓月；煎海法，赶月追星。童子抱心分进退，金钱落地看高低，花一团，祥云瑞彩；锦一簇，纹理纵横。转折俯仰，舞动三十六路小结构；高低上下，使开七十二变

大翻身。真个是：凛凛飞霜遮白雪，飕飕急雨洒寒冰。

岳云看到好处，止不住失声喝彩：“果然使得好锤！真个是人间少有，天上无双！”赞声未绝，那位青脸将军喝声：“谁人在此窥探，与我拿来！”岳云听见，便慌忙上前一揖，禀道：“晚生非别，乃岳飞之子，名唤岳云，因避雨至此。因见锤法高妙，不觉失口，惊动将军，望乞恕罪！”那将军道：“原来你是岳飞之子。也罢，你既爱武艺，我就将这锤法传你，何如？”岳云道：“若蒙教训，感德不忘！”那位将军就叫一声：“雷将军，可将双锤传与岳云，使他日后建功立业。”那位将军就应了一声走下来，将一对银锤前三、后四、左五、右六，教岳云照式也舞一回，岳云一霎时觉道前时会的一般。正使得高兴，只听得耳跟前叫道：“天晴了，公子快回城去罢！”岳云猛然惊醒，开眼看时，身子却在拜台上睡着，原来是一个大梦。家将道：“雨已止了，趁早回城去罢！”岳云立起身来，将神厨帐幔揭起一看，但见上边坐着一位神道，青脸红须，牌位上写着“敕封东平王睢阳张公之位”。旁边塑着两位将官，一边写着“雷万春将军位”，一边写着“南霁将军位”，恰与梦中所见的一般。岳云便向神前拜了两拜，暗暗许下愿心：“将来修整庙宇，重塑金身。”拜罢下来，将湿衣交家将一总收拾。赤身下殿上马，出了庙门，飞马回转城中，进了帅府，自到书房中去。

却说岳云次日即命家将打造两柄银锤。家将领命，叫匠人打了一对三十斤重的。岳云嫌轻，重教打造，直换到八十二斤方才称手。天天私自习练。又对李夫人说，曾许下东平王庙的心愿，向母亲要了一二百两银子，叫家将去把庙宇法身收拾得齐齐整

整。

光阴易过，不觉又是一年过了，岳云已是十三岁。那日在后堂参见太太请安，太太道：“岳云，你这样长成了，一些世事都不晓得。你父亲像你这样年纪，不知干了多少事业！那刘都爷几次差人来问候，你也不去谢谢。”岳云道：“太太不叫孙儿去，孙儿怎敢专主？待孙儿今日就去便了。”遂辞了太太，到他母亲房中来，与母亲说知。带了四个家将，出门上马前行，心下暗想：“我正要去问都爷，我的父亲在那里，我好去帮他。”

主仆五人进了城，到得辕门，与旗牌说知。旗牌进去禀知，刘都爷吩咐请进相见。公子直进后堂参拜。刘光世双手扶起命坐。岳云告过了坐，然后坐下。用茶已毕，公子道：“奉祖母之命，特来请老大人的金安。”刘爷道：“多谢老太太。公子回府，与我多拜上太太，说我另日再来问候。”公子道：“不敢！晚侄请问老大人，家父近日在于何处？”都爷想道：“岳太太曾嘱咐不要对他说知，不知何故？”就随口答道：“自从进京，并无信来，不知差往那里出征，又不知随驾在京。且待得了实信，再来报知。”公子遂谢了都爷，告辞出来。刘爷说：“恕不送了。”叫家丁：“送了公子出去。”公子道声：“不敢。”

出了后堂，一直来到仪门首，听得家将说：“这面鼓破了，也该换一面。你家老爷怎这样做人家！”门上人道：“你不晓得，这是你家老爷在牛头山保驾，差牛将军来催粮，牛将军是个性急的人，恐误了限期，将鞭来击鼓，被他打破。我家大老爷不肯换，要留此故迹，使人晓得你家老爷赤心为国的意思。”两个正说之间，岳云听得明白，只做不知。出了仪门，家将接着，上马出城，一路回府。

到了门首，下马进来，见太太复命。大太便问：“都爷没甚话说么？”岳云道：“不要说起，倒被他埋怨了一场，说‘你爹爹在牛头山保驾，与兀术交兵；你为何不去帮助，反在家中快乐？’”太太道：“胡说，快到书房中去！”太太喝退了岳云，便对李夫人道：“刘都爷不该对孙儿说知便好。他今得知此信，须要防他私自逃去。”夫人道：“媳妇领命，提防他便了。”当日过了。

到了次日，忽见家将慌慌张张来报道：“不好了！有无数番兵来捉我们家属，离此不远了！”吓得太太惊慌失措，李夫人面面相觑，无计可施。众家人正在七张八嘴，没做理会处，只见岳云走将进来，叫声：“太太、母亲，不要惊慌！闻得番兵只有三五千人马，怕他怎的？待孙儿出去杀他个尽绝。”太太道：“孙儿不知世事。你这等小小年纪，如何说出这样大话来！”岳云道：“且看，若是孙儿杀不过他，再与太太逃走未迟。”就连忙披了衣甲，提了双锤，带了一百多名家将，坐上战马，出了帅府门，一路迎来。

不到二三里路，正遇番兵到来。岳云大喝一声：“你们可是到岳家庄去的么？我小将军在此，快叫你那为头的出来受死！”小番转身报与元帅道：“前面有一小南蛮挡路。”薛礼花豹听了，遂提了大刀，走马上前，大喝道：“小南蛮是何人？敢挡某家的路？”公子道：“番奴听者，我小将军乃是岳元帅的大公子岳云是也。你为何辛辛苦苦的，赶到这里来送死！”薛礼花豹道：“我奉狼主之命，正要来拿你。”岳云道：“且吃我一锤！”一面话还未说完，举起锤来，照着番将顶门上一锤。那番将明欺岳云是个小孩子家，不提防他手快，措手不及，早被岳云打下马来。张兆奴吃了一惊，提起宣花月斧来砍岳云。岳云一锤裹开斧，还一锤打来，

张兆奴招架不及，一个天灵盖打得粉碎，死于马下。那些番兵见主帅死了，就拨转身逃走。岳云抡起双锤赶上来，打死无数。适值刘节度闻得金兵来捉岳元帅的家属。连忙点起兵卒，前来救应。恰好遇着番兵败下来，大杀一阵，把那些番兵杀得尽绝，不曾走了一个。刘都院与公子同到岳府来见老太太问安。那地方官属晓得了，都来请候，公子一一谢了。各官俱各辞去。

岳云便向太太说：“孙儿要往牛头山去帮助爹爹，求太太放孙儿前去。”太太道：“且再停几日，待我整备行装，叫家将同你去便了。”岳云辞了太太，回到书房，想道：“急惊风撞着慢郎中！既知了牛头山围困甚急，星夜赶去才是，怎说迟几日？恐怕是骗我，我不如单身匹马赶去，岂不是好？”主意定了，竟写了一封书，到了黄昏以后，悄悄的叫随身小厮，将书去呈与太太看。却自开了大门，提锤上马，一溜烟竟自去了。

这里守门的不敢违拗，连忙进去报知太太。太太一见了书，慌忙的差下四五个家丁，分头追赶，已不知那里去了。只得再着人带了盘缠行李，望牛头山一路追去，不表。

且说岳云一路问信，走了四日四夜，到了牛头山。但见一片荒山，四面平阳，都是青草，并不见有半个兵马，心中暗想道：“难道番兵都被爹爹杀完了？”正在疑惑，忽听得山上叮叮当当，樵夫伐木之声。公子跑马上前，叫一声：“樵哥，这里可是牛头山么？”樵夫回答道：“此间正是牛头山，小将军要往何处去？”公子道：“既是牛头山，那些番兵往何处去了？”那樵夫笑道：“小将军你走差了路头了！这里乃是山东牛头山，那有番兵的是湖广牛头山，差得多了！”公子道：“我如今要往湖广去，请问打从那一条路去近些？”樵夫道：“你转往相州，到湖广这条大路去极好

走。若要贪近，打从这里小路抄去近得好几天。只是山径丛杂难走些。”公子谢了樵夫，拍马竟往小路走去。

走不上十来里路，那马打了一个前失，公子把丝缰一提，往后一看道：“我的马落了膘了！要到湖广去不知有多少路，这便怎么处！”正想之间，听得马嘶声响，回头一看，只见树林中拴着一匹马，浑身火炭一般，鞍辔俱全。岳云失声道：“好一匹良马！”又看看四下无人：“不如换了他的罢？”

正想要上前去换，忽听得山冈上喝道：“孽畜还不走！”公子抬头看时，见一个小厮年纪十二三岁，在那冈上拖一只老虎的尾巴，喝那虎走。公子想道：“这个人大起来，定然是个好汉。这匹马想必是他的了，待我来耍他一耍。”便望着冈子上高声叫道：“呔！小孩子，这个虎是我们养熟了顽的，休要伤了他，快些送来还我！”那小孩子听了，心中暗想：“怪道今日擒这个虎恁般容易，原来是他养熟的。”便道：“既是你们的，就还了你。”遂一手抓着虎颈，一手扑着虎腿，望冈子下攒将下来。不道使得力猛，扑的一声丢下冈来，那虎早已跌死了。公子想道：“真个好力气！”就下马来道：“我的虎被你攒死了，快赔我一只活的来。”就把那死虎提起来，望着冈子上攒将上去。那孩子心中也想道：“他的力气比我更大。”遂双手提着死虎，走下冈来，对公子道：“你改日来，等我拿一个活的赔你罢。”公子道：“这虎是我家养的。你就拿着了，也是死的，要他何用？”孩子道：“如今已攒死了，你待要怎的？”公子道：“也罢，你把这匹马赔了我罢。”那孩子听了，微微笑道：“呆子！古人说的‘关门养虎，虎大伤人’。这个东西如何养得熟的？你原来是想我这匹马，来哄我的！”便在青草内去拿出一口青龙偃月刀来，跳上马，叫声：“你且来与我比

比手段看，若胜得我这把刀，我就把这马送你；若胜不得我，你直走你的路，休要妄想。”公子道：“既如此，好汉子说话不要放赖。”孩子说：“不赖，不赖。”

岳云听了，提锤上马。两人直在山坡之下，各显手段，战了四五十合，未分胜负。公子暗想：“这样一个孩子，战他不过，怎么到得百万军中去？”两人直战到晚。那小厮道：“住着！我对你说，天色晚了，我要回去吃饭了，明日再来与你比武罢。”公子道：“你明日倘然不来，我倒等你不成？你若要去，须把马留下做个当头，方许你去。”小厮道：“你只是想我的马。也罢，我把这口刀留在你处，明日来与你定个胜败。”竟将刀递与公子，拍马而去。

岳公子见天色已晚，无处投宿，只得就在林中过夜。到了更深，身上觉得有些寒冷，公子就把死虎扯过来抱在怀中，竟朦胧的睡去。

再说这前头庄上，有一位员外，带了庄丁，挑了一担东西，掌着灯火，正往前行。一个庄丁说道：“不好了！有个老虎在林子内吃人哩！”员外拿灯近前一看，原来这个人是抱着虎睡的。员外叫声：“小客官醒来！”岳公子被员外叫醒，开了眼，坐起来问道：“老丈何来？”员外道：“这里岂是睡觉的所在？那里来的死虎，你抱着他睡？倘再走出一个活虎来，岂不伤了性命么！”公子道：“不瞒老丈说，晚生要往牛头山去，遇着一位小英雄与我比武，杀了一日，未分胜负，约定明日再来，故此在这里候他。”员外道：“你也呆了！倘他明日不来，岂不误了你的路程？公子道：“他将刀放在此做当头，一定来的。”员外道：“刀在那里？”公子道：“这不是？”员外一看，原来是自己外甥的，遂问道：

“足下尊姓大名？居住何处？”公子道：“汤阴县岳飞就是家父，晚生名唤岳云。”员外听了，道：“原来是位公子，得罪得罪！且请到寒庄过夜，明日再作商量罢。”岳云道：“只是惊动不当！”就提了刀锤，带了马，跟着员外到了庄上。

在中堂见礼毕，员外吩咐备酒款待。公子请问老丈尊姓大名，员外道：“老汉姓陈名葵。日间比武的，就是舍甥。”叫庄丁：“请大爷出来，与公子相见。”公子道：“这位小哥果然好刀法，必然是老丈传授的了。”员外道：“此子名唤关铃。他的父亲原是梁山泊上好汉，叫做大刀关胜。这刀法是家姊丈传我，我又传他的。”正说之间，关铃走将出来，见了便道：“舅舅不要睬他，他是拐子，想要拐我马的呀。”员外便道：“胡说！我与你说了，这位少爷就是我常日间和你说的汤阴县岳元帅的大公子岳云。还不快来见礼！”关铃道：“你果然是岳公子，何不早说！我就把这匹马送你了，何苦战这一日？”岳云道：“若不是小弟赖兄这个死虎，怎能领教得小哥这等好刀法！”两个不觉大笑起来。见过了礼，重新入席饮酒。

谈讲了一会，岳云对着员外道：“晚生意欲与令甥结为异姓兄弟，但不知老丈容否？”员外道：“公子是贵人，怎好高攀？”公子道：“老丈何出此言？”立起身出位来，扯着关铃对天拜了八拜。关铃年只十二，遂认岳云为兄。两个回身，又拜了员外，员外回了半礼。再坐饮酒，当夜尽欢而散。员外叫庄丁收拾房间，关铃遂陪岳云同宿。到了次日，员外细细写了牛头山的路程图，又取出金银赠与岳云作盘费，对公子道：“待等舍甥再长两年，就到令尊帐下效力，望乞提携。”公子称谢不尽，关铃将赤兔马牵出来赠与岳云。公子拜辞了员外。关铃不舍，又相送了一程，方才

分手回庄。

且说岳云拍马回鞭，上路而行。到了下午，来到一个地方，团团一带俱是山冈，树木丛杂。正在难走之间，那马踏着陷坑，哄咙的一声，连人带马跌在坑内。两边铜铃一响，树林内伸出几把挠钩，来搭公子。正是：

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川被犬欺。

不知岳公子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巩家庄岳云聘妇 牛头山张宪救主

诗曰：

从来好事岂人谋，女貌郎才自好逑。

千里良缘成佳耦，两心相得愿相酬。

却说岳公子跌落陷坑，两边伸出几把挠钩来捉公子。公子大吼了一声，那匹马就猛然一纵，跳出陷坑。公子舞动双锤，将挠钩打开，拍马便走。

列位看官，你道这班响马是谁？原来是刘豫第二个儿子刘猊，因打围逃出，在此落草。当日正坐在冈子上看那两边小喽罗张网，恰遇着岳公子跌入陷坑又被他逃脱，见了那匹赤兔马好不可爱，就上马提刀，带领喽罗赶将上来。

那岳公子离脱了山冈，一路而来。看看天色晚将下来，无处歇宿。又走了一程，望见一座大庄院，公子把马加上一鞭，赶到庄前，已是黄昏时分了。庄丁正出来关门，公子下马，向庄丁道：“我是过路的，因错过了宿头，欲求借宿一宵，望大哥方便！”庄丁道：“我家员外极是好说话的，但是此时已经安寝，不便通报。只好就在这旁边小房里将就暂歇，可好？但是没有铺盖。”公子道：“不妨。略坐坐，天明就行。只是这匹马怎么处？”庄丁道：“小客人，我家后头也有牲口，待我取些料来喂他就是。”公子再

三称谢不尽。当时公子就在小房内坐下。细细的请问庄丁。庄丁诉说：“这里是叫做巩家庄。主人巩致十分好客，小客人若早来时，必定相待。如今有屈了！”公子道声：“不敢。多蒙相留，已是极承盛意的了。”

按下岳公子在巩家庄借寓。且说那刘猊看上了岳公子的赤兔马，领着喽罗一路追来，不见了公子。看看天色已晚，便问道：“前面是那里了？”喽罗禀道：“是巩家庄了。”刘猊想道：“我久有此心，要抢他的女儿做个押寨夫人。如今顺便，不如打进庄去。”吩咐喽罗：“与我打进庄去！”当时庄丁忙报知庄主。庄主慌忙聚集庄丁，出庄与刘猊抵敌，那庄丁那能抵挡得住。正在危急，早惊动了耳房中的岳公子，手抡双锤，走将出来，大喝道：“强盗往那里走？”举锤就打。刘猊不曾提防，被公子这一锤，早已打死。众喽罗见头目已死，只得四散逃走。公子追上来，打死五六个喽罗。

那庄主巩致上前接着，同进庄来。到了堂上坐定，巩致道：“这位恩公，救我一门性命，望乞留名，他日好补报。”公子道：“我乃岳元帅的长子岳云便是。”巩致听见，连称“失敬”，吩咐家人忙备酒席相待，一面吩咐把那强盗的尸首收拾。那里边安人，偷看公子相貌非常，着人来请员外进去，说道：“我看这公子年纪尚幼，必定未有亲事。我意欲招他为婿，你道如何？”巩致道：“我出去将言语探他，便知分晓。”员外出来，对岳云道：“老妻说，若不是公子相救，一门性命难保，只是无可报恩。我夫妻只生一女，年方一十四岁，要送与公子成亲，万勿推却！”岳云道：“婚姻大事，必须禀告父母，方敢应允。”员外道：“只要公子一件信物为定。待禀过令尊令堂，然后迎娶何如？”公子便

在身进取出那十二文金太平钱来，奉上道：“此乃祖母与我小时带着压惊之物，即将此钱为定。日后太平时，再来迎娶便了。”另外收了金钱，当晚请进书房安歇了。至次日，公子别了员外，往牛头山而去，不提。

再说牛皋在山上，这一日乃是八月十五日，牛皋坐在帐中，回头见汤怀在旁，牛皋道：“汤二哥，我从今不哭了。”汤怀道：“贤弟不哭了，我就去回复元帅。”牛皋道：“二哥请便。”汤怀就辞了出来。牛皋吩咐家将收拾酒饭，今晚去做碗羹饭。牛皋叫几声：“兄弟啊，兄弟！”叫不答应，又大哭起来，哭个不止，一交竟晕倒在坟前了。

这日岳元帅同张保出来探看番营，直看到兀术营前，元帅道：“这许多番兵，怎保得主公下山？恐一朝粮尽，如何是好？”又看到西南上去，只见一派杀气迷天，元帅想道：“前日高宠死在番营，不知何物埋伏在彼。”看了一番，回转营中，身体有些不遂，走进后营，命张保：“你去各营要路口子上，叫他们今夜用心看守。”张保领命前去，吩咐各处守山将校，俱要用心保守，不提。

又说朝廷在玉虚宫内，正值中秋佳节，只有李纲在旁，面前摆着水酒素菜。天子道：“老卿家！想朕如此命苦，前被番人带往他国，幸亏崔卿传递血诏，逃过夹江，在金陵即位；又遭番兵追迫，若不亏五显灵官，怎能到得此地！不知几时方享太平也！”说罢，不觉流下泪来。李太师见天子悲伤，便奏道：“陛下还算恭喜的。苦了二位老主公，在北国坐井观天，吃的是牛肉，饮的是酪浆，也要挨日子过去哩！”那高宗听见太师说着那二帝，放声大哭起来。李纲再三劝不住，只得道：“陛下！古人道得好

‘人生几见月当头？’值此中秋佳节，且看看月色，以散闷怀如何？”天子道：“如此，老卿家同去更妙。”

李纲只得命内侍备了两匹马，保了高宗出玉虚宫来。到了灵官殿前，早有统制陶进等上来接驾道：“万岁爷何往？”天子道：“朕要下山看月色解闷。”陶进道：“臣奉将令守在此处，万岁爷若下山看月，元帅定要加臣之罪。”天子道：“不妨。若是元帅知道罪你，孤当与你说情。”陶进等只得送高宗、太师出了口子，往荷叶岭而来。有诸葛英等亦跪下阻挡。高宗道：“诸事孤家自有主意，决不妨事。”诸葛英无奈，只得放开档木说道：“太师爷，要保万岁速回，不可久留！”李太师点头应允。君臣二人走马下山，太师道：“陛下正好在这里看观番营。”高宗勒马观看营头。

岂知那番营中兀术看见月明如昼，遂同了军师出营来看月色，也到山下偷看此山何处可以上去得。正在指指点点，抬头观看，只听得上边有人说话响。兀术忙躲在黑影之中细听，原来是康王的声音，便对军师道：“上面乃是康王，待某家悄悄上去捉他。你可速回营去，发大兵来抢山。”哈迷蚩领命而去。

那高宗正在山上骂那兀术。兀术已悄悄走马上山来，大叫道：“王儿休要破口伤人，某家来也！”高宗、李纲听见了，吓得魂魄俱消，忙忙转马便跑。兀术随后追赶。那诸葛英等上边瞧见，连忙上前挡住兀术。又有小校急往元帅帐前击起鼓来，报说道：“不好了！圣驾私行荷叶岭下，兀术已赶上山来了！”

元帅大惊，忙唤备马。张保道：“张公子已骑了元帅的马去救驾了。”慌得元帅就步行出帐。不道那张宪因心忙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扯着元帅的马骑上去，泼喇喇跑下山来。看见诸葛英等俱被兀术战败，正在危急，张宪拍马上来，只一枪望兀术面上

刺来。兀术叫声“不好”，把头一侧，那一枪把他一只耳朵挑开。兀术惊慌，转马败下山来。张宪追赶下来。

再说岳元帅出营不多路，正遇着高宗，便道：“陛下受惊了！”又道：“老太师，你是朝廷手足，如何保陛下身入重地？此乃太师之过！”李纲道：“此我之罪也！”元帅请天子回转玉虚宫，不表。

再说张宪追赶那兀术，紧紧不放。兀术进了营盘，张宪踹进去，远者枪挑，近者鞭打，番将那里敌得住，直追得兀术往后营逃去。那张宪追杀了一会，直到二鼓时分，方转牛头山来报功，不提。

却说牛皋睡倒在高宠坟上，忽听见耳边叫一声：“牛大哥，快起身去立功！”牛皋忽然惊醒，蒙蒙胧胧起来，上马提铜，冲下山来。那些守山战将只道元帅令他下山的，故不通报。这牛皋杀进番营，小番报与兀术。兀术大怒道：“牛皋也来欺我？”遂起身上马，来战牛皋。牛皋一见心慌，又听见耳边叫声：“牛大哥，小弟在此帮你！”牛皋放心，勾开兀术的斧，一铜打来。兀术躲避不及，早被打中肩膀，回马败走。那些众番兵围将拢来，牛皋杀得两臂酸疼，汗如雨下。看看有些招架不住了，便高声叫道：“高兄弟，你再来助我一助！”众番兵听见笑道：“牛皋在那里说鬼话了，我们一齐上前去拿他。”这一来，顿把牛皋困住了。

不说牛皋被困在番营，存亡未卜。再讲岳云来至牛头山，望见番营连扎十数里。岳云道：“妙啊！还有这许多番兵在此，待我进去杀他一个干净。”便拍马摇锤，大喝一声：“岳云公子来踹营了！”举锤便打，番兵难以招架。小番急忙报与兀术。兀术大怒，提斧上马，来与岳云交战。兀术喝声：“看斧！”一斧砍来。

岳公子左手架开斧，右手举锤，照兀术面门一锤打来。兀术见锤打来，向后一退，那锤在他肚皮上一刮，兀术几乎落马，痛不可当，拍马往旁侧而走。公子也不来赶，只是打进番营来，如入无人之境，打得尸如山积，血流成川。打至前面，但见番兵正围住牛皋在那里厮杀。岳云手起锤落，打散番兵。牛皋看见，也不认得，举铜乱打。倒是公子高叫道：“牛叔父，不要动手！侄儿岳云在此！”牛皋方才定了，却问道：“你为何到此？”就同了岳云杀出番营，回山而去。

却说兀术这一夜吃了三次亏，本营中又被岳云打杀多少兵将，只得吩咐众将重整营头，收拾尸首，不提。

岳元帅在帐中聚集众将商议，只听得传宣官禀道：“牛将军在外候令。”岳爷：“令他进来。”牛皋进来跪下，禀道：“小将缴令。”元帅道：“你缴的是何令？”牛皋一想道：“我在高兄弟坟上睡着，不知怎样下山，杀进番营，得遇公子同归。并非差遣，有何令缴？”忙忙改口道：“小将因知侄儿杀到番营，故此下山救了侄儿上来，现在营门候令。”岳元帅方才得知是牛皋杀进番营大战而来，便道：“将军请起。”牛皋站立旁边。元帅传令叫岳云进来。公子领令来见父亲，跪下叩头。元帅忙叫他起来，令与众位叔父见过了礼，然后问道：“你不在家中读书用功，却到此为何？”岳云便将番将来捉家属、当即杀退之事禀知。岳元帅又问他一路上来的事，公子又将错走山东、相会关铃、打死刘猊、聘定巩氏之言，一一禀上。岳爷吩咐岳云在后营安歇。

到了次日，元帅升帐，众将参见已毕，站立两旁。元帅叫张保与公子收拾马匹，端正干粮。张保领令。元帅叫岳云听令：“为父的令你往金门镇傅总兵那边下文书，叫他即刻发兵调将来

破番兵，保圣驾回金陵。此乃要紧之事，限你日期，须得要小心前去！”

公子领令，接了文书，辞父出营。张保将文书包好，送与公子藏了。坐上赤兔马，手抡双银锤，下荷叶岭而来。心中想道：“我有要紧之事，须从粘罕营中杀出，方是正路。”主意已定，便催马到粘罕营前，手摆双锤，大喝道：“小将军来踹营了！”举锤便打，杀进番营。正是：

矢石敢当先，生死全不惧。

破虏在反掌，方显英雄气。

未知岳公子冲进番营胜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打碎免战牌岳公子犯令 挑死大王子韩彦直冲营

诗曰：

年少英雄胆气豪，腰悬橐髀臂乌号。

冲锋独斩单于首，腥血淋漓污宝刀。

话说岳云拍马下山，一直冲至粘罕营前，大喝一声：“小将军来踹营了！”摆动那双锤，犹如雪花乱舞，打进番营。小番慌忙报知粘罕，粘罕闻报，即提着生铜棍，腰系流星锤，上马来迎敌，正遇着公子，喝声：“小南蛮慢来！”捺下生铜棍，举起流星锤，一锤打去。岳云看得亲切，左手烂银锤当的一架，锤碰锤，真似流星赶月；右手一锤，正中粘罕左臂，粘罕叫声：“啊唷，不好！”负着痛，回马便走。公子也不去追赶，杀出番营，竟奔金门镇而来。

不一日，到了傅总兵衙门，旗牌通报进去，总兵即请公子到内堂相见。公子送过文书，总兵看了，便道：“屈留公子明日起身，待本镇一面各处调兵遣将，即日来保驾便了。”当夜无话。到了次日早堂，傅总兵先送公子起身，随即往校场整点人马。

忽听见营门喧嚷，军士禀道：“外面有一花子要进来观看，小的们拦他，他就乱打，故此喧嚷。”傅爷道：“拿他进来！”众军士将花子拿进跪下，傅爷低头观看，见他生得身材长大，相貌凶恶，便问：“你为何在营外嚷闹？”花子道：“小的怎敢嚷闹，指

望进来看看老爷定那个做先锋，军士不许小人进来，故此争论。”傅爷道：“你既然要进来看，必定也有些力气。”花子道：“力气却有些。”傅爷又问：“你既有些力气，可会些武艺么？”花子道：“武艺也略知一二。”傅爷就吩咐左右：“取我的大刀来与他使。”花子接刀在手，舞动如飞，刀法精通。傅爷看了，想道：“我这口大刀有五十余斤，他使动如风，却也好力气！”那花子把刀舞完道：“小人舞刀已完。”傅爷大喜，问道：“你叫甚名字？”那人道：“小人乃是平西王狄青之后，名叫狄雷。”傅光道：“本镇看你武艺高强，就命你做个先锋。待有功之日，另行升赏。”狄雷谢了傅爷。傅爷挑选人马已毕，择日起行，到牛头山救驾，不提。

且说那粘罕几乎被岳云伤了性命，败回帐中坐定，对众将说：“岳南蛮的儿子如此厉害，想必元帅薛礼花豹已被他伤了性命。”忽有小番道：“二殿下完颜金弹子到，在营外候令。”粘罕大喜，就唤进来，同来见兀术。完颜金弹子进帐，见了各位狼主。你道那殿下是谁？乃是粘罕第二个儿子，使两柄铁锤，有万夫不当之勇。金弹子道：“老王爷时常记念，为何不拿了那岳南蛮，捉了康王，早定中原？”兀术把岳飞兵将厉害、一时难擒的话说了一遍。金弹子道：“叔爷爷，今日尚早，待臣儿去拿了岳南蛮回来，再吃酒饭罢。”兀术心中暗想道：“他也不晓得岳飞兵将的厉害，且叫他去走走也好。”兀术就令殿下带兵去山前讨战。

山上军士报与元帅。元帅道：“谁敢迎敌？”牛皋应声道：“末将愿往。”元帅道：“须要小心！”牛皋上马提铜，奔下山来，大叫道：“番奴快通名来，功劳簿上好记你的名字。”金弹子道：“某乃金国二殿下完颜金弹子是也。”牛皋道：“那怕你铁弹子，也要打你做肉弹子。”举铜便打。那金弹子把锤架开铜，一连三四

锤，打得牛皋两臂酸麻，抵挡不住，叫声：“好家伙，赢不得你。”转身飞奔上山来。到帐前下马，见了元帅道：“这番奴是新来的，力大锤重，末将招架不住，败回缴令，多多有罪！”

只见探子禀道：“启上元帅，番将在山下讨战，说必要元帅亲自出马，请令定夺。”岳爷道：“吓！既然如此，待本帅去看看这小番，怎生样的厉害。”就出营上马，一班众将齐齐的保了元帅，来至半山里，观看那金弹子怎生模样。但见：

银铁盔，乌云荡漾；驼皮甲，砌就龙鳞。相貌稀奇，如同黑狮子摇头；身材雄壮，浑似狼狻猊摆尾。双锤舞动，错认李元霸重生。匹马咆哮，却像黑麒麟出现。

真个是：番邦产就“丧门煞”，中国初来“白虎神”。

那金弹子在山下，手抡双锤，大声喊叫，元帅道：“那位将军去会战？”只见余化龙道：“待末将去拿他。”元帅道：“须要小心！”余化龙一马冲下山来。金弹子道：“来的南蛮是谁？”余化龙答道：“我乃岳元帅麾下大将余化龙是也。”金弹子道：“不要走，照锤罢！”举锤便打，两马相交，战有十数个回合，余化龙战不过，只得败上山去。当时恼了董先，大怒道：“看末将去拿他！”拍马持铲，飞跑下山来，与金弹子相对。两边各通姓名，拍开战马，锤铲相交，斗有七八个回合。董先也招架不住，把铲虚摆一摆，飞马败上山去。旁边恼了何元庆，大怒道：“待末将去擒这小番来！”催开战马，提着斗大双锤，一马冲下山来。金弹子看见，大喝道：“来将通名！”何元庆道：“我乃岳元帅麾下统制何元庆便是，特来拿你这小番，不要走，照老爷的锤罢！”金弹子想道：“这个南蛮也是用锤的，与我一般兵器，试他一试看。”举锤相迎。锤来锤架，锤打锤当。但见：

战鼓齐鸣，三军呐喊，两马如游龙戏水，四锤似霹雳轰山。金弹子，拼命冲锋图社稷；何元庆，舍身苦战定华夷。宋朝将士，斫支支咬碎口中牙；金国平章，光油油睁圆眉下眼。你看那两员勇将，扬尘播土风云变。这时节一对英雄，搅海翻江华岳摇，真个是：将遇良材无胜败，棋逢敌手怎输赢？

二人大战有二十余个回合，何元庆力怯，抵挡不住，只得往山上败走。

番兵报与兀术，兀术大喜，心中想道：“这个王儿连败南蛮，不要力怯了，待他明日再战罢。”传令鸣金收兵。金弹子来至营前下马，进了牛皮帐，来见兀术道：“臣儿正要拿岳南蛮，王叔为何收兵？”兀术道：“恐王侄一路远来，鞍马劳顿，故令王侄回营安歇，明日再去拿他未迟。”金弹子谢了恩，兀术就留他饮酒。酒席之间，说起小南蛮岳云骁勇非常，金弹子道：“明日臣儿出阵去，决要拿他。”

再说岳元帅回营，传令各山口子上用心把守：“如今番营内有了这个小番奴，恐他上山来劫寨。”

到了次日，兀术命金弹子带兵至山前讨战。守山军士报与元帅，元帅命张宪领令下山，与金弹子会战。金弹子叫道：“来将通名！”张宪道：“我乃岳元帅麾下小将军张宪。奉元帅将令，特来拿你，不要走！”把手中枪一起，望心窝里便刺。金弹子举锤相迎，心中想道：“怪不得四王叔说这些南蛮了得，我须要用心与他战。”把锤一举打来。张宪挺枪来迎，一个枪刺去，如大蟒翻江。一个锤打来，如猛虎离山。那张宪的枪十分厉害，这殿下的锤盖世无双，二人在山下大战有四十余合，张宪看看力怯，只

得败回山上，来见元帅。元帅无奈，令将“免战牌”挂出。金弹子不准免战，只是喊骂，岳爷只得连挂七道“免战牌”。兀术闻报，差小番请殿下回营。

金弹子进帐见了兀术，把战败张宪之事说了一遍，兀术大喜道：“只要拿了这小南蛮，就好抢山了。”次日，兀术又同金弹子去看“铁华车”，真个是十分欢喜。且按下慢表。

再说岳云往金门镇转来，将近番营，推开战马，摆着双锤，打进粘罕营中，撞着锤的就没命，旁若无人。这公子左冲右突，那番兵东躲西逃，直杀透番营。来至半山之中，忽见挂着七道“免战牌”，暗想道：“这也奇了！吾进出皆无勇将抵挡，怎么将‘免战牌’高挂？想是那怕事的瞒了爹爹，偷挂在此的，岂不辱没了岳家的体面！”当下大怒，把牌都打得粉碎。

元帅正坐帐中纳闷，忽见传宣来报道：“公子候令。”岳爷道：“令进来。”岳云进帐跪下道：“孩儿奉令到金门镇，见过傅总兵，有本章请圣上之安，即日起兵来也。”元帅接了本章。岳云禀道：“孩儿上山时，见挂着七面‘免战牌’，不知是何人瞒着爹爹，坏我岳家体面，孩儿已经打碎。望爹爹查出挂牌之人，以正军法。”元帅大喝道：“好逆子！吾令行天下，谁敢不遵！这牌是我军令所挂，你敢打碎，违吾军令！”叫左右：“绑去砍了！”众将一齐上前道：“公子年轻性急，故犯此令，求元帅恕他初次。”元帅道：“众位将军，我自己的儿子尚不能正法，怎能服百万之众？”众将不语。

牛皋道：“末将有一言告禀。”元帅道：“将军有何言语？”牛皋道：“元帅挂‘免战牌’，原为那金弹子骁勇，无人敌得过耳。公子年轻，不知军法，故将牌打碎，若将公子斩首，一则失了父

子之情，二则兀术未擒，先斩大将，于军不利，三来若使外人晓得是打碎了‘免战牌’，杀了儿子，岂不被他们笑话！不若令公子开兵，与金弹子交战，若然得胜回来，将功折罪，若杀败了，再正军法未迟。”岳爷道：“你肯保他么？”牛皋道：“末将愿保。”元帅道：“写保状来！”牛皋道：“我是不会写的，烦汤怀哥代写罢了。”汤怀就替他写了保状。牛皋自己画了花押，送与元帅，元帅收了保状，吩咐放了岳云的绑，就令牛皋带领岳云去对敌。

牛皋领令出来，只见探子进营报事，牛皋忙问：“你报何事？”探子说道：“有完颜金弹子讨战，要去报上元帅。”牛皋道：“如此你去报罢。”牛皋道：“侄儿，我教你一个法儿，今日与金弹子交战，若得胜了，不必说；倘若输了，你竟打出番营，逃回家去见太太，自然无事了。”岳云点头称谢。叔侄一齐上马，来至山前。岳云一马冲下山来，金弹子大喝道：“来将通名！”公子道：“我乃岳元帅公子岳云是也。”金弹子道：“某家正要擒你，不要走。”举锤便打，岳云提锤便迎。一个烂银锤摆动，银光遍体；一个浑铁锤舞起，黑气迷空。二人战有四十多个回合，不分胜败。岳云暗想：“怪不得爹爹挂了‘免战牌’，这小番果然厉害！”又战到八十余合，渐渐招架不住。牛皋看见，心中着了急，大叫一声：“我侄儿不要放走了他！”那金弹子只道是后边兀术叫他，回头观看，早被公子一锤打中肩膀，翻身落马。岳云拔剑上前取了首级，回山来见元帅缴令。岳爷就赦了岳云，令将首级在营前号令。

那边番将，只抢得一个没头尸首回营。众王子见了，俱备放声大哭。兀术命雕匠雕个木人头凑上，用棺木成殓，差人送回本国去了。兀术对军师哈迷蚩道：“军师！倘若宋朝各处兵马齐到，

怎生迎敌！”军师道：“臣已计穷力尽，只好整兵与他决一死战。”兀术嘿然不语，在营纳闷。且按下慢表。

如今要说到那韩世忠与夫人梁氏、公子韩尚德、韩彦直，在汝南征服了曹成、曹亮、贺武、解云等，收了降兵十万，由水路开船下来。到了汉阳，将兵船泊住。那汉阳离牛头山，只有五六十里地面，韩元帅与夫人商议，欲往牛头山保驾，梁夫人道：“相公何不先差人上山，报知岳元帅，奏闻天子？若要我们保驾，便发兵前去；若叫我们屯扎他处，便下营屯扎，何如？”韩爷道：“夫人之言，甚为有理。”就写了本章，并写了一封书，封好停当，便问：“谁敢上牛头山去走一遭？”当有二公子韩彦直，年方一十六岁，使一杆虎头枪，勇不可当，遂上前领差说：“孩儿愿去。”元帅便将本章、书信交与公子，吩咐：“到岳爷跟前，须要小心相见。”公子领令上岸，坐马望牛头山来。

行有二十余里，只见一员将官败奔下来，看见了公子，便叫声：“小哥！快些转去，后面有番兵杀来了！”韩公子笑了一笑，尚未开言，那粘罕已到眼前，公子把枪一摇，当心就刺，粘罕举棍一架，觉得沉重，被公子耍耍耍一连几枪，粘罕招架不住，正要逃走，被公子大喝一声，只一枪挑下马来，取了首级。那位将官下马来，走至公子马前，深深打了一躬道：“多蒙小将军救了我性命！请问贵姓大名？”公子道：“小将还未曾请教得老将军尊姓大名，因何被他赶来？”那位将官道：“我乃藕塘关总兵，姓金名节，奉岳元帅将令，来此保驾，到了番营门首，遇着这番将，不肯放我过去。战他不过，逃败下来，幸得遇见将军，不然性命休矣。”公子听了连忙下马道：“原来是总爷，多多有罪了。”金总兵道：“将军何出此言！幸乞通名。”公子道：“家父乃两狼关

元帅，家母都督府梁夫人，末将排行第二，唤名韩彦直的便是。奉令上牛头山去见岳元帅，不想得遇总爷。”金节道：“原来是韩公子，失敬了！本镇被金兵杀败，无颜去朝见天子，有请安本章一道，并有家信一封与舍亲牛皋的，拜烦公子带去，本镇且扎营在此候旨，未知允否？”公子道：“顺便之事，有何不可？”金节遂将本章、家信交与公子。公子藏在身边，把粘罕的首级挂在腰间，又对金节道：“番奴这匹马甚好，总爷何不收为坐骑？”金爷道：“正有此意。”遂将坐骑换了，二人一同行至三叉路口，金节道：“前面将近牛头山了，俱有番营扎住，请公子小心过去！”二人分别。

金节自远远扎住营盘候旨，不提。单说韩二公子却一马冲进番营。有诗曰：

跃马扬威立大功，一朝疾扫虏尘空。

封侯万里男儿志，愿取天山早挂弓

不知韩公子过得番营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送客将军双结义 赠囊和尚泄天机

诗曰：

猛听金营笳鼓鸣，勤王小将显威名。

冲锋直进浑无敌，虎窟龙潭掉臂行。

却说那韩公子一马冲进金营，大喝一声：“两狼关韩元帅的二公子来踹营了！”摇动手中银杯虎头枪，犹如飞雷掣电一般，谁人挡得住？竟被他杀出番营，上牛头山而去。小番忙去报知太子道：“不好了！又来了一个小南蛮，把大狼主伤了！冲破营盘，上山去了。”兀术听了，又惊又苦。一面差人打探，一面去收拾粘罕尸首，不提。

再说韩公子到了荷叶岭边，口子上守山军士问明放进，来至大营前，军士进帐禀知岳元帅。元帅吩咐：“请进来！”军士答应一声，出来传令：“请公子进见。”公子来到帐中，行礼毕，便道：“小将奉家父之命，来见元帅，有本章请圣上龙安。适在路上遇见粘罕追赶藕塘关总兵金节，被小将挑死，将首级呈验。金总兵离此二十里扎营候旨，带有问安本章并牛将军家信呈上。”岳元帅大喜道：“令尊平贼有功，公子又得此大功，请同本帅去见天子候旨。”随即引了公子来到玉虚宫，朝见高宗，将两道本章呈上，又将韩公子挑死金国粘罕奏闻。高宗便问李纲：“应当作何

封赐？”李纲奏道：“韩世忠虽失了两狼关，今讨曹成有功，可复还原职。韩尚德、韩彦直俱封为平虏将军，命他引本部人马去复取金陵，候圣驾还朝，另加升赏。”高宗依奏，传旨下来。岳元帅同韩公子谢恩，辞驾出官。回至营前下马，公子即辞别了岳爷要回去，岳爷道：“本欲相留几日，奈有君命，不好相强。”随叫：“岳云何在？”岳云转将出来应声：“孩儿有！”岳爷道：“可送韩公子出番营去。”岳云领令，遂同韩公子并马下山。

将近番营，韩公子道：“请公子回山罢。”岳云道：“家父命小弟送出番营，岂敢有违！”韩公子再三推让，岳公子决意要送，便道：“待小弟在前打开番兵，送兄出去。”就把双锤一摆，大喝一声：“快些让路，待小爷送客。”那些番兵见是打死金弹子的小将军，人人胆战，个个心惊，一声呐喊，俱向两旁闪开。略略近些的，一锤一个，不是碎了头，就是折了背，谁敢上前，一直杀出大营。韩彦直心中暗想道：“果然厉害，名不虚传！我何不也送他转去，也显显我的威名？”遂向岳云道：“蒙兄送出番营，小弟再无不送转去之理。”岳公子再三不肯，韩公子立意要送。岳云道：“既承美意，只得从命。”韩公子复身向前拍马冲进，逢人便挑，如入无人之境。番兵已是被他杀怕了的，口中呐喊，却已四散分开，近前的就没了命。二位公子冲透营盘，来至山下。韩公子道：“请见回山罢。”岳云道：“既承兄送转来，自然再送兄出去。”韩公子再四推辞，岳云那里肯，复回马向前，韩公子在后，两个又杀入番营。那些番兵被他二人送出送进，不知杀伤了多少，一个个胆战心惊，让开大路。二人冲出了番营，韩公子再要送回。岳云道：“何必如此送出送进，送到何时是了？难得我二人意气相投，小弟欲与兄结为兄弟，不知尊意若何？”韩公子

道：“小弟亦有此心，但是高攀不起。”岳云道：“何出此言！”二人遂向树林中去，下马来，撮土为香，对天八拜。韩公子年长为兄，岳公子为弟。二人遂上马分手，有诗曰：

金兰结契两心同，豪杰相逢意气通。

险阻不辞劳送别，二难济美大家风。

岳云独自一个再杀进番营，回荷叶岭来。那番兵被二人杀得害怕，况因粘罕被韩公子挑死，众王子俱在兀术帐中悲苦，命匠人雕刻木头，配合成殓端正，差人送回本国。忙忙碌碌，所以无人阻挡，由他二人进出。那岳云上山，将送韩公子结义之事稟知元帅，元帅亦甚欢喜。且按下慢表。

再说韩公子回至汉阳，上船来见父亲，稟道：“圣上复了爹爹、母亲之职。令我们兄弟领兵复取金陵，不必往牛头山去。”又把与岳云结拜之事稟知元帅夫人。遂命兵船望金陵进发。

一日，有探子来报：“留守宗方杀破杜吉、曹荣两个，威镇金陵，特来报知。”元帅问梁夫人道：“如今待怎么处？”夫人道：“我们且将大小战船在狼福山扎住，以扼兀术之路。闻得金山上有个道行高僧，法名道悦，能知过去未来，我们何不去问他一声，以卜休咎了”元帅道：“夫人之言，甚是有理。”遂备了香烛礼物，上金山来。进了寺门，到大殿行过了香，然后来到方丈参见道悦禅师。禅师接进，见礼毕，元帅说明了来意，道：“不知后事如何，幸乞禅师指示。”道悦道：“贫僧有一锦囊，内有一偈，元帅带去观看，自有效验。”元帅领了锦囊，辞别长老，下船来。将锦囊拆开，与夫人一同观看，只见上边写道：

“老”龙潭内起波涛，“鹤”教一品立当朝。

“河”虑金人拿不住，“走”马当先问路遥。

韩元帅笑道：“这和尚空有虚名，谁知全无学问。怎么一首偈语，都写了别字？”梁夫人也好生不然。韩元帅就传令各战船齐往狼福山下，扎成水寨。差人往金陵打听虚实，一面差人探听牛头山消息。

且说牛头山上岳元帅，专等各路勤王兵到，准备与兀术交兵。兀术也在与众王子、众平章商议开战之事。有探事小番进帐来报道：“扈上狼主，小的探得有南朝元帅张浚，领兵六万；顺昌元帅刘琦，领兵五万；四川副使吴玠同兄弟吴玠，统兵三万；定海总兵胡章，象山总兵龚相、藕塘关总兵金节、九江总兵杨沂中、湖口总兵谢昆，各处人马共有三十余万。俱离此不远，四面安营，特来报知。”兀术闻报，遂传令点四位元帅向东西南北四路，探听那一方可以行走。那四位元帅领令前去，不多时一齐回来，进帐来禀道：“四面俱有重兵，只有正北一条大路可以行走。”兀术就传令晓谕前后左右中五营兵将知悉：“若与南蛮交战，胜则前进，倘不能取胜，只望正北退兵。”谁知探路的，只探得四十余里就转来了，不曾探到五十里外，故此一句话，断送了六七十万人马的性命。

却说岳元帅请天子离了玉虚宫，到灵宫殿前，与众位大臣都坐在马上，传令施放大炮，连声不绝。那些各处总兵、节度听见炮响，各各准备领兵杀来夹攻。兀术传齐各位王子、众平章、众元帅、一众番将，俱备领兵上马，传下令来：“今日拚了命，与岳南蛮决一死战，擒了康王，以图中原。”

这里岳元帅传下令来，命何元庆、余化龙、张显、岳云、董先、张宪、汤怀、牛皋等为首，带领众将，一齐放炮，呐喊蹙入番营。那些各路总兵、节度，听得炮声，四面八方杀将拢来。但

见：

轰天炮响，震地锣鸣。轰天炮响，汪洋大海起春雷；
震地锣鸣，万仞山前飞霹雳。人如猛虎离山，马似游龙
出水。刀枪齐举，剑戟纵横。迎着刀，连肩搭背；逢着
枪，头断身开。挡着剑，喉穿气绝；中着戟，腹破流红。
人撞人，自相践踏；马碰马，遍地尸横。带箭儿郎，呼
兄唤弟，伤残军士，觅子寻爷。直杀得：天昏地暗无光
彩，鬼哭神号黑雾迷。

这场大战真个是天摇地动，日色无光。杀得那些番兵人尸堆满地，马死遍尘埃。岳元帅带领这一班猛将逢人便杀，遇将就擒。摆动这杆沥泉枪，浑如蛟龙搅海，巨蟒翻身。那些众番将番兵见了岳爷，就是追魂使者、了命阎君，一个个抱头鼠窜，口中只叫：“走，走，走！岳爷爷来了！”

岳爷望见南朝元帅张浚、顺昌元帅刘琦的旗号，遂令军士请来相见。张、刘二位元帅在马上见了岳元帅，岳元帅叫道：“二位元帅！今日本帅将圣上并众大臣交与二位元帅，速速保驾回京。本帅好去追赶金兵。”遂辞了天子，带了张保、王横，催兵掩杀。从辰时直杀到半夜，杀得番兵抛旗弃甲，四散败走。众将各各在后追赶。

单讲岳爷追着兀术，连日连夜，直赶到金门镇相近，有傅光的先锋狄雷在此截杀番兵。众番兵无处逃命，被狄雷杀伤大半。岳爷刚到眼前，狄雷不分皂白，举起锤望岳爷便打。一连几锤，岳元帅连忙招架，觉得沉重，便大喝道：“你是何人，敢挡本帅去路？”狄雷听了，细细一认，晓得是岳元帅，心中惊慌，惧罪而逃。岳爷只是紧紧追赶兀术。

兀术只顾望北逃去，看看来到江口，只听得众番兵一片声叫苦。原来一派大江，并无船只可渡，后面追兵又近，吓得兀术浑身发抖，仰天大叫：“天亡我也！某家自进中原以来，未有如此之败！今前有大江，后有追兵，如之奈何！”正在危急，那军师哈迷蚩用手一指道：“主公且慢惊慌！看这江中不是有船来么？”兀术定睛一看，却是金兵旗号。原来是杜吉、曹荣的战船，因被宗方杀败，故此驾船逃走。军师大叫：“快来救主！”那船上见是番兵，如飞拢岸。兀术与军师、众平章等一齐争下船来。船少人多，那里装得尽？看见岳元帅追兵已近，慌忙开去。落后番兵无船可渡，岳元帅追至江口，犹如砍瓜切菜一般。可怜这些番兵啼啼哭哭，望江中乱跳，淹死无数。兀术望见，掩面流泪，好不苦楚！后人读史至此，有诗吊之曰：

百万金兵将梟雄，牛头山下困高宗。

满望一朝倾宋室，奈何天意一场空。

且说那岳爷兵马到了汉阳江口，安下营寨。差人找寻船只，欲渡江去追拿兀术，忽听得营门口齐声喊冤。岳爷便问：“何人喊冤？”早有传宣来到外边查问明白，进来禀道：“是七八个船户。因临安通判万俟卨、同知罗汝楫解送粮草至此，私将粮草运回家中，反要船户赔补，为此众船户在营前喊冤。”元帅吩咐：“将万俟卨、罗汝楫二人抓进来。”两旁军士答应一声，即将二人一把一个抓进帐来跪下。岳爷喝道：“尔等既然解粮到此，何不缴令？”二人道：“因番兵围困牛头山，只得在此伺候。船户人多，将粮草吃尽，故此要他赔补。望元帅开恩，公侯万代，感恩不浅。”元帅大喝一声：“绑去砍了！”两边一声吆喝，登时绳穿索绑。二人齐叫：“开恩！”旁边闪过张宪、岳云，跪下禀道：“他二人因见

番兵扎营山下，不敢上山缴令，虽系偷盗粮草，理当处斩，但实系日久，情有可原。望爹爹饶他性命。”元帅道：“你且起来。”二人谢了元帅，站立一边。元帅向万俟卨、罗汝楫喝道：“本当斩你二人驴头。他二人求饶，饶了你死罪，拿下去打！”军士答应一声，将二人按倒在地，每人打了四十大棍，发转临安。二人受责，谢了元帅不斩之恩，出营自回临安而去。

忽有探子进营来报道：“探得韩元帅扎营在狼福山下，阻住兀术去路，特来报知。”岳元帅想道：“这一功让了韩元帅罢。”遂唤过岳云来，吩咐道：“你可引兵三千，往天长关守住，倘兀术来时，用心擒住，不可有违！”岳云得令，带领人马，竟往天长关而去。元帅大队人马，自回潭州，不表。

且说兀术败在长江之中，有那金陵杀败的兵将、战船陆续到来，南岸上还有杀不尽的番兵逃来。兀术吩咐把船拢岸，尽数装载。看见北岸有韩元帅扎营，不能过去。兀术就吩咐将船只拢齐，查点数目，共有五六百号；计点番兵，不上四五万。兀术叹道：“某家初进中原，带有雄兵数十万，战将数百员。今日被岳南蛮杀得只剩四五万人马，又伤了大王兄与二殿下，有何面目去见父王！”说罢，痛哭起来。众平章劝道：“狼主不必悲伤，保重身体，好渡长江。”

兀术望见江北一带，战船摆列有十里远近，旗幡飘动，楼橹密布，如城墙一般。又有百十号小游船，都是六桨，行动如飞，弓箭火器乱发。那中军水营都是海鳅舰，坚定桅樯，高有二十来丈，密麻相似。两边金鼓旗号，中间插着“大元帅韩”的宝纛大旗。兀术自想：“不过五六百号战船，如何冲得他动，怎敢过去？”好生忧闷，便与军师商议。哈迷蚩道：“江北战船密布，亦不知

有多少号数。须要差人去探听虚实，方好过江。”兀术道：“今晚待某家亲自去探个虚实。”哈迷蚩道：“狼主岂可深入重地！”兀术道：“不妨。某家昨日拿住个土人，问得明白。这里金山寺上，有座龙王庙最高，待某家上金山去细看南北形势，便知虚实矣。”哈迷蚩道：“既如此，必须如此如此，方保万全。”兀术依计，即时叫过小元帅何黑闷、黄柄奴二人近前，悄悄吩咐：“你二人到晚间照计而行。”二人领命，准备来探南兵。

且说那韩元帅见金兵屯扎在黄天荡，便集众将商议道：“兀术乃金邦名将，今晚必然上金山来偷看我的营寨。”即令副将苏德引兵一百，埋伏于龙王庙里：“你可躲在金山塔上，若望见有番兵到来，就在塔上擂起鼓来，引兵冲出，我自有接应。”苏德领令去了。又命二公子彦直道：“你也只消带领健卒一百，埋伏在龙王庙左侧。听得塔上鼓响，便引兵杀出来擒住番将，不可有误！”二公子领令去了。又命大公子尚德带领兵三百，架船埋伏南岸：“但听江中炮响，可绕出北岸，截他归路。”大公子亦引兵去了。

这里端正停当，果然那兀术到了晚间，同了军师哈迷蚩、小元帅黄柄奴三人一齐上岸，坐马悄悄到金山脚边。早有番将何黑闷已带领番兵，整備小船伺候。兀术与哈迷蚩、黄柄奴上了金山，勒马徐行。到了龙王庙前一箭之地，立定一望，但见江波浩渺，山势宠庵。正待观看宋军营垒，那苏德在塔顶上望见三骑马将近龙王庙来，后面几百番兵远远随着，便喝采道：“元帅真个料敌如神！”遂擂起鼓来。庙里这一百兵呐声喊，杀将出来。左首韩二公子听得鼓响，亦引兵杀出。兀术三人听得战鼓齐鸣，心惊胆颤，正待勒马回去，忽然韩彦直飞马大叫：“兀术往那里走？快

快下马受缚！”这一声喊，早惊得三人飞马便走。不道山路高低，一将坐马失足，连人掀下，彦直举枪便刺。兀术举起金雀斧劈面砍来，救出那将，就与二公子大战。众番兵连忙下山逃走，何黑闼接应上船，飞风开去。大江中一声炮响，韩尚德放出小船来赶，已去远了。那二公子在山上与兀术战不上七八合，被二公子逼开斧，一手擒过马来，下船回营。

天已大明，元帅升帐，诸将俱来报功。韩元帅大喜，命将兀术推来。左右一声得令，将兀术推进来。正是：

阱中饿虎何难缚，釜底穷鱼命怎逃？

毕竟不知兀术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梁夫人击鼓战金山 金兀术败走黄天荡

诗曰：

腰间宝剑七星纹，臂上弯弓百战勋。

计定金山擒兀术，始知江上有将军。

那韩元帅一声吩咐，两边军士答应，将兀术推进帐前。元帅把眼望下一看，原来不是兀术。元帅大喝道：“你是何人？敢假冒兀术诳我！”那将道：“我乃金国元帅黄柄奴是也。军师防你诡计，故命我假装太子模样，果不出所料。今既被擒，要砍就砍，不必多言。”元帅道：“原来番奴这般刁滑！无名小卒，杀了徒然，污我宝刀。”吩咐：“将他囚禁后营，待我擒了真兀术，一齐碎剐便了。”又对二公子道：“你中了他‘金蝉脱壳’之计，今后须要小心！”公子连声领命。

元帅因走了兀术，退回后营，闷闷不乐，梁夫人道：“兀术虽败，粮草无多，必然急速要回，乘我小胜无意提防，今夜必来厮杀。金人多诈，恐怕他一面来与我攻战，一面过江，使我两下遮挡不住。如今我二人分开军政，将军可同孩儿等专领游兵，分调各营，四面截杀，妾身管领中军水营，安排守御，以防冲突。任他来攻，只用火炮弩箭守住，不与他交战。他见我不动，必然渡江，可命中营大桅上立起楼橹，妾身亲自在上击鼓。中间竖一

大白旗，将军只看白旗为号，鼓起则进，鼓住则守。金兵往南，白旗指南；金兵往北，白旗指北。元帅与两个孩儿协同副将，领兵八千，分为八队，俱听桅顶上鼓声，再看号旗截杀，务叫他片甲不回，再不敢窥想中原矣。”韩元帅听了，大喜道：“夫人真乃是神机妙算，赛过古之孙、吴也！”梁夫人道：“既各分任，就叫军政司立了军令状，倘中军有失，妾身之罪；游兵有失，将军不得辞其责也！”

夫妇二人商议停当，各自准备。夫人即便软扎披挂，布置守中军的兵将，把号旗用了游索，将大铁环系住，四面游船八队，再分为八八六十四队，队有队长。但看中军旗号，看金兵那里渡江，就将号旗往那里扯起。那些游兵，摇橹的，荡桨的，飞也似去了。布置停当，然后在中军大桅顶上，扯起一小小鼓楼，遮了箭眼。到得定更时分，梁夫人令一名家将，管着扯号旗，自己踏着云梯，把纤腰一扭，莲步轻勾，早已到桅杆绝顶，离水面有二十多丈。看着金营人马，如蝼蚁相似，那营里动静，一目了然。江南数十里地面，被梁夫人看做掌中地图一般。那韩元帅同二位公子自去安排截杀，不表。

后人有诗，单赞那梁夫人道：

旧是平康女，新从定远侯。

戎妆如月李，佩剑更娇柔。

眉锁江山恨，心分国土忧。

江中闻奏凯，赢得姓名流。

再说那兀术在金山上，险些遭擒，走回营中，喘息不定，坐了半日，对军师道：“南军虚实不曾探得，反折了黄柄奴，如今怎生得渡江回去？”军师道：“我军粮少，难以久持。今晚可出其

不意，连夜过江，若待我军粮尽，如何抵敌！”兀术听得，就令大元帅粘没喝领兵三万，战船五百号，先挡住他焦山大营，却调小船由南岸一带过去，争这龙潭、仪征的旱路。约定三更造饭，四更拔营，五更过江，使他首尾不能相顾。众番兵番将那个不想过江，得了此令，一个个磨刀拈箭，勇气十倍。那兀术到了三更，吃了烧羊烧酒，众军饱餐了，也不鸣金吹角，只以胡哨为号。三万番兵驾着五百号战船，望焦山大营进发，正值南风，开帆如箭。这里金山下宋兵哨船探知，报入军中，梁夫人早已准备炮架弓弩，远者炮打，近的箭射，俱要哑战，不许呐喊。那粘没喝战船将近焦山，遂一齐呐喊，宋营中全无动静。兀术在后边船上正在惊疑，忽听得一声炮响，箭如雨发，又有轰天价大炮打来，把兀术的兵船打得七零八落，慌忙下令转船，从斜刺里往北而来。怎禁得梁夫人在高桅之上看得分明，即将战鼓敲起，如雷鸣一般。号旗上挂起灯球：兀术向北，也向北；兀术向南，也向南。韩元帅与二位公子率领游兵照着号旗截杀，两军相拒。看看天色已明，韩尚德从东杀上，韩彦直从西杀来，三面夹攻，兀术那里招架得住。可怜那些番兵溺死的、杀伤的，不计其数。这一阵杀得兀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得败回黄天荡去了。那梁夫人在桅顶上看见兀术败进黄天荡去，把那战鼓敲得不绝声响，险不使坏了细腰玉软风流臂，喜透了香汗春融窈窕心。至今《宋史》上，一笔写道：“韩世忠大败兀术于金山，妻梁氏自击桴鼓。”有诗曰：

一声桅鼓震桅樯，十万雄兵战大江。

忠义木兰今再见，三挝空自说渔阳。

又诗曰：

百战功名四海钦，贤哉内助智谋深。

而今风浪金焦过，犹作夫人击鼓音。

原来这黄天荡是江里的一条水港。兀术不知水路，一时杀败了，遂将船收入港中，实指望可以找岸，好上旱路逃生，那里晓得是一条死水，无路可通。韩元帅见兀术败进黄天荡去，不胜之喜，举手对天道：“真乃圣上洪福齐天！兀术合该数尽！只消把江口阻住，此贼焉得出？不消数日，粮尽饿死，从此高枕无忧矣。”即忙传令，命二公子同众将守住黄天荡口。

韩元帅回寨，梁夫人接着，诸将俱来献功，苏德生擒得兀术女婿龙虎大王，霍武斩得番将何黑闼首级，其余有夺得船只军器者，擒得番兵番卒者，不计其数。元帅命军政司一一纪录功劳。命后营取出黄柄奴，将龙虎大王一同斩首，并何黑闼首级，一齐号令在桅杆上。是时正值八月中旬，月明如昼，元帅见那些大小战船，排作长蛇阵形，有十里远近。灯球火光，照耀如同白日，军中欢声如雷。

韩元帅因得了大胜，心内十分欢喜，又感梁夫人登桅击鼓一段义气，忽然要与梁夫人夜游金山看月，登塔顶上去望金营气色。即时传令，安排两席上色酒肴，与夫人夜上金山赏月。又将羊酒颁赐二位公子与各营将官，轮番巡守江口。自却坐了一只大船，随了数只兵船。梁夫人换了一身艳服，陪着韩元帅锦衣玉带，趁着水光月色，来到金山。

二人徐徐步上山来，早有山僧迎接。进了方丈，韩元帅便问：“道悦禅师何在？”和尚禀说：“三日前已往五台山游脚去了。”待茶已毕，韩元帅吩咐将酒席移在妙高台上，同夫人上台赏月，二人对坐饮酒。韩元帅在月下一望，金营灯火全无，宋营船上灯球密布，甚是欢喜，不觉有曹公赤壁横槊赋诗的光景。那梁夫人反

不甚开怀，蹙眉长叹道：“将军不可因一时小胜，忘了大敌！我想兀术智勇兼全，今若不能擒获，他日必为后患。万一再被他逃去，必来复仇，那时南北相争，将军不为无功，反是纵敌，以遗君忧。岂可游玩快乐，灰了军心，悔之晚矣。”韩元帅闻言，愈加敬服道：“夫人所见，可谓万全。但兀术已入死地，再无生理，数日粮尽，我自当活捉，以报二帝之仇也。”言毕，举起大杯，连饮数杯。拔剑起舞，口吟《满江红》词一阙，词曰：

万里长江，淘不尽、壮怀秋色。漫说道、秦宫汉帐，瑶台银阙。长剑倚天氛雾外，宝弓挂日烟尘侧。向星辰、拍袖整乾坤，难消歇。龙虎啸，风云泣。千古恨，凭谁说？对山河、耿耿泪沾襟血。汴水夜吹羌笛管，鸾舆步老辽阳月。把唾壶、敲碎问蟾蜍，圆何缺？

吟毕，又舞一回，与梁夫人再整一番酒席，尽欢而罢。早已是五更时分，元帅传令，同夫人下山回营，不表。

再说兀术大败之后，剩不上二万人马，四百来号战船。败入黄天荡，不知路径，差人探听路途。拿得两只渔船到来，兀术好言对渔户道：“我乃金邦国太子便是。因兵败至此，不知出路，烦你指引，重重谢你！”那渔翁道：“我们世居在这里，这里叫做黄天荡。河面虽大，却是一条死港。只有一条进路，并无第二条出路。”兀术闻言，方知错走了死路，心中惊慌。赏了渔人，与军师、众王子、元帅、平章等商议道：“如今韩南蛮守住江面，又无别路出去，如何是好！”哈迷蚩道：“如今事在危急，狼主且写书一封，许他礼物与他讲和，看那韩南蛮肯与不肯，再作商议。”兀术依言，即忙写书一封，差小番送往韩元帅寨中。

有旗牌官报知元帅，元帅传令唤进来。小番进帐，跪下叩头，

呈上书札。左右接来，送到元帅案前。元帅诉书观看，上边写道：情愿求和，永不侵犯，进贡名马三百匹，买条路回去。

元帅看罢，哈哈大笑道：“兀术把本帅当作何等人也！”写了回书，命将小番割去耳鼻放回。小番负痛回船，报知兀术。兀术与军师商议，无计可施，只得下令拚死杀出，以图侥幸。次日，众番兵呐喊摇旗，驾船杀奔江口而来。

那韩元帅将小番割去耳鼻放回，料得兀术必来夺路，早已下令，命诸将用心把守：“倘番兵出来，不许交战，只用大炮硬弩打去，他不能近，自然退去。”众将领令。那兀术带领众将杀奔出来，只见守得铁桶一般，火炮弩箭齐来，料不能冲出，遂传令住了船，遣一番官上前说道：“四太子请韩元帅打话。”军士报知寨中，韩元帅传令，把战船分作左右两营，将中军大营船放开，船头上弩弓炮箭排列数层，以防暗算。韩元帅坐中间，左边立着大公子韩尚德，右边立着二公子韩彦直，两边列着长枪利斧的甲士，十分雄壮。兀术也分开战船，独坐一只大楼船，左右也是番兵番将，离韩元帅的船约有二百步，两个俱各抛住船脚。兀术在船头上脱帽跪下，使人传话，告道：“中国与金国本是一家，皇上金主犹如兄弟。江南贼寇生发，我故起兵南来欲讨凶徒，不意有犯虎威！今对天盟誓，从今和好，永无侵犯，乞放回国了！韩元帅也使传事官回道：“你家久已背盟，掳我二帝，占我疆土。除非送还我二帝，退回我汴京，方可讲和。否则，请决一战。”说罢，就传令转船。

兀术见韩元帅不肯讲和，又不能冲出江口，只得退回黄天荡，心中忧闷，对军师道：“我军屡败，人人恐惧，今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岂不死于此地。”军师道：“事已急矣，不如张挂榜文，

若有能解得此危者，赏以千金，或有能人，亦未可定。”兀术依言，命写榜文招募。不一日，有小番来报：“有一秀才求见，说道：‘有计出得此国。’”兀术忙教请进来相见。那秀才进帐来，兀术出座迎接，让他上坐，便道：“某家被南蛮困住在此，无路可出，又无粮草，望先生教我！”那秀才道：“行兵打仗，小生不能，若要出此黄天荡，有何难处！”兀术大喜道：“某家若能脱身归国，不独千金之赠，富贵当与先生共之！”

那秀才选两个指头，言无数句，话不一席，有分教：

打碎玉笼飞彩凤，顿开金锁走蛟龙。

毕竟不知这秀才有何计出得黄天荡，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掘通老鹳河兀术逃生 迁都临安郡岳飞归里

诗曰：

两番败厄黄天荡，一夕渠成走建康。

岂是书生多妙策，只缘天意佑金邦！

却说兀术问那秀才：“有何奇计，可以出得黄天荡，能使某家归国，必当重报。”那秀才道：“此间望北十余里就是老鹳河，旧有河道可通，今日久淤塞。何不令军士掘开泥沙，引秦淮水通河？可直达建康大路也！”兀术闻言大喜，命左右将金帛送与秀才。秀才不受，也不肯说出姓名，飘然而去。当下兀术传下号令，掘土引水。这二三万番兵俱想逃命，一齐动手。只一夜工夫，掘开三十里，通到老鹳河中，把战船抛了，大队人马上岸，望建康而去。

这里韩元帅水兵在江口守到十来日，见金兵不动不变，烟火俱无，往前探听，才晓得漏网脱逃，忙报知元帅。元帅暴跳如雷道：“罢了，罢了！不料道悦锦囊偈语，每句头上按着‘老鹳河走’四字，果然是天机已定，这番奴命不该绝也。”梁夫人道：“虽然天意，也是将军骄惰玩寇，不为无罪。”世忠心中愤愤，传令大军一齐起行，往汉阳江口驻扎。上表自劾待罪，不表。

再说兀术由建康一路逃至天长关，哈哈大笑道：“岳南蛮、韩

南蛮，用兵也只如此！若于此地伏下一枝人马，某家就插翅也难过去！”话还未毕，只听得一声炮响，三千人马一字儿排开。马上簇拥出一员小将，年方一十三岁，头戴束发紫金冠，身穿可体烂银铠，坐下赤兔宝驹，手提两柄银锤，大喝一声：“小将军在此，已等候多时！快快下马受缚！”兀术道：“小蛮子，自古赶人不要赶上，某家与你决一死战罢。”举起金雀斧，劈面砍来。岳云把锤往上一架，当的一声，那兀术招架不住，早被岳公子拦腰一把擒过马来。那些番兵亡命冲出关去。可怜兀术几十万人马进中原，此时只剩得三百六十骑逃回本国！且按下不表。

且说岳元帅那日升帐，探子来报：“兀术在长江内被韩元帅杀得大败，逃入黄天荡，通了老鹳河，逃往健康，韩元帅回兵驻扎汉阳江口去了。”岳元帅把脚一蹬道：“兀术逃去，正乃天意也！”言未已，又有探子来报：“公子擒了兀术回兵。”元帅大喜。不一会，只见岳云进营禀道：“孩儿奉令把守天长关，果然兀术败兵至此，被孩儿生擒来见爹爹缴令。”岳爷喝一声：“推进来！”两边答应一声“嘎”，早把兀术推至帐前，那兀术立而不跪。岳爷往下一看，原来不是兀术，大喝一声：“你是何人？敢假充兀术来替死么？”那个假兀术道：“俺乃四太子帐下小元帅高太保是也。受狼主厚恩，无以报答，故尔今日舍身代狼主之难。要砍便砍，不必多言。”岳爷传令：“绑去砍了！”两边一声答应，登时献上首级。岳爷对公子道：“你这无用的畜生！你在牛头山多时，岂不认得兀术？怎么反擒了他的副将，被他逃去？”叫左右：“绑去砍了！”军士没奈何，只得将岳云绑起，推出营来。

恰遇着韩元帅来见岳元帅，要约同往行营见驾。到了营前，见绑着一员小将，韩元帅便问道：“此是何人？犯何军令？”军士

禀道：“这是岳元帅的大公子岳云，奉令把守天长关，因拿了一个假兀术，故此绑在这里要处斩。”韩元帅道：“刀下留人！不许动手！待本帅去见了你家元帅，自有区处。”即忙来对传宣官道：“说我韩世忠要见。”传宣进去禀过元帅，元帅即忙出来迎接进帐。见礼已毕，坐定，韩世忠道：“大元戎果然有挽回天地之力，重整江山之手！若不是元戎大才，天子怎得回都？”岳元帅道：“老元戎何出此言？这乃是朝廷之洪福，众大臣之才能，诸将之用力，三军之奋勇，非岳飞之能也。”韩元帅道：“世忠方才进营，看见令公子绑在营外要斩，不知犯何军令。”岳元帅道：“本帅令他把守天长关擒兀术，不想他拿了一个假兀术，错过一个好机会，故此将他斩首。”韩元帅道：“下官驻兵镇江，那日上金山去问道悦和尚指迷。那和尚赠我偈言四句，谁知藏头诗，按着‘老鹳河走’四个字在头上。后来谅他必登金山探看我的营寨，也差小儿埋伏擒他，谁知他也擒了个假兀术。一则金人多诈，二则总是天意不该绝他，非令郎之罪也，乞大元戎恕之！”岳爷道：“老元戎既如此说，饶了他。”吩咐左右将公子放了。岳云进帐谢了韩元帅。韩元帅与岳元帅谈了一回戎事，约定岳爷一齐班师。

世忠由大江水路，岳爷把兵分作三路，由旱路进发。不一日，早到金陵，三军扎营城外。岳元帅率领大小众将进午门候旨。高宗宣进，朝见已毕，即着光禄寺安排御筵，便殿赐宴。当日慰劳多端，不必多叙。

过了两日，有临安节度使苗傅、总兵刘正彦，差官送奏本入朝。因临安宫殿完工，请驾迁都。高宗准奏，传旨整备车驾，择日迁都。百官有的言：“金陵楼橹残破，城郭空虚，迁都为妙。”有的说：“金陵乃六朝建都之地，有长江之险，可战可守，易图

恢复。”纷纷议论不一。李纲听得，慌忙进宫奏道：“自古中兴之主，俱起于西北，故关中为上。今都建康虽是中策，尚可以号召四方，以图恢复，若迁往临安，不过是惧敌退避之意，真是下下之计！愿陛下勿降此旨，摇动民心，臣不胜惶恐之至！”高宗道：“老卿家不知，金陵已被兀术残破，人民离散，只剩得空城，难以久守。临安南通闽、广，北近江、淮，民多鱼盐之利，足以休兵养马，待兵精粮足，然后再图恢复，方得万全。卿家何必阻朕？”李纲见高宗主意已决，料难挽回，便奏道：“既然如此，臣已年老，乞圣恩放臣还乡，偷安岁月，实圣上之所赐也。”高宗本是个庸主，巴不得他要去，省得耳跟前聒噪，遂即准奏。李纲也不通知众朝臣，连夜出京回乡去了。

一日，岳飞闻得此言，慌忙同众将入朝奏道：“兀术新败，陛下宜安守旧都，选将挑兵，控扼要害之地。积草屯粮，召集四方勤王兵马，直捣黄龙府，迎还二圣以报中原之恨，岂可迁都苟安，以失民心？况临安僻近海滨，四面受敌之地。苗傅、刘正彦乃奸佞之徒，不可被其蛊惑！望陛下三思！”高宗道：“金兵入寇，连年征战，生民涂炭，将士劳心，今幸兀术败去，孤家欲遣使议和，稍息民力，再图恢复。主意已定，卿家不必多虑。”岳飞道：“陛下既已决定圣意，今天下粗定，臣已离家日久，老母现在抱病垂危，望陛下赐臣还乡，少遂乌鸟私情。”高宗准奏。众将一齐启奏乞恩，俱各省亲省墓。高宗各赐金帛还乡。岳飞和众将一齐谢恩退出。正是：

盖世奇才运不逢，心怀国愤矢孤忠。

大勋未集归田里，且向江潭作困龙。

高宗又传旨封韩世忠为咸安郡王，留守润州，不必来京。那

高宗恐怕韩世忠到京，谏他迁都，故此差官沿途迎去，省了一番说话之意也。遂传旨择了吉日，起驾南迁。这一日，天子宫眷起程，百官纷纷保驾，百姓多有跟去的。不一日，到了临安，苗傅、刘正彦二人来迎接圣驾入城，送进新造的宫殿。高宗观看造得精巧，十分欢喜。传旨改为绍兴元年，封苗、刘二人为左右都督，不表。

且说那兀术逃回本国，进黄龙府来，见了父王，俯伏阶下，老狼主道：“某家闻说大王儿死在中原，王孙金弹子阵亡，你将七十万雄兵尽丧中原，还有何面目来见某家！”吩咐：“与我绑出去‘哈喇’了罢！”那时众番官把兀术绑了，正要推出，当有军师哈迷蚩跪上奏道：“狼主！不是四太子无能，实系岳南蛮足智多谋。八盘山战败，青龙山战败，渡黄河爱华山战败，被岳南蛮追至长江，死了多少兵将，逃命过江，回守河间府，直待岳南蛮兵往湖广，定计五路进中原。臣同四太子兵到黄河，有刘豫、曹荣等来献了长江，兵到金陵，追康王等七人七骑，直追至杭州。他们君臣下海，四太子大兵直追至湖广，将康王君臣围在牛头山。有岳飞、韩世忠、张浚、刘琦四元帅，领大兵来救驾，也有三十余万兵马。与他大战，败到汉阳江上，又无船可渡，我兵尽被南蛮杀尽，亏得杜吉、曹荣二人败下，将船来救殿下。方要过江，又被韩世忠水战，败进黄天荡。幸有神明相救，掘开沙土，出老鹳河逃生。没有黄柄奴、高太保二人代死，四殿下亦不得归国矣。要求狼主开恩，怜而赦之！”老狼主闻言，传旨放回兀术，兀术谢了恩。众番将尽皆无罪，辞驾出朝，各自回府。

兀术在府内日日想到中原。这一日，令哈迷蚩来计议道：“某家初入中原，势如破竹，囚康王于国内，陷二帝于沙漠。因

出了这岳飞，某家大败数阵，全师尽丧，逃命而归，却是为何？”军师道：“狼主前日之功，所亏者宋朝奸臣之力。狼主动不动只喜的是忠臣，恼的是奸臣，将张邦昌等杀了，如何抢得中原？”兀术想了一回道：“军师说的不差，某家前番进兵，果亏了一班奸臣。如今要这样的奸臣，往那里的去寻？”哈迷蚩道：“奸臣是还有一个在这里，当初何卓等共是五个人，跟随二帝到此。那四个俱是铁汉，铮铮不屈，俱死了。惟有秦桧乞哀求活，狼主将他驱逐出来，流落在此。我看此人乃是个大奸臣。但不知目下在何处，狼主可差人去寻他来，养在府中，加些恩惠与他，一年半载，必然感激。然后多将些金银送他回国，叫他做个奸细。这宋室江山，管教轻轻的送与狼主受用，岂不是好？”

兀术听了道：“真个好计策！”随即差小番四处寻觅秦桧下落。正是：

落魄无心求富贵，运通富贵逼人来。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兀术施恩养秦桧 苗傅衔怨杀王渊

诗曰：

铮铮义不帝邦昌，一过燕山转病狂。

臣妾自南君自北，莫寻闲事到沙场。

却说那秦桧夫妻二人，自从被掳到金邦，那些同来的大臣死的死了，杀的杀了，独有秦桧再四哀求，被老狼主赶他到贺兰山边草营内，服侍看马的小番。后来小番死了，他夫妻两个就流落在山下，住在一顶破牛皮帐房内，饮食全无措办，只靠王氏与这些小番们缝补缝补，洗浆洗浆，觅些来糊口。亏得那王氏生得俊俏，又有那些小番与他勾搭上了，送些牛肉羊肉与他，混帐过日。

也是他命里应该发迹，忽然那一日兀术坐在府中，心头闷闷不乐，即领了一众小番，骑马带箭，驾着马，牵着犬，往山前山后打围取乐。一路上，也拿了几个獐儿兔儿。刚要回府，看看来到贺兰山脚下，远远望见一个南妆妇人，慌慌张张的躲入林子里去。兀术向前，命小番往林子里去搜检，不一会，拿出一个妇人来。兀术举眼观看，但见那妇人星眸带露，俏眼含情，那兀术本是个不贪女色的好汉，不知为什么见了这个妇人，身子却酥了半边，就叫小番：“那里来这南边妇人，且带他回府去审问。”小番一声答应，不由分说，把那妇人一把抱来，横在马上，跟了兀术

一同回到王府。兀术进了内堂，唤那妇人到跟前来，问道：“你是何处人氏？因何在我北地？”那妇人便战兢兢的跪下，后一点朱唇，吐出娇滴滴的声音：“稟上大王，奴家王氏，丈夫秦桧乃宋朝状元，随着上皇圣驾到此。狼主将二帝迁往五国城去，奴家与丈夫两个流落在此。方才往树林中去拾些枯枝当柴。”小番寻访秦桧，不道今于无意中得之。正叫做：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兀术便叫：“娘子请起，我久闻你丈夫博学多才，正要请他做个参谋。”就令小番：“速速备马去请了秦老爷来！”小番领命而去。这里兀术就携了王氏的手，同进后房，成其好事。王氏见兀术雄壮，心中亦甚欢喜。两个恩恩爱爱，说了一回。

早有小番进来报说：“秦老爷已请到了。”兀术同王氏出堂。秦桧参见了，兀术道：“卿家且请坐了。”秦桧逊道：“狼主在上，秦桧焉敢坐？”兀术道：“卿家大才，某家久慕。一向因出兵在外，不得与卿家相叙，今日偶然遇见，某家这里缺少一个参谋，正好住在府中，朝夕请教。”秦桧拜谢了。当夜就与他夫妻二人换了衣服，收拾一间书房，与他夫妻居住。每日牛酒供待，十分丰盛。王氏常常进来与兀术相叙，秦桧也眼开眼闭，只做不知。兀术又常常送些衣服金钱，与他夫妻两个。不知不觉，过了一载有余。

忽一日，兀术问道：“卿家可想回家去么？”秦桧夫妻二人道：“蒙狼主十分抬举，况臣如此受用，怎么还想回家？”兀术道：“古人有言：‘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卿家若然思念家乡，某家差人送你回国。”秦桧道：“若能使秦桧回去一拜祖坟，实为恩德，但是不好启齿。”兀术道：“这有何难！但是你须要往五国城，讨了二圣的诏书，才可进得中原关口。”秦桧大喜，别了兀术，径

往五国城去。那兀术与王氏二人因要分别，十分不舍，两个立誓：“若得中原，立你为贵妃。”

且说秦桧来至五国城，寻着了二帝，参拜已毕，将纸墨笔砚放下并中道：“臣秦桧要回本国，求二圣诏书。”二圣就书诏与秦桧。秦桧辞驾，回至王府与兀术说知。当日大排筵宴饯行。次日，兀术带领一众文武送他夫妻回国，三十里一营，五十里一寨，迎接秦桧夫妻安歇。在路也非止一日，看看望见潞州，小番报与兀术。兀术请二人在帐中摆酒送别，酒毕，秦桧告辞起身，兀术道：“卿家进中原去，若得了富贵，休忘了某家。”秦桧道：“臣夫妻二人若得了好日，情愿把宋室江山送与狼主。”兀术道：“卿家果有此心，何不对天立下一誓？某家方信爱卿之真心也。”秦桧跪下道：“上有皇天，下有后土，我秦桧若忘了狼主恩德，不把宋朝天下送与狼主，后患背疽而死！”兀术道：“卿家何必如此认真，卿家日后若有要紧事情，命人来通知，某家定当照应。某家今日不能远送了！”秦桧夫妻拜别上马，往潞州而来。

夫妻二人来至关下，与守关军士说明。军士去报与守关总兵。总兵一一问了来历，然后放他二人进关，又差人送他往临安而来。不一日，到了临安，至午门候旨。高宗传旨宣进金銮殿，秦桧道：“二圣有诏书与陛下。”高宗闻言，连忙接了诏书，然后秦桧朝见，高宗降旨道：“今得卿家还朝，得知二圣消息，更得一佳士，甚是可喜。况爱卿保二圣在外有年，患难不改，今封为礼部尚书之职，妻王氏封二品夫人。”秦桧谢恩退朝，就进礼部衙门上任。此是绍兴四年初秋之事也。

诗曰：

高宗素志在偷安，奸佞纷纷序鸳班。

从此山河成破碎，蒙尘二帝不能还！

却说其时乃是大元帅王渊执掌重兵。那王元帅虽则年过九旬，却是忠心尽力，保扶社稷。那日升帐，聚集众将传令道：“明日乃是霜降节期，在朝诸将俱往教场祭旗，操练兵卒，不可有误。”众将领令。到了次日五鼓，各将俱到教场伺候，王渊查点诸将皆齐，只有左都督苗傅、右都督刘正彦不到。王元帅又差官催请。不一时，差宜回报说：“两位都督奉旨往西山打围，不能前来伺候。”王元帅也只得罢了，自己同众将等祭旗已毕，操演了一回兵马，打道回衙。行至众安桥，恰遇着苗、刘二人，吃得醉醺醺，带着几名家将骑马而来。二人要回避也来不及，只得下了马，低了头，立在人家门首。王渊在马上见了，吩咐：“唤他二人过来！”二人无奈，走到王元帅马前，打躬站立。王渊道：“好大胆的匹夫！你说天子旨意，命往西山打围，为何反在此处？明明藐视本帅，难道打你不得么？”吩咐：“将这厮扯下去各打二十。”二人慌忙跪下道：“小将一时冒犯虎威，求元帅看平日之面，饶恕罢。”王渊道：“你仗着天子宠幸，侮慢大臣，本该重处，姑且饶你，若再有无礼，必要奏明天子，斩你的驴头。”王元帅将二人大骂了一场，打道自回去了。

二人满面羞惭，无处申诉，苗傅道：“刘兄，不想我二人今日受这一场羞辱，且同到小弟衙门，别有话说。”二人上马，同至苗傅衙门，下马进去，到内衙坐定，苗傅道：“王渊老贼，将我们当街出丑，此恨怎消！况今岳飞已退居林下，韩世忠远在镇江，满朝之中还怕那个？我意欲点齐你我部下，杀了王渊老贼，以泄此恨，然后杀进宫中，捉了康王，不怕在朝文武不服。与兄平分天下，共享富贵，不知尊意若何？”刘正彦道：“此计甚妙！

事不宜迟，出其不意，今晚约定点齐人马，俱在王渊门首会齐，不可走漏消息，误了大事。”二人商议已定，再四叮咛。

刘正彦辞了苗傅，上马回衙，暗传号令，命本部兵卒准备器械，饱食酒饭，到了三更时分，二人率领众兵，点起灯球火把，蜂拥一般来到王渊门首，呐一声喊，杀入府中。可怜王元帅不曾防备得，一门九十多口尽皆杀害，家财尽被抢劫。二人领兵转身，竟往午门而来。早有一班御林军将拦住，都被杀死，直至大殿。那些大臣太监慌忙报进宫中，高宗吓得满身发抖，惊慌无措，躲入深宫，二人又杀入宫中，恰遇着刘妃带领宫娥出来迎接。那刘妃乃是刘正彦的堂侄女，新近送与康王，康王收为正妃，见了苗傅道：“将军不可惊了圣驾！”苗、刘二人问道：“康王在那里？”刘妃道：“将军差矣！王渊恃功欺藐天子，众大臣多有不平者，那康王昏昧不明，亦难主宰天下，此举正合我意。你今若是拿了天子，倘四方勤王兵到，众寡不敌，深为可虞。况岳飞现在汤阴，他手下兵将十分了得，倘若闻风而来，如之奈何？依我主见，不如将康王留在宫中，逼他传位与太子，换了新君，岳飞必来朝贺，那时先将他斩了，以绝后患。然后听凭你二位作何主见，高枕无忧，天下大事俱在你二位掌握中矣。”苗、刘二贼听了此一番言语，大喜道：“此言深为有理。”苗傅对刘正彦道：“事成，和你平分天下，令侄女，我必封他为正宫皇后也。”刘正彦笑道：“贤侄婿，且休闲讲，料理正事要紧。”二人出宫，来到殿上坐下，吩咐家将收了王家一门尸首，将财帛分赐众人。又拨心腹家将去各衙门把守，不许闲人私自出入。假写诏书一道，说是康王传位太子，召岳飞还朝扶助社稷，去哄骗岳飞来京。

且说那尚书仆射朱胜非，见苗、刘二人如此行为，遂修书一

封，悄悄差家人朱义，星夜往汤阴报知岳元帅，请他速来救驾。

那岳元帅自从归乡以来，即差人到巩家庄，迎娶了巩氏小姐到来与岳云完娶了，一门共享家庭之福。不意太太老病日增，服药无效，忽然归天。岳元帅悲伤哭泣，尽心葬祭，日夕哀痛，废寝忘餐，弄得骨瘦如柴。众弟兄多方劝慰，方才少进饮食。在家守孝，足迹不出门户。光阴易过，孝服已满，众弟兄皆在汤阴娶了妻小，生儿生女的往往来来，十分快活。这一日，岳爷同了众弟兄正在郊外打围，忽见家将引了朱义到围场上来见岳爷，将朱胜非的书札呈上。岳爷拆开看了，吃了一大惊，连忙散围回府，细细写了回书，交与朱义道：“你回去多多拜上你家老爷，说照此书中行事。须要小心，不可泄漏！”叫家人取过二十两银子，与朱义为盘费。朱义叩谢了岳爷，自回临安报信，不表。

且说岳爷修书一封，唤过牛皋、吉青二人道：“你二人可将此书到润州去见韩元帅，然后到临安去。只消如此如此，二贼可擒矣。”牛皋道：“大哥，我们在此安安逸逸自由自在不好，管他娘什么闲事，我不去！”岳爷道：“贤弟！我岂不知。但是已曾食过君禄，天下皆知我们是朝廷的臣子。如今有难，不去救驾，后人只说我们是不忠不义之人了！你二人可快快前去。若除得苗、刘二人，圣上留你们，二位就在临安保驾便了。”牛皋道：“既是大哥要我们去，成了功也就回来，终日与众兄弟们聚会快活不好？那个要做什么官！”二人辞了岳爷，上马飞奔往润州而来。真是个是：

一心忙似箭，双马走如云。

不一日，到了润州，来到帅府门首。其时韩元帅已封了咸安郡王，十分威武，凡有各路文书，要先到中军衙门递了脚色手本，

方得禀见。这牛皋、吉青那里晓得，走到辕门上对旗牌道：“快快通报，说我牛老爷同吉老爷，有事要见元帅。”那旗牌道：“好大来头！随你羊老爷、猪老爷，也不在我心上！”洋洋的走开去了。牛皋大怒道：“你这该死的狗头！你不去报，我就打进去。”一声吆喝，辕门外多少军士一齐喧嚷起来。正是：

未向朝中擒叛逆，忽然祸变起萧墙。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擒叛臣虎将勤王 召良帅贤后赐旗

诗曰：

中兴功业岂难收，为报君王莫重忧。

此去好提三尺剑，管教斩却贼臣头。

却说牛皋、吉青二人正待发作，辕门外一时喧嚷起来，不道惊动了韩元帅在大堂听得了，即着家将出外查问。那家将领命出来，见了牛皋、吉青，便问道：“你两个是何人？敢在这里喧嚷！”牛皋道：“俺们两个乃是岳元帅帐前的统制官，奉令来见元帅，有机密大事。偏偏这狗头不肯与我通报。”那家将听得是岳爷差来的将官，况有机密事，不敢怠慢，便道：“二位将军请息怒！旗牌不晓得是将军，多有得罪！且请少待，待小将进去通报便了。”牛皋道：“还是你好说话，便宜了这狗头一顿拳头。”那家将慌忙进内报知，韩元帅即命请进来相见。二人直至后堂，参见已毕，将书呈上。韩元帅拆开看毕，十分吃惊，说道：“既有此变，你二位先行，照计行事，本帅即起兵，随后就来便了。”

二人别了韩元帅，飞奔望临安一路而来。将近城不多远，牛皋对吉青道：“待我先去，吉哥你随后就来。”牛皋拍马来至城下，高叫道：“俺乃岳元帅部将牛皋，有紧要事要见苗、刘二位王爷的。”那苗、刘二人正在巡城，见牛皋来叫门，况是单人匹马，便

令军士开城放进。牛皋见了苗、刘道：“乞退左右，小将要有要言奉告。”二贼道：“我左右俱是心腹将士，有话但说不妨。”牛皋道：“岳元帅叫小将多多拜上二位王爷，说：‘我家元帅立了多少大功，杀退金兵，那康王全无封赏，反将他黜退闲居，那些无功之人反在朝中大俸大禄的快活，心中实是不平。今二位王爷，何不将康王贬放冷宫？太子三四岁的孩子，那里做得皇帝！二位王爷何不将天下平分？我元帅情愿小助一臂。’”苗、刘二人听了，大喜道：“若得你家元帅肯来助我，我就封他王位，同享富贵，决不食言！”

随带了牛皋来至午门，进大殿坐下，牛皋站在旁边，商议写书报复岳元帅。忽见军士来报：“城外有一姓吉名青的将军叫门。候二位王爷发令。”牛皋道：“这是我的兄弟。因康王不用他，逃在太行山落草，是我前日写书叫他来的。”苗、刘二贼道：“既如此，放他进来。”不一时，吉青来至午门下马，进大殿来朝见了，站在旁边。又会，又有军士来报道：“韩世忠带领人马已到城下，口口声声要拿二位王爷。”二贼听报，正在惊慌，又有军士来报：“仆射朱胜非已去开城迎接韩世忠了。”二人大惊道：“谁与我先去拿了朱胜非来？”牛皋应声：“待我来拿！”上前一步，伸手一把把苗傅拿住。吉青也上前把刘正彦拿下。两边众军正待动手来救，牛皋、吉青大喝一声：“那个敢上来讨死！”牛皋一手举铜就打。吉青一手把刘正彦挟在肩膀下，一手拔出腰刀，大喊：“那个敢上来，我先杀了刘贼，也休想要活一个！”

众军士正在两难之间，那殿后早有一班值宿禁军，晓得拿住了苗、刘二贼，一齐杀将出来。那苗、刘手下这班军士看见势头不好，一哄的都下殿逃走去。牛皋、吉青拿了二贼，也下殿来。

外边韩元帅兵马已至午门，正遇着牛皋、吉青献上二贼。韩元帅吩咐立刻斩首，领兵分往二人家中，将两家人口尽行抄灭。一面搜捕余党，一面聚集文武百官，请高宗登殿。

众朝臣请安已毕，高宗降旨道：“朕遭此二贼之害，几乎不保！韩世忠勤王有功，加封为靳王，钦赐金帛仍回镇江。牛皋、吉青力擒逆贼，即封为左右二都督，随朝保驾。”牛皋道：“你这个皇帝老儿！不听我大哥之言，致有此祸！本不该来救你，因奉了哥哥之令，故此才来。今二贼已诛，俺们两个要去回复大哥缴令，那个要做什么官！”说完，竟自出朝上马，回汤阴去了。高宗传旨，将二贼首级祭奠王元帅，钦赐御葬。韩元帅在临安耽搁了两日，也辞驾仍回润州，不表。

再说高宗皇帝复登大宝，太平无事，到了绍兴七年春日，有兵部告急本章入朝后奏道：“山东九龙山杨再兴作乱。”又报：“湖州太湖水贼戚方、罗纲、郝先，聚众谋反，十分猖獗。”接连几道告急本章，弄得高宗仓惶无措，便问众公卿：“有何良策，剿除诸寇？”当有太师赵鼎奏道：“诸寇猖狂，须得岳飞去剿，他人恐难当此重任。”高宗道：“前已差官去召他来京受职，被他手下牛皋、吉青等打回，又将旨意扯碎。朕念他前擒苗、刘二贼有功，故尔不究，今若再去召他，恐他不肯奉诏，如之奈何！”当时诸臣计议，并无良策。高宗传旨退朝，明日再议。各官退班，天子回驾入宫。

魏氏娘娘见高宗面带忧容，闷闷不乐，便上前后奏道：“万岁今日升殿，有何事故，龙颜不悦？”高宗遂道：“众寇作乱，太师赵鼎保奏岳飞方能平服。朕今要召岳飞入朝，命他征剿众寇，恐他不肯应召到京，故尔忧闷。”娘娘听了，奏道：“臣妾为万岁

绣成一对龙凤旌旗，如今中间再绣成‘精忠报国’四字。主公差官赐与岳飞，或者肯来亦未可知。”天子大喜，即命娘娘绣成四字。差官赍旨，并娘娘懿旨龙凤旌旗一对，往汤阴县宣召岳飞，即日进京。差官领旨出京，星夜赶到汤阴。

岳爷闻知，连忙出迎，接到大堂，摆列香案，俯伏在地。钦差开读圣旨道：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岁寒知松柏之心，国难见忠贞之节。朕以藐躬，谬膺大宝。迺者获罪于天，国事多艰，以致胡马长驱，干戈鼎沸。赖尔岳飞竭力勤王，尽心捍御，得以偏安一隅，深惭二帝蒙尘，狼烟暂息，兵燹重兴。今杨再兴称兵于九龙山畔，戚方虽么麽小寇，罗纲实蛊国奸民。正国家多事之秋，宜臣子枕戈待旦之日也。岂宜高卧北山，坐观荆棘？皇后亲绣龙凤旌旗，用表‘精忠报国’。尔其火速来京，起复旧职，统领熊罴之将，再驱虎豹之师，殄灭群凶，奠安社稷。朕不吝茅土之封，预开麟阁以待。钦哉！

岳元帅谢恩已毕，款待钦差。钦差辞别，先自回京复旨。

岳爷一面打点行装，一面去邀众弟兄一齐到来。岳爷道：“圣上特旨，差官来召我们出兵剿寇。皇后又亲绣一对龙凤旗，并赐‘精忠报国’四字，只得奉诏进京去。特请众弟兄们同去面圣。”牛皋道：“我是不去的，那个瘟皇帝，太平无事，不用我们；动起刀兵来，就来寻着我们替他去厮杀，他却在宫里快活。”岳爷道：“贤弟休如此说！自古道：‘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你我已经食过君禄，况为人在世，须要烈烈轰轰做一番事业，显祖扬名，岂肯老死蓬蒿！我们此去必要迎还二圣，恢复中原，方遂一

生大愿。贤弟们可将家眷各各送归家乡故里，好放心前去干功立业，方不负此一世！”众人齐声道：“大哥言之有理。”众弟兄们即便辞出。

回到家中，各将家眷送回家乡，陆续来至帅府，伺候岳爷起身。李氏夫人与媳妇巩氏，置酒与岳爷父子送行。岳爷饮酒中间，吩咐些家务，即刻起身。那些地方官俱来送行。岳爷相见谢道：“不敢劳动各位大人，只是家下还求照拂！”众官一齐躬身答道：“当得效劳。”众官辞别起身。

岳爷别了夫人，即同众弟兄发扛起程，望临安而来。正是：

从来世乱识忠臣，龙凤旌旗宠异群。

应诏速趋君命召，轰轰烈烈岳家军。

话休絮烦，单说岳爷一路来至润州，会见了韩元帅，两人说了些国家之事，即便辞行。韩元帅送了一程，两人分手而别。岳爷到了临安，进朝见驾。天子大喜，命岳飞官复旧职，待平寇之后，再行升赏，岳元帅谢了恩。天子传旨，命兵部发兵十万，户部支拨粮草。岳元帅辞驾，就要祭旗发兵。高宗问道：“元帅此行，先平何寇？”岳飞奏道：“先平了九龙山杨再兴，后平太湖。”高宗闻奏大喜，即赐御酒三杯，以壮行色。

岳元帅谢了恩出朝，到营中，令牛皋带兵三千为先锋，又命公子岳云趑催粮草军前应用，吩咐道：“粮乃三军重事，可晓得军中一日无粮，三军就要鼓噪，不可视为儿戏！”岳公子领令而去。元帅大兵随后起行。一路上，但见：

滚滚人行如泄水，滔滔马走似猱猓。

风声吹动金铙壮，云影飘扬圣赐旗。

先说牛皋一路上穿州过府而来，到了山东九龙山，军士报

道：“前面是九龙山了。”牛皋道：“抢了九龙山，然后扎营。”军士领命，一齐来至九龙山下呐喊。那边喽罗报上山来说道：“有宋将在山前讨战，请令定夺。”杨再兴闻报，随即带领喽罗下山来，一字排开，便叫一声。“那里来的毛贼，敢到此地来寻死？”牛皋大喝道：“你这狗强盗，见了俺牛老爷，还不下马受缚？”杨再兴道：“吓！你就是牛皋么？不是我的对手，且等岳飞来会我罢。”牛皋大怒，提起铜鞭打，杨再兴抡枪招架，战有十二三个回合，牛皋战他不过，只得败下阵来。杨再兴也不追赶，回山去了。牛皋败下来，传令三军，离山数里下营，候元帅大兵到来。

不一日，岳元帅大兵已到，牛皋出营迎接元帅。元帅问道：“牛皋，你会战么？”牛皋禀道：“有一个贼子，白马银枪，战有十二三个回合，小将败了，他也不来追我，故此不曾再战。”众将听了，都微笑道：“如此说，牛哥打了败仗了！”元帅又问道：“那人叫甚名字？”牛皋道：“这却不曾问他。”岳爷道：“牛兄弟！你随我出兵多年，还是这等冒失，连姓名也不问，就与他动手，倘然立了功，那功劳簿上怎么样个写法？下次交战，必须要问了姓名，然后打仗，可记得当年你在汴京小校场中会的杨再兴？你前日会战的，可是他么？”牛皋连连点头道：“小弟一时却忘了，正是此人。”元帅大笑道：“既然是他，你那里是他的对手！待我明日亲自出马，劝他归顺了，岂不是好？”

到了次日，天尚未明，元帅吩咐：“擂鼓，点齐众将随我出阵。”众将上前禀道：“杀鸡焉用牛刀！谅一草寇，待末将等前去拿来，何劳元帅亲自出马？”岳爷道：“列位有所不知，非我今日要立功，只因这个杨再兴乃是一员虎将，本帅亲自出马去，收降这个英雄来做个臂膀，相助国家，故尔要亲自出马。还有一说，

为兄的今日出战，若我胜了他，也不要贤弟们上前；为兄的打了败仗，也不要贤弟们上前，违令定按军法。”众将齐应一声：“得令！”又有上前来禀道：“元帅可带末将等去，看看元帅怎么样一个战法。”元帅道：“既然如此，皆可同去，只不要上前帮助就是。”说毕，竟出大营，来到九龙山下讨战。众将俱在后头观看。

那边喽罗飞报上山，杨再兴领兵下山来会岳飞。岳飞抬头观看，那杨再兴怎生打扮？但见：

头戴凤翅银盔，身穿鱼鳞细甲；手执滚金枪，腰悬竹节铜，衬一件白战袍，跨一匹银鬃马。面白唇红，微须三绺，腰圆膀阔，头大声洪。真个是：英雄盖世无双将，百万军中第一人！

岳元帅拍马上前道：“杨将军，别来无恙？”杨再兴听了，便道：“岳飞，休得扯谎！我和你在何处会过，今日在此讲这鬼话？”岳爷道：“将军难道忘记了么？曾在汴京小校场中，与将军会过一次！”杨再兴想了一想道：“吓！你可就是那枪挑小梁王的岳飞么？”元帅道：“然也！我有一言奉告，将军乃将门之后，武艺超群，为何失身于绿林？岂不有玷祖宗，万年遗臭！况将军负此文武全才，何不归顺朝廷，与国家出力，扫平金虏，迎还二圣？那时名垂竹帛，岂不美哉？”杨再兴呵呵笑道：“岳飞，你且住口！我杨再兴岂是不知道理之人？当日宣和皇帝，任用蔡京、童贯等一班奸佞，梁师成督造嶽庙，大兴工役；朱勑采办花石纲，竭尽民膏。又听奸臣与金人约会攻辽，以致金人入寇，传位靖康，懦弱无能，俱被掳了，若果有中兴之主，用贤去奸，奋志恢复，何难报仇雪恨，奠安百姓？无奈当今皇帝，只图偏安一隅，全无大志；不听忠言，信任奸邪，将一座锦绣江山弄得粉碎！岂是有为

之君？你不若同我在山东举义，先取了宋室，再复中原，共享富贵，何苦辅此昏君！你若不听我言，只怕将来死无葬身之地，懊悔无及也。”岳爷道：“将军差矣！为臣尽忠，为子尽孝，生于大宋，即为宋臣。况你杨门世代忠良，岂可甘为叛逆，玷辱祖宗！若不听我良言，只得与你决一胜负。”杨再兴道：“岳飞，你岂不知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我是好言相劝，既然不听，不必多言，放马过来！”岳爷道：“住着！我和你各把兵将退后，只我一个对你一个，各显手段。”杨再兴道：“如此甚好。”即命众喽罗退回山寨。岳爷亦传令众将退后，不许上前。

二人两马催开，双枪并举。但见：

岳爷爷枪舞梨花，当心便刺；杨再兴矛分八叉，照顶来挑。这个枪来，犹如丹桂簇，那个矛去，好似雪花飘。真是个战作一团，不分胜负，杀做一处，难定输赢。

二人大战三百余合，不分胜负。看看天色已晚，各自收兵回营，约定明日再战。到了次日天明，岳元帅带领众将又至阵前，杨再兴早已等候。岳元帅吩咐众将，退下三箭之地观看，如有上来者斩。两个拨开战马，抡枪交战。一个前拨后拨，一个左勾右挑，好似：

两条龙夺食，一对虎争餐。

二人正在大战，不分胜败。不道那岳云公子解了兵粮来到营门交割，那军士回禀公子：“元帅不在营中，亲自与杨再兴交战去了。”岳云即叫军士们看守粮草，一马跑到阵前来看，但见父亲与那员贼将厮杀，众位叔父一齐远远的观看。牛皋一眼看见是岳云，便道：“侄儿，你来得正好，快些上去帮助你父亲，拿了那个强盗，就完了事了。”岳云不知就里，便应声“晓得”，把马

一催，出到阵前叫道：“爹爹少歇，待孩儿来拿这逆贼。”那杨再兴喝声：“住着！岳飞，你军令不严，还做什么元帅？我不与你战了。”拨转马竟自回山。岳爷红着脸，只得收兵回营。

到帐中坐定，岳云上来交令。元帅大怒，喝叫左右：“与我把这逆子，绑去砍了！”岳云茫然不知缘故，众将心中是明白的，连忙一齐跪下，苦苦求饶，说道：“公子解粮才到，不知就里，故此犯了军令，求元帅开恩！”元帅道：“众将求饶，放他转来。死罪饶了，活罪难免，与我捆打四十！”军士只得把公子捆翻，打到二十棍，牛皋在旁想道：“这个明明是我害他打的。”连忙上前禀道：“牛皋代侄儿打二十，求元帅恩准！”岳爷道：“既是兄弟说了，看你面上，免打放起。”叫张保：“你可将岳云背上山前，对杨再兴说：‘公子运粮初到，不知有这军令在先，故此莽撞。本要斩首，因众将求饶免死，打了二十大棍，送来验伤请罪。’”

张保得令，背了公子往九龙山来，到了山前，将公子放下，对守山喽罗说知。喽罗上山报知大王。杨再兴下山来看，只见张保跪下禀道：“这是公子岳云，为因解粮才到，不知有这个军令，故尔冒犯了大王。元帅回营，要将公子斩首以正军法。众将再四讨饶，故此打了二十大棍，送来验伤请罪。”再兴道：“如此还像个元帅，你回去，可约你元帅明日再来会战。”张保答应一声，依先背了公子回营，来见元帅，把杨再兴相约再战的话禀明。

这日，天色已晚，元帅退至后营，岳云、张宪两边站立。元帅回转头来，见那岳云泪流满面。岳爷道：“为父的就打了你这几下，怎么敢如此怀恨，这时候还在流泪么？”岳云道：“孩儿怎敢怨恨爹爹，只因想起太太若在时，闻得孩儿受刑，必定要与孩儿讨饶。一时动念，故此流下泪来。”岳爷听了此言，不觉伤心

起来，便道：“你去安歇了罢。”岳云答应，遂与张宪一齐退出后营。

岳爷独自一人坐在那里，心头纳闷，就靠在桌子上蒙胧睡去。忽见小校来报：“杨老爷来拜。”岳爷思想：“那个什么杨老爷？”正待要问，只见外边走进一位将官来，头戴金盔，身穿金甲，面方耳大，五绺髭须，威风凛凛，雄气昂昂。岳爷即便起身迎接。正是：

人生异地无相识，大海浮萍何处来？

毕竟不知那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杨景梦传杀手铜 王佐计设金兰宴

诗曰：

金兰会上气如霜，杯酒生春频举觞。

奸雄空使鸿门计，闯宴将军勇力强。

却说岳爷打了岳云，又战不下杨再兴，心中闷闷不乐，就在帐中靠着桌上蒙胧睡去。忽见小校报说：“杨老爷来拜。”随后就走进一位将官。岳爷连忙出来迎接，进帐见礼，分宾主坐定。那人便道：“我乃杨景是也。因我玄孙再兴在此落草，特来奉托元帅，恳乞收在部下立功，得以扬名显亲，不胜感激！”岳爷道：“小将久有此心。奈他本事高强，战了几日胜他不得，难以收服。”杨景道：“这个是‘杨家枪’，只有‘杀手铜’可以胜得。待我传你，包管降他便了。”

杨景说罢，起身抡枪在手。岳爷也把枪拿在手中，二人大战数合，那杨景拔步败走，岳爷在后赶上去。那杨景左手持枪，回转身分心便刺，岳爷才把枪招架，杨景右手举铜，叫一声“牢记此法”，把铜在岳爷背上一捺。岳爷一交跌倒，矍然醒来，却是一梦。岳爷暗暗称奇，私下把枪铜一法演熟。

过了两日，岳元帅依旧出兵来讨战，杨再兴也领兵下山，二人也不打话，各举兵器交战。大战十数合，岳爷佯输败走。杨再

兴笑道：“你今日为何不济？”随后赶来。岳爷回转马来，左手持枪便刺，杨再兴忙把枪架住，不提防岳爷右手将银铜在杨再兴背上轻轻这一擦，再兴坐不住鞍鞵，跌下马来。岳爷慌忙跳下马来，双手扶起，叫声：“将军请起。本帅有罪了！可起来上马再战。”正是：

从今掬尽湘江水，难洗从前满面羞。

杨再兴满面羞惭，跪在地下，叫声：“元帅，小将已知元帅本领，甘心服输，情愿归降。”岳爷道：“将军若肯同扶宋室江山，愿与将军结为兄弟。”杨再兴道：“愿随鞭镫足矣，焉敢过分？”岳爷不允，就在地下对拜了八拜，结为兄弟。杨再兴道：“元帅先请回营，待小将上山去，收拾了人马粮草，来见元帅。”元帅回转大营。

再兴回山收拾了人马粮草，放火烧了山寨，来见岳元帅。元帅十分大喜，吩咐摆酒，合营将士做庆贺筵席。到了次日，传下号令，起兵入朝奏凯。众兵将一个个鞭敲金镫，齐和凯歌。

一路来到瓜州口上，韩元帅早已备齐船只，请岳爷大兵渡过大江。相见已毕，留岳爷歇马三日，作别回京，一路无话。早到临安相近，探军来报：“水寇戚方领兵来犯临安甚急，特来报知。”元帅就传令扎营在夹地巷口，即命杨再兴带领三千人马，速去救应。

再兴领令出营，即带了人马上前，一路行去，正遇着戚方领了大队喽罗，蜂拥而来。杨再兴也不等他人马屯扎，就挺枪杀去。那边戚方也持枪迎住，大叫一声：“来将何人？”再兴道：“强盗，要知我的姓名武艺么？我乃岳元帅麾下大将杨再兴是也。贼将快通名来，功劳簿上好记你名字。”戚方道：“俺乃太湖水寨赛霸王

戚方是也。俺劝你不如早早投降，免受戚戮。”再兴大喝一声：“贼将休得胡言！照你爷爷的枪罢！”一枪刺来，戚方忙接住厮杀。双枪并举，两马齐登，战了二十来合，再兴拦住枪，扯出铜来，一铜打去，戚方闪得快，一个马头打得粉碎。戚方慌了手脚，早被再兴擒过马来，摔在地下，命军士绑了。

对阵罗纲见再兴擒了戚方，心中大怒，拍马上前，也不打话，举刀便砍。再兴拦开罗纲的刀，轻舒猿臂，也便擒了过来，叫军士绑了，解往元帅大营去报功。郝先在后压阵，听得戚、罗二人被擒，慌慌的飞马冲来，见了杨再兴，不分皂白，抡刀就砍。再兴架开刀，一连几枪，杀得郝先浑身是汗，招架不住，被再兴伸过手来，夹腰一把抓过马去，叫军士绑了。众喽罗被这三千兵卒大杀一阵，杀的杀了，逃的逃了，一哄而散，再兴方始收兵。

回至元帅营前下马，进帐报功。元帅道：“贤弟日擒三寇，深为可喜，真乃盖世英雄！何愁金人不灭，二圣不还乎？”再兴连称：“不敢。此乃元帅的虎威，何干小将之功？”传令把这三贼推进来，当面跪下。元帅道：“尔等既被我将擒来，有何说话？何不归顺宋朝，立功之后，封妻荫子？”三人一齐说道：“蒙元帅不杀之恩，愿投麾下，稍助元帅之力。”岳爷道“既如此”，吩咐左右放了绑，“本帅与三位将军结为兄弟”。三人一齐推辞道：“怎样冒犯元帅？”岳爷道：“不必推辞，凡我帐下诸将，都是结拜过的了。”三人只得依允。同元帅结拜过了，然后与诸将见礼。相见毕，回去收拾粮草人马见元帅。元帅吩咐将人马收入本营，军政司收了粮草，一面申奏朝廷，将人马屯扎在城外安顿。

元帅入朝，来至午门下马，进殿见驾，三呼已毕，奏道：“杨再兴、戚方、罗纲、郝先，俱已平服投顺。”高宗闻奏大喜，

即封杨再兴为御前都统制，戚方等且暂居统制之职，日后有功，再行升赏。各人谢恩已毕。

高宗问岳爷道：“卿家可晓得洞庭湖杨么猖獗？地方官告急本章连进，卿家可速整人马，前往征剿，以救生民倒悬之苦。”岳爷领旨，辞驾出朝。高宗传谕，命兵部速发兵符火牌，调各路人马，拨在岳飞营中听用。又命户部给发粮草钱粮。诸事齐备，岳元帅整顿人马，择日祭旗开兵，三军浩浩荡荡，离了临安，望潭州而来。

一路地方官员馈送礼物，岳爷丝毫不受，鸡犬不惊，只是吩咐他们学做好官，须要爱民如子，无负朝廷。所过地方，秋毫无犯。各处百姓，无不感戴。

行非一日，到了潭州不远。那潭州节度使姓徐名仁，乃是汤阴县升任在此。那日闻报岳元帅兵到，随即领了总兵，与地方官一齐出城迎接岳元帅。岳爷因徐爷是恩师，不便相见，吩咐另日请见，其余地方官，俱备相见。进了潭州，三军安营已毕，岳元帅进入帅府住下，当日无话。

次日，各各上堂参见已毕，便问总兵张明道：“那水寇目下如何？”张明禀道：“目下比前大不相同了，他在这洞庭湖中君山上起造宫殿，自称为王。他有个亲弟名叫小霸王杨凡，有万夫不当之勇。有军师屈原公，元帅雷亨，他有五子，名叫雷仁、雷义、雷礼、雷智、雷信，称为‘雷家五虎’，十分骁勇。又有太尉花普方，还有水军元帅高老虎与兄弟高老龙，更有东耳木寨东圣侯王佐，西耳木寨西圣侯严奇，又有潭州王锤孝、兄弟王锤义，德州王崔庆、兄弟崔安，军师余尚文，副军师余尚敬，元帅伍尚志，长沙王罗延庆。有喽罗数十万，战将千员，粮草甚多，大小船只

不计其数，十分猖獗。前者王宣抚领兵剿捕，被他杀得大败。若大老爷再不来时，连这潭州也被他抢去了。”岳爷叹道：“数载工夫，不道养成如此大患！”便叫总兵来至面前，岳爷附耳说如此如此，张明领令而去，岳爷差下兵将，紧守城门，不表。

次日，岳爷升帐，诸将两边站立。元帅便命张保前去东耳木寨下请帖，张保领令出了城，绕湖而去，行了三十余里，来至东耳木寨，便向军士道：“相烦通报一声，岳元帅那边下书人要见。”军士便进去禀知王佐。王佐道：“着他进来。”张保进寨跪下，将书呈上。王佐接来观看，方知是岳飞来请赴宴的。王佐看罢，便叫：“张头目，耳房便饭，待我商议回复。”张保径自用酒饭去了。

却说王佐心中想道：“当年之事，不过是进步之策，怎么当起真来？他这封书不打紧，倘若大王得知，岂不害我？”遂拿了这封书出寨至水口下船，直至大寨上岸，来到端门外候旨。杨么传旨宣入。王佐进内，参拜已毕，奏道：“今有岳飞差人送请帖来，请臣进潭州赴宴，臣不敢自专，伏候我主定夺。”说罢，将书呈上。杨么看了书，便对军师道：“此事如何？”屈原公道：“可令东圣侯进潭州去赴宴。回来时，臣自然有计。”杨么对王佐说道：“贤卿，你可去赴宴，回来军师自有计策。”

王佐领旨出来，下船摇回。不一刻，来到营中，便叫过张保来，赏了十二两银子，说道：“你回去拜上你家元帅，说我明日来赴宴便了。”张保谢了，辞出营门，一径回来。进了城门，来见了元帅禀道：“王佐说明日准来赴宴。”元帅即忙吩咐地方官，连夜整备酒席。当日诸事不表。

到了次日巳牌光景，守城军士来禀：“王佐已到城下。”元帅即便率领众将，来至城外迎接。两人会了面，元帅便问道：“贤

弟久违了！”王佐道：“一别数年，不想今日又得相会。”岳爷吩咐抬过八抬大轿，便将王佐抬进城来。王佐在轿里边看见众百姓的门首，家家点烛，户户焚香，十分齐整。直至辕门，抬到大堂下轿，与岳爷重新见礼，分宾主坐下，送上菜来。岳爷便叫摆酒，推王佐首坐。饮过数巡，王佐道：“仁兄，我主今日的事业，三分已归其二。”岳爷接口说道：“今日奉屈，不过为昔之情，聚谈聚谈。古云：‘吃酒不言公务事。’非是为兄的拦阻贤弟之口，因我帐下皆是忠义之将，恐有唐突，倒是愚兄的不是了。”王佐听了，不敢再说。

饮至午后，王佐便起身告辞道：“犹恐大王得知见罪，小弟告辞了。”岳爷道：“既如此说，为兄的也不敢强留了。”遂请王佐上轿，送出城外而别。元帅回府，不提。

且说王佐跟来的人，个个欢喜道：“岳元帅待人甚好。”说说话话，看看来到本寨，便下了船，上殿来复旨。杨么闻知王佐回来，即刻宣召进见。王佐奏道：“今日臣去赴会已回，特来复旨。”杨么便问屈原公道：“军师如今计将安出？”屈原公奏道：“臣已定下一计在此。明日，大王可命王佐差人前去请岳飞来赴席，那岳飞无有不来的。他若来时，就在席上令好武艺者，命他舞家伙作乐，可斩岳飞之首。如此计不成，再埋伏四百名标枪手，令王佐掷杯为号，四百名标枪手一齐杀出。那岳飞双拳不敌四手，纵有通天本事，只怕也难逃厄。那东耳木寨头门、二门两边，皆是军房，房内可多放桌凳什物。他若逃出来，可将桌凳一齐抛出，阻住他的行路。再叫军士一齐上屋，将瓦片打下。再令雷家五虎将带兵五千，截住他的归路，岳飞虽然勇猛，到这地步，就是脚生双翅，也飞不进潭州去矣。”杨么闻言大喜，遂命王佐依计而

行。

王佐领旨出来，到山水口下船，回到本寨，心中想道：“岳飞，你什么要紧，却害了自己性命！”到了次日，差家将王德往潭州去见岳飞下请帖。王德领命，来到漳州城下叫门。守城军士问明，进帅府禀知。元帅令他进来。王德进帅府来，叩见元帅禀道：“奉主人之命，特送书帖到来，请元帅去赴金兰筵宴。”岳爷吩咐张保引王德去吃酒饭。张保答应一声，便同王德至耳房去用酒饭。

岳爷看了来书，知是王佐答席。王德吃过酒饭，来谢了元帅。元帅道：“我也不写回书了。你去回复你家老爷，说我明日准赴席便了。”又叫张保取二十四两银子，赏了王德。王德叩谢了元帅，回去禀复王佐，不表。

且说众将齐问岳爷道：“那王佐差人送书帖前来，为着何事？”岳爷道：“他特来请我赴席。”众将道：“元帅允也不允？”元帅道：“好友相请，那有不去之理？”牛皋道：“小将的俸银可有么？”岳爷道：“贤弟的俸银不曾支动，问他怎么？”牛皋道：“拿五十两出来。”岳爷道：“要他何用？”牛皋道：“待我备一桌好酒筵，请了元帅，劝元帅不要到王佐那边去吃罢。常言道‘筵无好筵，会无好会’也。要使小将们耽惊受吓！”元帅道：“贤弟，为兄的岂是贪图酒食？要与国家商议大事。既许了他，岂肯失信！”牛皋道：“元帅你要去，可带了我同往。”岳爷道：“这倒使得。”当日诸将各自归营。

次日，元帅升帐，穿了文官服色，众将上前，叩见已毕，元帅传令汤怀、施全二人，暂掌帅印。牛皋同去。命杨再兴路上接应，再兴答应而去。又向岳云道：“你可在途中接应为父的。”岳

云领令前往。元帅便同牛皋上马，张保在后跟随，众将送出城外，竟往东耳木寨而来。

王佐得报岳爷前来，连忙出寨迎接。进至二寨门首，岳爷下马，来至大营，行礼坐下，献茶上来。岳爷说道：“多蒙见招，只是不当之至！”王佐道：“无物可敬，略表寸心。”即忙吩咐摆酒，二人坐席饮酒，不表。

且说牛皋对张保说道：“你在此好生看守马匹要紧，待我进去保元帅。”张保答应。那牛皋走到里边，大声叫道：“要犒劳哩！”王佐看见，却不认得是牛皋，心下想道：“好一条大汉！”牛皋走上堂来，岳爷道：“这是家将牛皋，生性粗卤，贤弟休计较他。”王佐吩咐手下取酒肉与他吃。家将答应一声，登时取了酒肉点心出来。牛皋看见道：“就在这里吃么！”王佐道：“就在这里也罢。”牛皋便将酒肉点心，一齐吃个干净，就立在岳爷的身边。

元帅开言道：“愚兄的酒量甚小，要告辞了。”王佐道：“岂有此理！酒尚未饮，正还要奉敬。小弟这边有一人使得好狼牙棒，叫他上来使一回，与兄下酒如何？”岳爷道：“如此甚好，可唤他上来使一回。”王佐吩咐：“叫温奇来。”那温奇见唤，即忙上来，叩了一个头。王佐道：“岳元帅要你舞一回狼牙棒佐酒。好生使来，重重有赏！”温奇道：“既要小将舞棒，求元帅爷将桌子略移开些，小将方使得开。”王佐对岳爷：“哥哥，他倒也说得是，恐地方狭小，使不开来。”岳爷道：“贤弟之言有理。”遂命左右将酒席撤在一边。

那温奇就把狼牙棒使将起来。看看使到岳爷的跟前，那牛皋是拿着两条铁锏，紧紧站在元帅跟前，便喝一声：“下去些！”那温奇只得下去。少停又舞上来，被牛皋一连喝退几次。那温奇收

住了棒道：“你这个将军，好不知事务，只管的吆五喝六，叫我如何使出这盘头盖顶来？”牛皋道：“‘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你一个舞终久不好看，待俺来和你对舞。”不等说完，扯出铜走将下来，架着温奇的棒。温奇巴不得的将牛皋一棒打杀，劈脸的盖将下来。牛皋桌开狼牙棒，一铜把温奇打杀。

王佐看见，即将酒杯望地下一掷，往后便跑。那些标枪手听得警号，一齐杀出。霎时间：

筵前戈戟如麻乱，一派军声蜂拥来。

毕竟不知岳爷怎生脱得此难，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杨钦暗献地理图 世忠计破藏金窟

诗曰：

烽烟戈甲正重重，血战将军漂杵红。

拟向围场定狐兔，博取天山早挂弓。

话说那些标枪手一齐杀将出来，牛皋便叫：“元帅快走！待我断后。”岳爷忙向腰间拔出宝剑，望外杀出。牛皋舞动双铜，且战且走。来到二门，只见张保手执佩刀，保住马匹，大叫：“元帅！牛将军！快请上马，好让小人挡住后头。”岳爷、牛皋慌忙上马，不期前面丢下板凳家伙，横满一地，后面标枪手又追来，张保一刀砍死一个，夺过一杆枪来，连挑几人。牛皋回首，又打死十来个，那些标枪手不敢上前。张保把枪将板凳条桌挑开，三人方出一层，两边屋上瓦片如雨点一般打下来，三人俱打得头青脸肿，冒着险拼命跑出大门外边。雷家五将左右杀来，岳爷三人正在招架厮杀，忽听得呐喊声响，杨再兴一马冲来，手起一枪，把雷仁挑下马来，雷义举起铁锤打来，杨再兴架开锤，回手一枪，正中雷义心窝，翻身落马。恰好岳云飞马上来，先保了元帅三人出寨，杨再兴在后跟着。那雷家三兄弟使刀的使刀，举叉的举叉，带领兵卒追上来，杨再兴大怒，拔回马，使开这杆滚银枪，左飞右舞，一连把三将挑死，再把众兵大杀一阵，方才收兵，赶上岳

爷。一同回转潭州，进了城，来到帅府，众将俱来请安。元帅命纪录官记了杨将军、牛皋、张保三人的功劳，又命牛皋、张保到后营调治，不表。

再说王佐来见杨么，将岳爷逃回之事奏明。杨么好生懊恼，用计不成，反折了雷家五将，命王佐：“且自回营，待孤家另思别计便了。”当时王佐辞了杨么，自回寨中，不提。

且说岳元帅升帐，有军士来报：“启上大老爷，今有韩世忠元帅带领水军十万，大小战船，已在水口扎成水寨，特来报知。”岳元帅大喜，即忙带了张保，前往水寨拜候。军士报进水寨，韩元帅大开门寨迎接进寨。二人见礼坐定，韩元帅问道：“大元戎到此，与杨么打过几仗了？”岳元帅道：“不知虚实，尚未与他交兵。若定战期，还仗老元戎相助一臂！”韩元帅连称“不敢”，吩咐摆宴款待。二人上席对饮，谈论了一回。看那天色已晚将下来，岳爷辞别，韩元帅送出水寨。

岳爷上了马，沿湖一路探看，那洞庭湖真个波涛万顷，水天一色，远远望见那君山上宫殿巍巍，旗幡密密，十分雄壮。正在观看，忽见水面上一只小船，使着双桨，望着边岸荡来。张保看见后首有一带茂林，便叫元帅：“那只小船来了，且进林子里躲一躲。”岳爷忙进林中，张保也走了进来窥看。只见那只小船直抵湖岸，艄子把船拢好，船舱里走出一个人来，四面张望，口中自言自语的道：“我明明看见有两个人在此，怎么不见了？”张保见那人手无军器，便提棍走出林中，大喝一声：“那里来的奸细，到此窥探？”那人道：“我那里是奸细？要见岳元帅干一件功劳的。”张保道：“既要见元帅，却好在此，你且跟我来。”那人就跟着张保走进林中。张保指着岳爷道：“这就是元帅，不知有何

事？”那人便向岳爷跪下道：“小人乃是杨么的族弟，名唤杨钦。因逆兄不知天命，妄行叛逆，小人要保全祖宗血食，无门可见元帅，方才有事过湖，见元帅独骑而行，意是宋朝将官，欲投托求见。不意天幸，得遇元帅，元帅若不见疑，可于明日晚间，约准到此一会。小人献一计，可灭逆兄，万勿失信！”元帅道：“你既知顺逆来归，何不就同本帅归宋，反要明日再见？”杨钦道：“元帅身为大将，岂不知机事不密，决无成功？小人既以身许国，岂不欲早投大寨？但小人手无缚鸡之力，又未修习行兵之道，于事无益，只有一隐情，必须秘密。倘少有泄漏，不独无功，反多周折也。”岳爷道：“既如此说，准于明日到此领教便了。”杨钦叩头辞别了元帅，下船而去。

岳爷同张保回城，安歇了一夜。到次日下午，岳爷暗暗的命张宪、杨再兴、岳云、王贵四将，各带三千人马，在于湖边四处埋伏。但看流星为号，即杀出救应。若安然无事，听炮声回营。四将领令，各自埋伏去了。到了临晚，元帅唤过张保来吩咐道：“你可独自前去，见机而行。倘有意外之变，可将流星放起，自有救应。”张保道：“不妨。小人走得快，若是不答对，我自跑了回来就是。”岳爷道：“须要小心！”

张保辞了岳爷，出城来至林中，等了一会，果然见一只小船拢岸。杨钦走上岸来，张保走出林子外叫一声：“杨将军来了么？”杨钦道：“元帅在那里？”张保道：“元帅偶染小恙，故命我到此等候。”杨钦道：“既然如此，我有一物，相烦面呈元帅。切不可被一人知觉！”就在身边取出一个小小册子，封固甚密，递与张保，再四叮咛，辞别下船。张保收了册子，拔步回城，进帅府来。

岳爷正在帐中，坐在灯下观书等信。忽见张保回营来见，将

杨钦之言禀明，把册子呈上。岳爷拆开细看，心中暗喜，随命张保出营施放号炮，令埋伏四将回营。

到了次日，岳爷带了册子出城，到水寨来见韩世忠。行礼坐定，岳爷请韩元帅屏去左右，好商量机密事情。韩元帅道：“为将者，全在上下同心。我手下将士如自己一般，有话不妨竟说。”岳爷即将册子送过道：“有一功劳，特送与元帅。”韩元帅接来一看，原来是一幅地理图，分注得明明白白，大喜道：“承让此功，何以为谢？”岳爷道：“都是为朝廷出力，何出此言？”韩元帅道：“还愿元帅麾下拨几位统制帮助帮助。”岳爷道：“少停便送来。”辞别起身，一竟回转帅府，即点汤怀、王贵、牛皋、赵云、周青、梁兴、张显、吉青八员统制，去助韩元帅。又吩咐道：“诸位将军，到了韩元帅那里，须要小心！若犯了军令，无人解救。”众将答应一声，齐上马出城，来见韩元帅。参见已毕，韩爷大喜，遂命大公子韩尚德，同着曹成、曹亮等看守水寨。自己同二公子韩彦直，率领八员统制，带领精兵五千，直到蛇盘山。离山十余里，安下营盘。早有喽罗报上蛇盘山去。

看官不知，这蛇盘山在千万山深处，一路都是乱山高岭，深篁密箐，路径丛杂，极难识认。山中有一洞，名为藏金窟，乃是杨么的巢穴。杨么的父亲杨杲，同着第三子杨宾，五子杨会，伪设护山丞相邬天美，镇国元帅燕必显，辅国元帅燕必达，左卫将军管师彦，右卫将军沈铁肩，还有护山太保二十名，护山勇士二千名，聚集喽罗万余保守。出入不常，人迹罕到。所以前者官兵来剿，往往失利。不意杨钦将路径细细画成此册，献与岳爷，因此韩元帅得近山下扎营。

当时杨杲闻报，吃惊道：“宋兵怎能到得此间？必然我儿身

边有了奸细了！”杨宾、杨会一齐上前禀道：“父王且先捉了宋将，再查察奸臣便了。”杨泉便问：“谁人下山去，打听宋兵虚实？”当有元帅燕必显上前领愿往，杨泉即命杨宾同去擒捉宋将。二人得令，一同上马，带领喽罗下山，直到宋营讨战。

小校报进营中，韩元帅即命二公子出营迎敌。二公子应声“得令”，上马领兵出营，来到阵前，大喝道：“贼将何名？天兵到此，还不下马受缚？”燕必显道：“我乃杨大王驾前镇国大元帅燕必显是也。你是何人，擅敢到此寻死？”韩彦直道：“我乃韩元帅二公子韩彦直便是。汝等逆天谋叛，特来擒你。”燕必显大怒，提起八十二斤台扇刀，望韩彦直当头砍来。韩彦直舞动那杆虎头枪架住。一场好杀：

燕必显虎头豹眼，韩彦直齿白唇红。虎头枪欺霜傲雪，合扇刀掣电飞虹。那个真是离山猛虎，这个分明出海游龙。一个怒气若雷吼，一个火发气填胸。你杀我，捐躯马革何曾惜；我杀你，愿与皇家建大功。

两个战到三十余合，韩公子卖个破绽，回马诈败。燕必显拍马赶上。韩公子在腰间拔出金鞭，回转马耍的一鞭，正中燕必显的左臂。燕必显叫声“不好”，把身子一扭，回马便走。二公子赶上，将勒甲绦一把，轻轻提过来，横在马上。那边杨宾本是个无用之人，看见燕必显被擒，欲待向前来抢，又恐敌不过；欲要退后，又恐人笑，只指点众喽罗：“快杀上去救元帅！”众喽罗因是三大王指挥，又不敢不上前；欲待上前，料来怎生敌得过，只得假意呐喊，进了一步，倒退了两步。二公子见此光景，便把燕必显掷下，叫军士绑缚了，解往营中。自己回马摇枪，飞一般的冲去。那些喽罗，已挑死了几十。杨宾正待逃走，二公子一马已

到面前，挺枪直刺。杨宾战抖抖的，举起手中这杆看样方天画戟来招架。二公子把枪杌开画戟，拦腰一把，已将杨宾擒过马来。众喽罗俱各没命的跑回山上去报信了。

二公子掌着得胜鼓回营，来见父亲缴令。韩元帅命将二贼推过来。军士得令，将燕必显、杨宾二人推至帐前。杨宾垂头丧气的跪下，那燕必显立而不跪。韩元帅大喝道：“你这贼子既被擒来，怎敢不跪？”燕必显道：“大丈夫被擒，要杀就杀，岂肯跪你？”元帅看见二人光景，便喝小校：“且将他二人监禁后营。待我破了他的巢穴，捉了杨杌，一同斩首。”小校得令，将二人监在后营。元帅又令两个军士暗暗吩咐如此如此。军士得令行事，不表。

且说燕必显、杨宾两个锁禁在营中，却是每人一间囚房，紧紧对着。各人四名军士看守，不容说话。到了晚间，那杨宾已是饿得肚里鬼叫，瞪着两只眼睛空望，却见两个小军：一个托着一盘不知什么菜蔬；一个提着一大瓶，大约是酒，一手一箩，大约是饭，走进对面房中去了。直至更深，也有一个小军托着一碗粗饭，一碗冷不冷、热不热的白汤来，叫杨宾吃。那四个守军却是自己去取些酒饭自吃。杨宾看了，又气又恼，看了那碗粗饭，反吃不下了，只把那汤来呷了一口，又被那四个守军，絮絮叨叨的骂了几句：“刀口里的东西，还使什么气呢？终不然，老爷们反来供奉你这杀坯不成？且紧紧的缚一缚，好让老爷们睡觉。”那四个守军，又加上一条大铁链，将杨宾捆在柱上，各自去睡了。杨宾没办法，死又不能死，活又不能活，止不住流下泪来。熬至一更时分，只听得外边脚步响。杨宾侧着耳朵细听，恰像三四个人走入对门囚房里去。好一会，又听得有人出来，口内轻轻的只说得一句：“都在小将身上。”听他们仍出后营去了，杨宾心里好

不疑惑。

到得天明，韩元帅暗暗令赵云、梁兴、吉青、周青四将如此如此。又写密书一封，差人到潭州城内去见岳元帅。

岳元帅看了来书，打发来人外边酒饭。命军士到牢中吊出应死囚犯一名，来到后堂跪下。岳爷问道：“你叫甚名字？所犯何罪？”那犯人回禀道：“小人蔡勋，因酒醉失手打死了人，故问死罪。”岳爷道：“酒醉误伤只应问军，不该死罪。今本帅有一事，你若干得来，不独无罪，而且有功。”那犯人听了，便叩头道：“若蒙大老爷免死，叫小人水里火里去也是情愿。”岳爷道：“本帅有一马后王横，甚是得用，不意韩元帅闻知其名，今差人来要此人，本帅怎肯放他前去？若回绝他，又恐韩元帅见怪，你今可假扮装束，冒名王横，前去韩元帅营中，必然重用，但是不可泄漏，你可去得么？”那囚犯好不快活，连连叩头感谢：“元帅抬举，小人怎敢泄漏？只认真做个王横就是了。”元帅即命军士，将衣甲与他换了，随即升帐，传韩元帅差人进见，差人跪下候令。岳爷吩咐后营：“唤王横听令！”军士一声答应，即时唤出假王横来，跪在帐前。岳爷对着来人道：“元帅来书，要王横去伏侍，但此人乃本帅得力之人，若非元帅来书恳切，决不能从命。今暂同你去，叫他伏侍元帅，待平贼之后，须当还我，不可失信。”来人唯唯答应。岳爷即命王横：“且同来人去见韩元帅，须要小心服役，不可怠惰！”王横领命，遂同了差人叩辞了元帅，出城上路。

来到营中，正值韩元帅升帐，差人同了假王横跪下缴令。韩元帅便问：“你就是王横么？”假王横即叩头应道：“小人便是马后王横，并无第二个。”元帅道：“本帅久闻岳元帅有个马前张保，马后王横，十分得力。今暂着你做个队长，掌管一百名军士，倘

有功劳，再行升赏。”假王横叩头谢了，站过一边。元帅又命军士：“将杨宾、燕必显二贼推来！”军士答应一声“吓”，不一会，将二贼推至帐前。元帅拍案怒道：“你二人既被擒来，料难飞去，还是降与不降？”燕必显睁着两眼大叫道：“宁可一刀，决不降你！”韩元帅道“既不肯降”，叫军士：“与我绑出营门枭首号令。”军士答应一声，正待将二人推下阶去，忽见一员将官在韩元帅耳边轻轻说了二句。韩爷又命推转来，吩咐将燕必显仍禁后营，叫王横来道：“这杨宾非比别将，乃是杨么兄弟，理当解上临安献俘。你可领兵四名，将他解到岳元帅处，听他处分。须要小心！”

王横得令，就辞了韩元帅，将杨宾推入囚车，带了这四名解军出营，望着潭州一路而来。不道那四个解军走了两步，倒退了一步。王横坐在马上，喝叫：“快走！休得慢腾腾的，误了公事！”那四个解军自言自语，只管抱怨：“你是岳元帅的身边一个使唤的人，反如此大样。我们辛辛苦苦，没有一些好处，还要呼喝人！”王横听了，好不动怒，就跳下马来，倒转鞭杆来打：“你这狗头，不见天色黑将下来了，进城还有一二十里，要紧重犯，倘有差池，可是当耍的！”一个军士上前叫声：“将爷，不要动气，我们今日因帅爷升帐得早，没有食得饭饱，其实走不动。你是骑着马的，那里晓得？”又一个道：“你不见前面是灵官庙了？我们赶一步到那庙里，问道士讨些酒饭吃饱了，赶快些走就是了。”王横道：“既是这等说，快些前去。”

随即上马，押着四个军士推着囚车，一程赶到灵官庙里。军士将囚车堆放廊下，一个跟着王横，走到殿上喊道：“有道士走几个出来！”喊声未毕，只见后殿走出两个中年道士来，问道：“什么人在此大呼小叫？”军士喝道：“该死的贼道！我们是韩元

帅差来的将官，押送钦犯进城去的，肚里饿了，要问你回些酒饭吃。你们却躲在后头，不是吃酒，就是赌钱，全不来招接。明日待我们禀过元帅，叫你这贼道不要慌。”那两个道士陪着笑脸，叫道：“将爷们不要恼，本庙向来香火极盛，近日皆因兵乱年荒，十分清淡。今日乃是灵官老爷升天之日，本庙道众各凑些微钱钞，到城中买得些三牲福物，祭赛了老爷，本庙有的是窖下的陈酒。道士俱在后头散福，故此有失迎接。这位将爷若不嫌弃，就请到后殿同饮一杯。各位将爷是有犯人干系，我们叫道人送出来，与各位享用罢。”那假王横原来是贪杯无赖之徒，看见道士十分恭敬，甚是喜欢，便道：“只是白受你们不当！”道士说：“将来正要老爷们照顾，小道们理当孝敬的。”王横同了道士到后殿来，却见七八个道士摆着两席丰盛酒肴，尚未坐席。见了王横，一齐迎接施礼，请王横上面坐定。众道士你斟我奉，好不凑趣。

那四个军士押着杨宾在外边廊下，清清冷冷，等了半日，只见一个老道士端着几碗蔬菜，一箩饭，放上几副碗箸，走来道：“里边这位将官说，叫众位吃了饭，好快些趱路。”放下自去了。那四个军士十分焦躁，侧耳听那后边欢呼畅饮，好不闹热。一个军士叫一声：“哥！我想王横这狗头，本是岳元帅跟马之人，不如我们的出身。今日韩元帅抬举他做个百总，就这等大模大样，把我们不当人。若然他将来得了功，还不知怎样哩！”一个道：“我们本是韩元帅手下兵丁，也不甘心去伏侍这狗男女。明日回去，拼得退了这分粮，我们各自去别做个生理罢了。”一个道：“交兵之际，那个准你退粮？只好逃往金国去投降了四太子，或者倒挣得个出身。”四个军士你一句我一句，都愤愤不平。那杨宾在囚车内，听得明明白白，便接口道：“我看你四人容貌雄伟，

决非久困之人，今日何苦受那小人之气？何不同去投了我家大王，必然重用，岂不是好？”四人道：“王爷若肯保我们做个小小职分，我们拚着性命对付了那厮，就放了王爷同去何如？”杨宾道：“你四位果然有心，我就保奏你四人俱为殿前统制。”四人大喜道：“事不宜迟，我们作速动手。”就将囚车打开，放出杨宾。四人拔出腰刀，同着杨宾抢入后殿来。那几个道士见了，俱奔入后面，把屏门紧紧的闭上。王横坐在上面，醉眼迷离，才立起身来，早被四个军士上前一顿乱刀砍死。拥了杨宾一齐出了庙门，将王横的马与杨宾骑了，抄着小路，一同望蛇盘山后山而来。

到得山边，已是定更时分。喽罗见是三大王回来，连忙开关。杨宾同了四人一直到藏金窟，正值杨泉在殿上和五王爷杨会、元帅燕必达，商议退兵救子之计。忽见杨宾回来，好生欢喜，便问：“我儿怎得回来？燕元帅已怎么了？”杨宾将两日之事细细禀明。杨泉便叫那四人上殿问道：“你四人姓甚名谁？”那四人跪下禀道：“小人一名江彩，一名山风，一名水和，一名石鸣。”杨泉道：“难得你们好心，救了我儿！”就封为统制之职，分拨在三王爷名下。四人谢了恩，一时改换盔袍，好不荣耀。杨泉便对燕必达道，“令兄尚在韩营，如何得出？你可悄然从后山到湖口水路，上洞庭去见大王，速发救兵到此，共擒韩世忠，好救令兄。”燕必达得令，连夜单骑往洞庭湖去，不提。

再说韩元帅早有探军来报说，“四个军士将王横杀死，同杨宾一同逃去。”便吩咐将燕必显推来问道：“本帅看你堂堂一表，像个英雄，故不将你解去，何不降顺，以立功名？”燕必显道：“胡说！我弟燕必达现为辅国大元帅，各有家小在山。我怎肯贪生，遗害一家骨肉？”元帅道：“如此说来，虽然谋叛之徒，倒也

忠义可嘉。本帅仁义之师，何愁杨泉不灭。”叫小校：“可将燕将军马匹军器还他，放他上山。待本帅擒了杨泉父子，再行招抚便了。”当时军士得令，将燕必显推出营门，交还了衣甲兵器马匹。

燕必显独自一人到山下叫关，关上喽罗见是自家元帅，连忙开了关栅，放上山来。燕必显来到殿上，见了杨泉，杨泉便问：“你怎得回来？”燕必显将前后事情细细禀明。杨泉大怒道：“胡说！你既不降，自然斩首，或者解往潭州，怎能就轻放了你？你的隐情，我已洞知，必是你先降顺了他，故此独把我儿解往城中，今日想要来骗取家小。”喝叫左右：“与我绑去砍了！”两边刀斧手正要动手，旁边闪过五公子杨会上前禀道：“请父王息怒，孩儿见他素有忠义之心，今日之事未见真假，岂可就杀一员大将？不如暂且将他监禁，探听的实，方可施行。”杨泉道：“既是我儿讲情”，命左右将燕必显收监，又对杨宾道：“今燕必达前往洞庭去请救兵，恐他变生异心，你可带领四统制一路迎会，接应山上救兵，直捣他的后寨。便可放火为号，我即下山夹攻，不可有误！”杨宾领令，随即同了四员新来统制，也从后山抄出小路，望湖口一路迎来。

这里韩元帅差探子打听明白，暗暗差人送书知会岳元帅，发兵截杀湖口救兵。一面传令牛皋、王贵、汤怀、张显四将，各带人马，在蛇盘山半路四下埋伏。

岳元帅接书，亦命杨再兴、徐庆、金彪三人，带领人马，埋伏青云山下，不提。

再说那燕必达奉着杨泉之命，从后山抄小路来到湖口下船，上了洞庭君山，进殿朝见杨么已毕，将老大王的书送上。杨么看毕，十分着忙，遂与军师屈原公观看。屈原公道：“主公朝内必

有奸细，若不然，韩世忠何以得知藏金窟地方屯扎之处？且发兵去解了蛇盘山之围再处。”杨么即命奇王钟义同燕元帅领兵五千，速去救应。

奇王得令，点起人马，同了燕必达渡过洞庭湖。刚至湖口，恰遇着杨宾同着四个统制迎着，两边相见，遂齐往大路火速前来，行至青云山下，忽听得一声炮响，两边伏兵齐出。马上一员大将大叫：“我杨再兴奉岳元帅将令，特来拿你，快快下马受缚！”奇王也不及通名问姓，举刀便砍。再兴摇枪接战，不上十来合，拦腰一把，把奇王生擒过来，交与徐庆。拍马来捉杨宾，杨宾见势不好，不敢交锋，回马便走。后边转过四员统制，高叫：“杨宾不必惊慌，我等在此，叫你好处去。”四人一齐上前，把杨宾拿下。再兴举眼看时，却原来是赵云、周青、吉青、梁兴。原来他四人奉着韩元帅军令，假装解军，杀了假王横，放了杨宾，投了藏金窟，今日得此大功。当时杨再兴将杨宾交与金彪，对徐庆、金彪道，“二位贤弟，将二贼带回城中缴令，我去帮助韩元帅也。”二人领命，飞马自回潭州而去。

这里杨再兴同着赵云等四人，将五千喽罗追杀一阵，杀死大半，其余尽皆降伏。杨再兴带领三军，径至韩元帅营中。

赵云、梁兴等四人，飞马来至蛇盘山叫关。守山军士见是四人，放上山来，见了杨泉道：“燕元帅果然已投往潭州城去。今三大王同奇王领兵来捣韩营，约明放火为号，大王可即领兵下山，前后夹攻，擒拿韩世忠。”言未毕，忽见喽罗来报：“山下火光冲天，喊杀不绝，想必是救兵到了。”杨泉即命五公子同了左卫将军管师彦、右卫将军沈铁肩，带领三千喽罗下山接应。

三人领令下山，杀奔韩营，行不到几里，四边山坳里金鼓齐

鸣，一声炮响，牛皋等四将伏兵一齐杀出，将杨会等三人截住乱杀。当有喽罗报上山去，杨泉道：“不好了，中了他伏兵之计了。”遂对护国丞相邬天美道：“贤卿好生保守山寨，且待孤家自去救应。”随即点齐二十名护山太保，率领了二千名护山喽兵，上马提刀，慌忙下山。但听得前面喊声震地，正在混战，杨泉拍马摇刀，杀入阵中助战。四将正在难分胜败之际，忽听得一声喊，一骑马冲入重围，乃是杨再兴，把枪挑开了杨泉的刀，生擒过马，竟回潭州。杨会拍马欲待冲出，被牛皋一铜打下马来，军士用挠钩搭去。管师彦正在一踏，踹为肉泥。沈铁肩正没处逃命，被吉青一棒打碎脑盖，死于马下。韩元帅催动人马，直杀至蛇盘山下。那山上有燕必显手下众家将，保了燕氏一门家小，放出燕必显。燕必显谅难逃脱，正在迟疑，那四将叫声：“燕将军，你令弟现在潭州，今杨泉已被擒，何不投顺宋朝，以保令弟之命？”燕必显道：“事已至此，索性拿了杨氏一门，好去献功。”遂同了四将一齐动手，将杨氏一门良贱百余口尽皆拿下，献了蛇盘山寨。韩元帅同众将上山收拾金帛粮草，装载车上，把杨泉家口尽上囚车，放火烧了山寨，拔寨回兵。将粮草贼犯解至潭州，到岳元帅营中交纳。

韩元帅进营与岳元帅相见，各把前后事一叙，各皆欢喜。岳爷传令，将杨泉一门一百余口尽皆绑下，燕必显前既被擒不降，直至势促方献山寨，非出本心，一并斩首。将人头装在桶内，差兵护送解上临安报捷。韩元帅即便辞了岳爷，仍往水口水寨，不表。

且说探子报上洞庭山，说是燕必显献了蛇盘山，一门家口尽被宋将拿去潭州，斩首号令，解往临安去了。杨么听了，放声大

哭，文武众臣，亦各悲伤。就命合山挂孝遥祭。又吩咐众军：“二大王杨凡现病在府中，恐他闻知此信病体加重，不许走漏消息。”一面与军师商议发兵，与岳飞决战，与父母、兄弟报仇。屈原公道：“我军初败，心尚未定，且调齐各处人马，然后直捣潭州，与他决战不迟。”杨么准奏，遂传旨各处去调齐人马，不表。

且说岳爷的差官将人头解至临安，进上本章。高宗大喜，传旨将首级交刑部号令都城。再命户部颁发粮草彩缎，工部发出御酒三百坛，着礼部加封。差出内臣田思忠，解往潭州岳爷军前，犒赏三军。

不料内臣发这三百坛御酒，到礼部秦尚书衙门内来加封，险些儿使那些：冲锋士卒，几作含冤之鬼；陷阵将军，反为枉死之魂。

毕竟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打酒坛福将遇神仙 探君山元戎遭厄难

词曰：

御酒犒军前，鸩毒药，有谁参？竟亏福将有仙缘，
打破醇坛，暂避茅庵。岳侯冒险浑身胆，翻身入虎窟龙
潭，愿把命儿拼。

右调《黄莺儿》

且说那田思忠奉着圣旨，将三百坛御酒发到秦桧衙门，叫他加封，送往岳爷军前去，恰值秦桧在兵部衙门议事未回。这王氏夫人暗暗叫心腹家将，将毒药每坛里放上一把。他的心上，思想药死岳飞并那一班将士，好让四太子来取宋朝天下。你想这等心肠，岂非比蛇蜂更毒么？到了次日，秦桧也不知就里，将三百坛御酒坛坛加上封皮，交与田思忠。田思忠领了御酒并粮草等物，带领人夫，一路来至潭州。

岳元帅得报，急差人到水口，请韩元帅进城一同接旨，将御酒等物送往教场中去，一面叫军士去买民间的酒来冲和这御酒，方够犒散。

不道那牛皋听见了，想道：“不知有多少御酒，待我去看看。”就独自来到教场，走到车子眼前，觉得有些酒香。牛皋道：“妙吓！待我打开一坛来看，不知御酒是怎样的。”便去将一坛的泥

头打开，忽然一阵酒气冲入脑门头里，霎时疼痛起来。牛皋道：“咦！这酒有些诧异。”回转头来，看那车夫立在后边，牛皋道：“你可要酒吃么？”车夫道：“若是老爷肯赏小人，极妙的了！”牛皋道：“只是没有家伙。”车夫道：“小人有个瓢在此。”牛皋接了瓢，便去坛里兜了一瓢，递与车夫道：“快些吃了，再赏你一瓢。”这车夫是个贪杯的，说道：“多谢老爷！”接过来，两三口就吃完了。不吃犹可，这酒下了肚，霎时间，一交跌倒，满地乱滚，不多时，七窍流血而死。牛皋见了大惊，喊道：“我等干此多少大功，这昏君反将药来害我们！”拿起两条铜来，将这三百坛御酒尽皆打碎。军士着急，忙来报知岳元帅，岳元帅吩咐令牛皋上来。牛皋走上来，大叫道：“元帅先把钦差杀了，然后进都面圣，他为什么将药酒来药死我们？”岳元帅问道：“何以晓得是药酒？”牛皋道：“车夫吃了登时七窍流血而死，所以小将忿怒，将御酒打碎了。”岳爷道：“还剩得多少囫囵的在么？”牛皋道：“没有，都打碎了。”岳爷听了大怒，喝叫左右：“把牛皋绑去砍了！”韩爷吩咐：“且慢！”向岳爷道：“若不是牛将军打碎酒坛，我等尽遭其害矣！”钦差道：“不要说元帅受害，就是下官亦难逃此难，牛将军非但无罪，抑且有功。求元帅赦了！”岳爷道：“既然二位说情”，吩咐：“与我把牛皋赶出营去！”牛皋道：“我是要跟随元帅，不到别处去的。”岳爷道：“我这里用你不着，快快走出去！”牛皋再三恳求，岳爷只是不留，牛皋只得上马去了。

元帅就问钦差道：“这酒是何衙门造的？”田思忠道：“这酒是工部官儿制造的，解到礼部衙门加封。因秦大人有事，放在堂上一夜。次日，秦大人加了封，下官领出，一路解来，并无差迟。”岳爷道：“钦差大人先请回京复旨，待本帅平了洞庭贼，即时回

京面圣，查究奸臣，以靖国法，再去扫北便了。”那钦差辞别起身，不表。

再说岳元帅差人去追赶牛皋。那些人四下去寻，并无消息，只得转来回复元帅，岳爷心中甚是不舍。

且说那牛皋被岳爷赶了出来，一路下来行了数十里，不觉肚中饥饿。来到一座树林中，见一个道童立在林下，牛皋叫声：“小哥，这山上可有寺院么？”道童道：“此山名唤碧云山，并无寺院。只有我师父在此山中修炼，道法精通，有呼风唤雨之能，撒豆成兵之术。”牛皋道：“你家师父姓甚？叫做什么名字？”道童道：“我家老祖姓鲍名方。早上对我说道：‘你可下山去，有一骑马将军叫做牛皋，你可引他来见我。’将军，你可姓牛么？”牛皋道：“我正是牛皋。你可领我上山去见你师父。”道童道：“如此，跟我来。”牛皋只为肚中饥饿，没奈何，只得跟了道童，一步步走上山来。

进了洞门，见了老祖道：“我肚中饥饿，可有酒饭，拿些来与我充饥。”老祖叫道童拿出些素饭来与牛皋吃。老祖道：“将军有何事到此荒山？”牛皋将打碎酒坛、被岳元帅赶出之事说了一遍。老祖道：“原来为此。将军今欲何往？”牛皋道：“无处可居。”老祖道：“如此，何不随贫道出家，倒也逍遥快活？”牛皋暗想：“我与大哥立下许多功劳，昏君反要将药酒来害我们，不如在此出家，无拘无束，倒也罢了。”想定主意，连忙跪下道：“弟子情愿跟着师父出家。”老祖道：“你既愿出家，一要戒酒，二要除荤，三要戒情，方可出家。”牛皋道：“弟子一一皆依。略略吃些酒罢！”老祖道：“既要吃酒，快到别处去罢。”牛皋道：“不吃，不吃，件件依你。”老祖道：“既然依得，可跟我来。”

牛皋跟了老祖来到山下，老祖便叫牛皋将马笼头鞍辔卸下，大喝一声，那马飞也似上山去了。又命牛皋卸下盔甲，至一井边，叫牛皋把盔甲鞍辔都放下去，然后同牛皋转到洞内来，收为徒弟，取名“悟性”，换了道袍。牛皋把身上一看，哈哈大笑道：“如今弄得我像一个火烧道人了！”自此牛皋在碧云山做了道人，且按下慢表。

再说那杨么这一日与屈原公商议，军师奏道：“臣有一计，再命王佐去请岳飞来看君山，只说有路好上宫殿，他若来时，四面放火，将那岳飞、王佐一总烧死，内外大患尽除。倘王佐推托，即将他家小监了，他自然肯去。”杨么大喜，传旨宣王佐上殿。王佐来至殿下，杨么便将此计说与王佐。王佐奏道：“前者岳飞赴会，被他走脱，如今再去骗他，如何肯信？”杨么道：“你明明与他相好，不肯前往。”吩咐：“把他家小监了！”

王佐只得依允，坐船来至潭州城下，对守城军士说知，进了城，来到帅府。军士报进营中，岳飞出来迎接进帐，见礼毕，王佐道：“前日之事，皆屈原公所作，小弟其实不知，今日一来请罪，二来有事通知。”拿出洞庭湖图画与岳爷观看。王佐道：“今夜大哥同小弟上君山观看，湖内有条暗路可上宫殿，若大哥看明此路，杨么指日可破。”岳爷应允，王佐辞去。

众统制齐来禀道：“王佐来请私看君山，决非好意，元帅不可轻往！”岳爷道：“已曾许过，岂可失信？”一面写书送与韩元帅，约他前来接应。又命张保、张宪、岳云、杨虎同去。五人骑马出了潭州，来至东耳木寨。

王佐出来迎着，同往君山而来，行至七里桥，岳爷对杨虎道：“你在此把守此桥，以防贼人偷桥。”杨虎领令守住，岳爷往君山

而去。那杨虎心中暗想道：“如此大桥，怎么偷得？我且躲在石碑之后，看有何人来偷此桥。”将身往石碑后躲了，一眼观看，果然那边副元帅高老虎驾了一只小船，望桥边而来。上了岸，靠那石碑坐着，吩咐军士们一齐动手，将桥拆毁。杨虎道：“原来如此偷法。”轻轻掩至背后，手起一鞭，将高老虎打死，众喽兵见主将打死，连忙下船逃命去了。

再说岳爷同王佐众人上了君山，正在偷看之间，只见四面火箭齐发。君山左右前后，预先堆满干柴枯草，火箭落下，登时烈焰飞腾，冲天火起。岳爷和众人都在烟火之中。正是：

樊笼穷鸟谁相救，烈焰飞蛾怎脱逃？

毕竟不知岳爷和众将等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伍尚志火牛冲敌阵 鲍方祖赠宝破妖人

诗曰：

昔日田单曾保齐，今朝尚志效驰驱。

千牛奔突如风扫，宋将安知备不虞？

却说岳元帅和众将顾不得性命，冒烟突火冲下山来。岳云在烟雾里遇着王佐，认做是父亲，一把抱住，当先走马前行。可怜众人都烧得焦头烂额，逃至水口，只见杨虎赶来，遇见了众人道：“那边去不得！桥已被他们拆断了！”正在危急，忽见韩二公子驾船来，接应上船，送过断桥那边。上岸来至王佐寨门首，岳爷道：“我儿放王叔父下来。”岳云把王佐放下，元帅道：“贤弟请回寨罢！为兄的去了。”

王佐拜别回寨，怒道：“又是岳飞好相与，如此两次害他，他并无害我之意。那杨么我如此待他，他反如此待我！”心中恨恨不平。

且说岳爷回城，进帅府坐定，吩咐众人各自回去将养，不提。

那王佐来见杨么，说：“火烧君山，又被岳飞逃去。”杨么道：“你领了家小回去，记你功劳便了。”王佐领了家小回寨，不提。

再说杨么因此计不成，心中不乐，忽见喽罗来报：“启上大王，今有德州王崔庆奉旨带兵前来。”杨么道：“崔庆既到，令伍

尚志去打潭州。”伍尚志得令，就领喽罗来至潭州城下讨战，军士报进帅府。岳爷闻报，带领众将出城，摆成阵势，但见伍尚志威风凛凛，相貌堂堂，手抡方天戟，坐下银鬃马，大声叫道：“来将莫非岳飞么？”元帅道：“然也。你何人？”伍尚志道：“我是通天大王麾下官拜大元帅伍尚志是也。”岳爷道：“看你相貌魁梧，像个好汉，何故甘心事贼？何不改邪归正，建立功名？倘不知悔过，一旦有失，岂不可惜！”伍尚志道：“岳飞，休要摇唇鼓舌，且来认我手段。”说罢，举起画杆方天戟，劈面刺来，岳爷摆动沥泉枪架开戟。两个一场好杀！但见：

二将阵前生杀气，跑开战马赌生死。岳飞枪发龙舒爪，尚志戟刺蛇伏起，枪去不离胸左右，戟来只向心窝里。

三军擂鼓把旗摇，两边呐喊江潮沸。自来见过多少将军战，不似今番无底止。

两人战到百十余合，不分胜败。天色已晚，各自收兵。

伍尚志回山，见了杨么奏道：“岳飞本事高强，不可力敌，只可计取。臣有一计：要水牛三百只，用松香沥青浇在牛尾上，牛角上缚了利刃。临阵之时，将牛尾烧着，牛痛，自然往前飞奔冲出。岳飞纵有十分本事，焉能对敌？必然擒获。”杨么闻言大喜，即传旨取齐水牛，交与尚志。尚志带了水牛回营，当晚准备停当。

次日，将火牛藏于阵内，一马当先，至城下讨战。城内岳元帅率领众将出城，尚未交锋，伍尚志将火牛烧着。那牛疼痛，便望宋营中冲来，势不可挡。元帅看见，大叫：“众将快退！”众将一齐回马。那水牛负痛，乱撞乱冲，如崩山倒海一般。这些军士但恨爹娘少生了两只脚，飞奔入城，将城门闭上。人马被火牛冲

死不计其数，元帅心中忧闷。伍尚志见岳爷大败进城，鸣金收军。

过了一夜，又至城下来讨战。岳爷吩咐且将“免战牌”挂出，再思退敌之计。当时伍尚志见了，哈哈大笑：“岳飞真乃无能之辈。只败一阵，不敢再战也，还要做什么元帅！”随命军士拔寨收兵，上山来见杨么，将火牛之事奏闻：“今岳飞闭了城门，挂起‘免战牌’不敢出战，请旨定夺。”杨么大喜道：“元帅辛苦，且暂停兵，孤家另思破城之策。孤家有一公主，招卿为驸马，可于今晚成亲。”伍尚志叩头谢恩。

当日，于殿上挂灯结彩。命宫女扶公主出来，就在殿上拜了杨么，然后与伍尚志交拜，送进宫中合卺，花烛已毕。杨么又赐众臣喜宴筵席，伍尚志陪饮至更深方散。回转宫中，只指望：

秦晋同盟，成两姓绸缪之好；朱陈媲美，缔百年燕婉之欢。

那知这位公主双眉含怨，两泪交流。伍尚志那知就里，只道是娇羞怕丑，叫侍女们俱回避了，便上前去温存，低语叫道：“公主！夜深了，请安寝罢！”那公主慕地向胸前扯出一把佩刀来，把在手中，指着伍尚志道：“你休想无礼！我非杨么之女，若要成亲，须要我哥哥作主，若不然，就拼个你死我活。”伍尚志大惊道：“不知令兄是谁？小将如何晓得？我和你既为夫妇，自然听从。且先放下凶器，慢慢的与小将说明便了。”那公主两泪交流道：“妾家姓姚。杨么将我父母兄弟一门杀尽，劫抢家财，那时妾身年方三岁，杨么将我抚为己女。我只有一姑母之子表兄岳飞，现为宋朝元帅，须得见他与我报了杀父之仇，方雪我恨。今你堂堂一表，不思报国立功，情愿屈身叛逆，妾身宁死，决不从你骂名万代也。”伍尚志听了这番言语，低头一想，便道：“公主之言，果是不差，我想杨么贪残暴虐，谅不能成大事。但今令兄

现为敌国，如何好去见他？既是公主如此说，小将焉敢冒犯？且名为夫妇，各自安寝，瞒过杨么，待小将觑便行事便了。”公主谢了，各自去安歇，不提。

且说一日杨么升殿，聚集众官，商议去打潭州。伍尚志奏道：“岳飞守住城郭，不肯交战，一时难以取胜，不如遣人议和，两下罢兵息战，再看机会何如？”旁边闪出余尚文奏道：“臣有一计，可破潭州，大王可传旨，着人在于七星山上搭起一台，待臣前去作起‘五雷法’来，召遣天将进城去取了岳飞首级，其余就不足虑也。”

杨么准奏，即刻传旨，在七星山搭起一座高台，余尚文辞了杨么，即前往台上作法。

再说牛皋在碧云山上出家，你道他这个人那里受得这般凄凉？这一日瞒了师父，偷下山来闲走，走了一回，进林子去，拣块石上坐下歇息。忽见一只水牛奔进林来，牛皋看时，只见牛角上扎缚着利刃。原来是伍尚志的火牛逃走来的。牛皋上前一把拿住，想道：“我每日吃素，实是难熬。今日天赐此牛来，想是与我受用的，若不然，为什么角上带了刀来？”就将角上的刀解下来，把牛杀了。就在石中敲出火来，拾些枯枝，把牛煨得半生不熟的。正吃得饱，忽见道童走来叫道：“师兄，师父在那里唤你，快去，快去！”

牛皋上山，进洞来见了老祖。老祖道：“牛皋，你既出家，怎的瞒我开荤？我这里用你不着，你依旧下山去助岳飞，擒捉杨么罢。”牛皋叫声：“师父！徒弟去不成了！”老祖道：“却是为何？”牛皋道：“我的盔甲鞍辔兵器，俱已放在井里，马匹又是师父放去，叫我如何上阵？”老祖道：“你且随我来。”

牛皋跟着老祖，来至山前井边。老祖向井中喝一声：“快将牛皋的兵器等件送上来！”言未毕，忽见井中跳出一个似龙非龙、似人非人的物事来，将牛皋的盔甲鞍辔双铜一齐送上，老祖叫牛皋收了。那物仍旧跳入井中。牛皋道：“原来师父养着看守物件的！”老祖又将手向山顶上一招，那匹马长啸一声，飞奔而来。

牛皋把盔甲穿好，又把鞍辔放在马背上，伏身跪下道：“弟子前去上阵，求师父赐几件法宝，也不枉在这里修行一番！”老祖向袖中取出一枝小小箭儿，递与牛皋。牛皋接过来看了，便道：“师父，这样一枝小箭要他何用？”老祖道：“我不说，你也不知，此箭名为‘穿云箭’，倘遇妖人会驾云的，只要将此箭抛去，百发百中。”牛皋道：“这一件不够，求师父再添几件装装门面。”老祖又向袖中取出一双草鞋来，付与牛皋。牛皋笑道：“徒弟上阵，穿着靴子不好？又不去挑脚！要这草鞋何用？”老祖道：“牛皋，你休轻看了这草鞋！这鞋名为‘破浪履’，穿在脚上，踏水如登平地。那杨么乃是天上水兽下凡，非此宝不能服他。”牛皋道：“这等说起来，又是宝贝了，求师父索性再赐几件好些的与弟子。”老祖道：“我也没有别的宝贝，还有两丸丹药你可拿去。一丸可救岳飞性命，留着一丸日后自有用处。”即在袖中取出一个小葫芦，倾出两颗药丸，付与牛皋。

牛皋收了，便道：“弟子不认得路径，求师父叫个小道童引我一引。”老祖道：“这也不消，你且上了马，闭了眼睛。”牛皋依言上马，将双眼闭了，老祖喝声“起”，那马忽然腾空而起。耳根前但听见飐飐风响，约有半个时辰，那马就慢了。只听得耳边叫道：“值日功曹丁甲神将，速降坛前，听我法令！”又听见不住的劈拍之声。牛皋睁开眼睛一看，那马就落下山前，却见一个道

人在台上作法。牛皋下马，走上台来，那余尚文见一个黑脸的，认做是召来的黑虎赵玄坛，便将令牌一拍道：“神将速进潭州城去，把岳飞首级取来，不得有违！”牛皋应道：“领法指！”一铜打去，正中脑门，取了首级下台。上马往潭州而去。

那台下的喽罗听得声响，上台来看，却见余尚文死在台上，又没了头，慌忙报知杨么。杨么好生烦恼，传旨收尸盛殓，暗暗察访奸细，不表。

且说牛皋到了潭州，进帅府来见了岳爷，把路遇余尚文作法打死之事说了一遍，岳爷就命将首级号令，便问牛皋：“一向在何处安身？”牛皋道：“只东游西荡，没有定处，故此复来。”岳爷心中疑惑，便写书一封，命牛皋：“暂时去帮助韩元帅，另日再来取你。”

牛皋接了书，辞了岳爷，上马来至水口，见了韩元帅。参见已毕，将书呈上。韩元帅接过看了，却是岳爷要他探出牛皋这几时的引藏。韩元帅随命摆酒接风。过了一日，韩爷对牛皋道：“我看将军英雄义气，本帅欲与将军结为兄弟，万勿推却！”牛皋道：“小将怎敢！”韩爷道：“你与岳元帅原是兄弟，本帅亦然，休得谦逊！”遂吩咐左右摆下香案，与牛皋结为兄弟，入席畅饮。饮酒中间，牛皋便把打碎御酒坛被岳爷赶出之后，遇着神仙，收为徒弟，直至杀牛开戒，赠宝下山之事，尽情说出。韩爷道：“为兄的不信，可试与我看看。”牛皋就取出草鞋来穿了，一同韩爷出寨。跳下水去，果然在水面上行走，如履平地一般。韩爷大喜，暗想：“我家有此异人，何愁杨么不破？”遂暗暗修书回复岳元帅。

次日将晚，牛皋来禀韩元帅道：“小将到此，并无功劳，闲坐不过，今夜须去巡湖。”韩爷应允。当夜，牛皋驾着一号小船，

出湖巡哨，恰遇杨么手下的水军元帅高老龙，也驾着三四号小战船来巡湖。牛皋见了，便叫水手：“且慢行！”却穿上草鞋，踏在水面上，走到贼船边。高老龙看见，只道是湖神显圣，就跪在船头上叩头道：“弟子高老龙，明日设祭，仰望神明护佑！”牛皋道：“快摆香案！”随走上船头，这一铜，将高老龙打死，回身又将船上水手，尽皆打落水中。后面这几只小船，飞也似逃回去了。牛皋撑了战船，回寨报功。韩元帅记了功劳簿，差人报知岳元帅。岳爷寻思：“倘被贼人放炮打死，如何是好！”忙传令到水寨，令牛皋回进潭州。

那边巡湖水卒逃回山中，报知杨么：“高元帅巡湖，被宋将杀死。”杨么好生焦躁：“宋朝出此异人，如何是好！”旁边闪过副军师余尚敬，奏道：“臣能‘驾云’之法，待臣今夜飞进潭州，必要取岳飞之首，一来分主公之忧，二则报杀兄之仇。”杨么准奏。

当夜，余尚敬将一方小帕铺在地上，喷上一口法水，将身坐在帕上，念念有词，忽然腾空飞起，竟往潭州城中。来到帅府，正值黄昏。恰好牛皋在韩营回来，元帅正在帐中盘问牛皋说话，众将两边侍立。余尚敬见下面人多，不好下手，只在半天里如风筝一般，飘来飘去。却被牛皋一眼看见，说道：“诧异！是什么东西！不要是师父所说的那话儿吓！待我来试试箭看。”就将那枝“穿云箭”，望空抛去。但闻哄咙一声响，半天里掉下个人来。牛皋一把拿住，取了穿云箭，将那人绑了，来见元帅。元帅审问明白，却是余尚敬。元帅吩咐即时斩首，号令在城上。

那边探子报知杨么，杨么十分惊慌，就与众将商议。屈原公奏道：“再去调长沙王罗延庆。臣已练一阵图，等齐了，就与岳

飞决一雌雄。”杨么准奏，即去调兵发马，不提。

再说那王佐自从领了家口回寨之后，只管感念岳元帅的义气：“如今不若到西耳木寨去，邀了严奇，一同归顺岳元帅，以报他之恩义，岂不是好？”主意定了，即来见严奇说：“岳飞如此义气英雄，况杨么这般行为，必非对手。愚意欲与兄同去归顺，未知尊意若何？”严奇道：“我想杨么终非成大事之人。久闻岳侯忠义，礼贤下士，若承挈带，实为万幸！”话还未绝，旁边走过一员小将，乃是严奇之子，名唤严成方，年方十四，使一对八棱紫金锤，猛勇非常，上前叫道：“爹爹不要听信王叔叔之言，长他人之志气。孩儿闻得岳飞有一子，名唤岳云，也使两柄银锤，有万夫不当之勇。待孩儿明日与他比比武艺，若果然胜得孩儿，情愿归降，若胜不得孩儿，叫岳飞早早收兵回去，休教杀个片甲不留。”严奇对王佐道：“我儿之言，亦甚有理，免得被他们看轻了。”

王佐只得辞别回寨，悄悄地来至潭州城下，对守城军士说知，要见岳元帅。军士报进帅府，牛皋在旁听得，大骂道：“这个狗头，几次三番来哄骗我们，今日又来做什么？且待我去拿他来，砍他七八段，方泄我胸中之恨！”提了双铜，怒冲冲的去杀那王佐。正合着常言道：

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不知王佐逃得性命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严成方较锤结义 戚统制暗箭报仇

词曰：

年少英雄相遇，双锤比较相同。情投意合喜相逢，愿得百年长共！祸福皆由天数，暗地毒箭何功？冤家徒结总成空，到后方知春梦！

右调《西江月》

话说牛皋怒气冲天，提铜出营，要杀王佐。岳飞连忙唤转，叫声：“贤弟，为兄的两次险遭大难，皆为他降顺。他虽使恶意，我全不计较。人非草木，岂有不知？今日他来见我，必有好音，且放他进来，看他有何话说。”随叫军士：“请王将军相见。”牛皋不敢则声，呶首嘴，咕哝个不了。

不一会，军士引着王佐进帅府来，见了岳爷跪下道：“两次哄骗元帅受惊，不赐斧诛，反蒙恩赦，实该万死！”岳爷道：“贤弟请起，此乃各为其主，理所当然，何罪之有！但不知贤弟今日此来，有何见谕，莫非还有别计么？”王佐道：“人非禽兽，岂无人意？蒙元帅大恩，无以为报，有西耳木寨严奇，小将已约他同来归顺。不道他儿子严成方年纪虽小，十分骁勇，负气不服。他闻得公子英雄，单要与公子比个手段，若能胜他，方肯来降，因此特来报知。”岳爷道：“既如此，贤弟且请回，待明日叫小儿出城来，与他比试便了。”王佐辞别出城，悄悄自回寨去。

次日，岳爷命岳云领兵出城，等候严成方比武，相机行事，

不可有误。旁边闪出统制戚方，上前禀道：“王佐几次暗施毒计，恐有变动，小将愿去掠阵。”岳爷应允。戚方遂同公子齐出城来，安下营寨，专等严成方来比武。那里晓得杨么在水寨操兵，严成方不能脱身来与岳云比武。这里岳云已等了两日。

王佐恐岳云性急，就命儿子王成亮前去通知操兵之事。王成亮领命，上马提枪，来至宋营门前，对军士道：“我乃东耳木寨东圣侯大公子便是，快请岳公子出来会话。”军士报进营中。戚方道：“待小将去看来。”戚方提刀上马，走出营前。王成亮道：“来将何名？”戚方道：“我乃岳元帅麾下统制戚方是也。尔乃何人？”成亮道：“我乃东圣侯长子王成亮是也。因严成方在水寨操兵未回，家父特命我来知会岳公子，休要回兵，须要等一两日。”这几句话还未说完，不提防戚方手起一刀，将成亮斩于马下，取了首级，回营来见岳云道：“来将乃是王佐之子，名唤王成亮，被我斩了首级在此。”岳云大惊道：“戚老叔为何杀了他！爹爹知道，必要将我斩首，如何是好！”戚方道：“他父亲屡屡哄骗，要杀元帅，焉知今日不是鬼诈？杀了他，有罪在我，公子不必惊慌。”岳云忙命军士，把成亮首级送去还他。王佐大哭一场，不知何故被杀，只得收了尸骸，不表。

却说岳公子收兵回城，进帅府来见元帅道：“爹爹，该斩孩儿之首。”元帅问道：“你却为着何事？莫非战不过严成方么？”岳云道：“孩儿奉命扎营在路旁等候严成方，他两日不来，今日王任命儿子王成亮来报成方在水寨操兵之事，却被戚老叔杀了。孩儿理当斩首。”元帅道：“既是戚方所杀，与你何罪？”吩咐将戚方重责三十棍。两边军士一声答应，将戚方重责三十大棍。岳元帅叫张保：“你可将戚方送到东耳木寨王老爷那边去说：‘统制戚

方误伤了公子，被家爷重责三十，送来验伤请罪。’”

张保领令，同了戚方一直来到东耳木寨。军士进寨细细禀明。王佐吩咐叫张保进寨道：“你去禀上你家元帅，吾儿命该如此，与戚将军何干？那人有事未回，原请公子等候，料此事必成。”张保辞了山寨，同戚方回城缴令。岳爷道：“本帅一次金兰会，二次探君山，皆因要降王佐之心，今日方得成功，被你如此，岂不把前功尽弃！幸得今日说明，你且回营将养。”戚方领令回营。元帅又命岳云原往城外下营去等。

这严成方在水寨内，直到十日方回。严奇道：“为你操兵不回，岳云等候已久，王叔父恐他回城，命王成亮去通知，被戚方误伤了性命，你今快快去与岳云见个高下，好定行止。”

成方领了父命，提锤上马，领兵来到岳云营前，高叫道：“快报去，说我严成方在此，快叫岳云出来与我比武。”小校忙报进营，岳公子听报，随即上马提锤，来到阵前，看那严成方怎生打扮？但见：

束发金冠雉尾双，鱼鳞砌就甲生光。

金锤八棱扬威武，恰似天神降下方。

那严成方对阵看那岳公子：

头上银盔双凤飞，狻猊宝甲衬征衣。

身骑赤兔胭脂马，气宇轩昂貌出奇。

两个在对阵，你看我威风凛凛，我看你雄气赳赳，各自暗暗欢喜。

严成方出马来道：“小弟久闻公子英雄无敌，特来请教。”岳云道：“领教便了。”两个各摆双锤，交手来战。一个舞动寒星万点，一个使出瑞彩千条。战到八十余合，不分胜负。岳云卖了破

绽，跳出圈子，叫道：“果然好锤，战你不过，饶你去罢！”诈败落荒而走。严成方道：“往那里走？若不拿你下马，也算不得好汉。”拍马追来，赶下十余里路，岳云使个“流星赶月”的解数，回马一锤，照着严成方的锤上打去，将严成方的虎口震开，把锤打落于地。严成方跳落下马，便把那柄锤也弃了，跪下道：“公子英雄，名不虚传！小弟情愿归降，望公子收录！”岳云也跳下马来，双手扶起道：“久闻严公子大名，今日幸得相会。公子若肯归降，共扶社稷，小弟情愿与公子结为兄弟，不知尊意允否？”严成方道：“小弟亦有此心，只是不敢仰攀。”岳云道：“既同心意，何必过谦？”两个就在地下撮土为香。岳云年长一岁为兄，成方为弟，誓同骨肉。对拜已毕，各自上马回营。

成方来至东耳木寨，见了王佐，将与岳云结拜之事说明。王佐大喜，随同严成方来至西耳木寨见了严奇，暗暗各自同心计议，不提。

那岳公子回城，也将前事说了一遍，岳爷喜之不胜。

忽见小校来报：“有长沙王罗延庆在城外讨战。”杨再兴便上前来禀道：“罗延庆同小将最是相好，待我去说他来归降。”岳爷就令再兴出马。再兴领令，上马提枪，领兵出城来，到阵前大叫一声：“杨再兴在此，谁人敢来会我！”忽听对阵只一声炮响，门旗开处，一将出马，见是杨再兴，便把眼色一丢，喝道：“来将休得逞能，俺罗延庆来也！”摆动鍤金枪，当胸就刺。杨再兴举起滚银枪，劈面相交。两个在战场之上假战了十余合，杨再兴卖个破绽，回马败下，落荒而走。延庆拍马赶来，有四五里远近，到一茂林之间，再兴看四下无人，便回马叫声：“兄弟，久不相见，却原来在这里！为兄的已归顺了岳元帅，圣上新封我为御前

都统制。与岳元帅结为兄弟，蒙他十分义气相待。兄弟何不弃邪归正，投顺宋朝？日后立功，决不失封侯之位也！”罗延庆道：“兄长之言，敢不如命？小弟情愿做个内应，待交兵之日，小弟杀贼立功，以作进见之礼便了。”

再兴大喜道：“既如此，愚兄仍旧败回，好掩人耳目。”说罢，便转马奔回。延庆在后追至战场上，又假战了四五合，再兴假败，逃回城去。延庆也鸣金收军回营。

再兴进城，见了岳元帅，将罗延庆归降内助之事细细禀明，岳元帅大喜，记了功劳簿，不提。

且说那屈原公调齐各路人马，演习五方阵势，要与岳飞决战。这里探子报知岳元帅，岳元帅到了晚间，命张保跟随，私自出城来探看。到一树林中，岳爷爬上树顶，偷看贼营动静。正看之间，只听得弓弦响处，不知那里一箭射将上来。元帅叫声“不好”，肋上早中了一箭，幸得把树枝抱住，不曾跌下。张保连忙上树扶下，只见岳爷面如白纸。张保慌慌的背了元帅，黑暗之中，不辨高低，如飞进城。到了帅府放下，卧在床上，人事不醒。吓得岳云魂魄俱无，连忙将箭头取出来。

众将士闻知，齐集大营来看。但见箭眼中流出黑血，口吐白沫，箭伤甚重，命在顷刻。公子与众将俱各大哭。牛皋道：“你们不要哭，一哭，我就没有了主意了，我是有仙丹救得元帅的。”众将听了，俱各拭干了眼泪，来问牛皋。牛皋道：“不要慌，可取些滚水来。”旁边家将忙忙的倒了一碗滚水来。牛皋在身边左摸右摸，摸出一粒丹药来，将滚水调和，灌在元帅口中。不多一会，只见元帅大叫一声：“痛死我也！”这颗仙丹，果然有起死回生之妙，顷刻之间，岳元帅一翻身坐起。众将好不欢喜。

牛皋道：“这箭不是敌人所射，乃是本营将官放的。且看箭上可有记号。”元帅把箭一看道：“没有记号。”牛皋道：“把众将的箭都拿来比看。若有那个的箭，与此箭一般样的，就是此人射的。”众将齐称：“有理。”元帅就将箭来折为两段，插在靴统内，说道：“你们不必穷究，待他悔过自新便了。”众将道：“元帅如此仁德待人，但此贼的心肠太狠，便宜了他！”牛皋气忿忿的，又摸出这丸丹药来道：“元帅收着，倘日后再被他射一箭，还好医治。第三回，却没有了！”元帅道：“凡事总由天命，贤弟何必烦恼？贤弟们请各自回营，准备与朝廷出力便了。”众将辞别，各自散去。

元帅自进后堂来，公子问道：“爹爹，孩儿已明知此人，何不将他正法？”岳爷道：“我儿，你那里晓得？他道我赏罚不明，因而怀恨，至有此举。我但以仁德化之，彼必然追悔也。”岳云伏侍元帅安寝，不提。

且说杨么一日升殿，对屈原公道：“各路大兵虽到，但胜败亦未可遽定，当作何万全之计？”屈原公奏道：“臣的阵势已经演熟，大王可传旨，命王佐前去诱敌，待岳飞兵来，就命王佐截住他的归路，再命崔庆、崔安居左，罗延庆、严成方在右，二大王杨凡统领中军，四面夹攻。先命花普方驾着战船，去与韩世忠交战，以防他来救应，任那岳飞通天本事，亦必就擒也。”杨么听了这番言语大喜，即命：“军师照计而行便了。”屈原公领旨，自去准备。

旁边闪出杨钦上前奏道：“军师妙计虽好，但是岳飞手下将士，俱是智勇兼全之辈，亦未可轻忽，臣愿拚身入虎穴，到潭州城去，与岳飞讲和。若肯两下罢兵息战，不独安然无事，又省了

无数粮草。”杨么道：“御弟前去讲和甚妙，若肯退兵，情愿送他些金帛，免得厮杀亦好。”杨钦正要领旨出班，只见伍尚志闪出奏道：“单丝不成线，臣愿与王叔同往宋营讲和。”杨么道：“驸马同去，孤家更是放心。”杨钦心中想道：“我有心事，特谋此差，不道驸马也要同去，如何是好？”无可奈何，只得和驸马一同出朝。

来到水口，下了小船，开到对岸。二人上马，来至城下，对城上军士说道：“相烦通报元帅，说杨钦、伍尚志特来求见元帅。”军士连忙报进帅府，岳爷传令，请进帅府相见。军士得令，出来开了城门，放他二人进城。来到帅府，进内见了元帅，口称：“小将杨钦，同伍尚志奉主公之命，特来与元帅讲和，若肯罢兵息战，情愿备办粮草犒军等物，每年进纳贡奉，免得人民涂炭，未知元帅允否？”岳爷大怒，喝道：“那杨么早晚就擒，洞庭灭在旦夕，何得多言！”叫左右：“将二人拿下，两处拘禁，待我捉了杨么，一同斩首。”左右一声答应，将二人各房拘禁。元帅暗暗叫军士将酒饭传送。

到得初更时分，叫张保悄悄的去请了杨钦来到后营，重新见礼。元帅让他坐了客位，问道：“方才冒犯！在诸将面前不得不如此，幸乞恕罪！不知将军此来，有何指教？”杨钦道：“今屈原公调集各路兵马，摆一‘五方阵’，前后左右俱有埋伏，特来报知元帅，以便准备破敌之计。但恐元帅大兵到时，玉石不分，要求元帅保全家口，感德无涯！”元帅道：“前承将军美意，破了蛇盘山，本帅还要奏明封赠，岂敢有犯？”即命家丁取过小旗一面，递与杨钦道：“倘大兵到日，将此旗插于门上，诸军自不敢进门。”杨钦接了旗收好，谢了元帅。元帅仍命张保送回房中安歇。

又叫王横：“你去好好的请那伍尚志来。”王横领令出去。不一时，尚志已到，见了元帅跪下道：“前者有犯虎威，望元帅恕罪！”元帅用手扶起请坐，便道：“将军大才，实为可敬。但所事非人，实为可惜！不知将军今日此来，有何主见？”伍尚志就将得胜回营、招为驸马之事说了一遍，然后道：“那公主虽与小将做了花烛，却不肯成亲，要求元帅作主，方成此事。”元帅闻言，哈哈大笑道：“杨么招驸马，怎么要本帅作主起来？岂非笑话？”伍尚志道：“有个缘故，那公主并非杨么之女，乃潭州潭村人氏，父亲姚平章，一门俱被杨么杀死，其时公主年幼，杨么认为己女。”岳爷吃惊，心中想道：“姚平章是吾母舅，那公主是我表妹了！如今却待怎么？”尚志道：“公主说，一则有父母之仇，二则元帅乃公主之兄，所以谋得此差，来见元帅请命，以安公主之心。”元帅闻言，即忙站起来道：“这等说来是我的妹丈了！”遂传命，请公子来见礼，便道：“这是我儿岳云。”岳云见了礼。

元帅吩咐家将：“去请杨老爷来。”伍尚志吃惊道：“小将在此，不便相见。”岳爷道：“不妨。他也有事到此。”不一会，杨钦走进来，见了伍尚志，甚是慌张。元帅笑把从前之事说了一遍，二人大笑起来。当夜，重整酒席，饮了一番，送一处安歇。

次日，送至水口，下船回寨见了杨么，一同奏道：“岳飞有允和之意，奈众将不肯，故留在驿中过了一夜。众将请命，要斩臣二人，又是岳飞道：‘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放臣二人回来缴旨。”杨么闻奏，心甚不悦，起身回营。那伍尚志进宫见了公主道：“今日见过令兄，将公主之言一一道达了。令兄待等平了杨么，令兄作主，与公主成婚也。”公主谢道：“郎君若能与我父母报仇，感德不尽！”这边闲话，且按下慢表。

再说岳元帅调齐人马，约定韩元帅水陆会剿。分拨杨虎、阮良、耿明初、耿明达、牛皋，共是五人，来助韩元帅，由水路进发。自同众将出了潭州城，安下大营，准备与杨么决战。

不因此番开兵，有分教：

江水澄清翻作赤，湖波荡漾变成红。

毕竟不知谁胜谁负，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岳元帅大破五方阵 杨再兴误走小商河

诗曰：

万骑飞腾出阵云，潭州战胜拥回军。

小商桥畔将星坠，夜半凄凉泣孤魂！

前言不表，闲话慢提，单说岳元帅带领大兵，齐出潭州城外，扎下大营。是日，元帅升帐，聚集一班众将，参见已毕。元帅开言道：“今屈原公调齐人马，摆下此阵，名为‘五方阵’。按金、木、水、火、土各路埋伏，前后左右俱有救应。各宜努力向前，擒拿杨么，在此一举！违令怠玩者，必按军法！”众将齐声道：“愿听指挥。”元帅即命余化龙听令，余化龙答应上前。元帅道：“与你红旗一面，率领周青、赵云带领三千人马，从正西杀入阵去，我自有接应。”余化龙得令去了。又点何元庆同吉青、施全领兵三千，黑旗黑甲，从正南上杀进，取水克火之义。三将一声“吓”，领令去了。又唤岳云：“你可同王贵、张显领兵三千，都是黄旗黄甲，从北方杀入接应。”岳云领令去了。又命张宪同郑怀、张奎领三千人马，白旗白甲，杀入正东阵内，取金克木之义，张宪领令下去。元帅又命杨再兴带领青甲兵三千，左首张用，右首张立，一齐冲入中央，砍倒他的“帅”字旗。元帅自领大兵在后，接应五方兵将，不提。

再说韩元帅已得了岳元帅会剿日期，即命杨虎、阮良、耿明初、耿明达各驾小船，往来截杀。牛皋在水面上救应，自己带领二位公子并各副将，摆开大战船杀来。

那日杨么闻报，说岳飞来破“五方阵”，韩世忠又从水路杀来，即忙命杨钦把守洞庭宫殿，伍尚志保住家眷，自与太尉花普方等，驾着大小战船，向前去迎敌韩世忠，不表。

先说那岳营众将依次冲入“五方阵”内，虽有严成方、罗延庆了得，却彼已怀归顺之心，自然不肯出力。只有小霸王杨凡这杆枪十分厉害，在阵内抵挡各路兵将。那王佐来见岳元帅，献了东耳木寨。岳爷命王佐收拾寨中之物，速进潭州，不可迟延。王佐领命而去。不一会，又见伍尚志差心腹家将，驾船来到岸边，请元帅上山。元帅令三军上了战船，带领张保、王横下船，直至杨么水寨，逢人便杀，遇将便砍，四面放起火来，众喽罗飞奔逃命。岳爷杀上山来，早有杨钦接着，指引军兵，将杨么合门诛戮。伍尚志领了公主下山，放起一把火，将大小宫殿营寨烧个干净。

早有小喽罗逃得命的，飞报与杨么，说道：“大王不好了！驸马伍尚志与御弟杨钦献了水寨，放火烧了宫殿，大王眷属都被岳飞杀尽了。”杨么听了，大叫一声道：“罢了，罢了！谁知二贼如此丧心，将我满门杀绝，此恨怎消！拿住二贼碎尸万段，方泄我恨！传令众将，快奋力杀上去，擒了韩世忠，再作道理。”众将得令，正把战船驶上，只见牛皋在水面上走来，见了花普方，叫声：“贤弟，此时不降，更待何时！”花普方叫声：“哥哥，小弟来也。”将船一摆，跟着牛皋归往宋营去了。杨么见花普方归宋，心中又慌又恼，只得勉强上前，与韩元帅战船打仗。

说话的，做小说的人，没有两张嘴，且把杨么敌住韩元帅交

战之事略停一停。且先说那岳元帅烧了洞庭山宫殿，下船来，依旧上岸屯住。早有牛皋带领花普方来投降，岳爷大喜，用好言抚慰。忽然又有探子来报道：“启上元帅，今有金邦四太子兀术，调领六国三川各岛人马，共有二百余万，来犯中原，将近朱仙镇了！请令定夺。”岳元帅听了此报，吃了一惊，吩咐探子再去打听。这个方去，那个又来，一连七八报。元帅好不着急，想“那杨么未擒，金人又到，奈何奈何！”慌忙传令军政司，点齐七队人马，每队五千，候本帅发令。军政司连忙点齐，专等元帅调用。岳爷又发文书，差官命各路总兵节度，在朱仙镇取齐，星飞投递去了。

且说“五方阵”内，余化龙率领周青、赵云杀入正西阵内，正遇着崔庆。大战了数十回合，被余化龙拦开刀，一枪刺于马下。那何元庆同着吉青。施全领兵从正南杀来，早有崔安接住厮杀，不上五六合，崔安正待逃走，被何元庆一锤打得脑浆迸出，死于马下。岳云、王贵、张显三个从北方杀入阵中，贼将金飞虎使两条狼牙棒上前迎敌，被岳云举开棒，只一锤打作两截，再杀过去，恰遇着余化龙、何元庆两边杀来，三枝兵合做一处，恶龙搅海的一般，那里挡得住！其时东边阵上喊杀连天，乃是张宪同着郑怀、张奎领兵杀来。正遇周伦舞动双鞭来敌张宪，未及交锋，被郑怀斜刺里一棍打死。恰好杨再兴从中杀进阵来，正遇三大王杨凡，两个大战，正是棋逢敌手，将遇良材。正在难解难分，严成方见杨再兴战不下杨凡，便把双锤一摆，大叫一声：“严成方来助战也。”一马跑上前来，杨凡只道他来帮助，那里防他马到锤落，把杨凡打落马下，再兴取了首级。罗延庆见了把枪一摆，接挑几员偏将，大叫道：“俺罗爷已归顺岳元帅了！你等愿降者，都随我来投顺，免受诛戮！”那阵内人马见主将已降，俱各四散逃生。

早有军士飞报屈原公道：“王佐、罗延庆俱投降了宋朝。严成方把三大王打死，也归宋朝去了。阵势已破，三军尽逃散了。”屈原公正在惊慌，又有探子来报道：“伍尚志与杨钦献了水寨，放火烧毁了宫殿，大王一门家眷尽被宋兵杀尽了。”说犹未了，又有探子来报：“牛皋招降了花普方。大王现被韩世忠围困，十分危急，候军师速去救驾！”屈原公一连听了几报，弄得手足无措，仰天大叫道：“铁桶般的山河，一旦丧于诸贼之手，岂不可恨！”遂拔剑自刎而死。这叫做：“大破‘五方阵’，逼死屈原公。”

岳元帅正在调拨人马，早有探子来报：“韩元帅大破了杨么，杨么弃船下水。杨虎、阮良等一齐下水追拿去了。”岳元帅吩咐再去打听。

不多一会，早有杨再兴进营缴令。岳爷道：“贤弟，来得正好。方才得报，说金兵二百万，又犯中原，将近朱仙镇。贤弟可领兵五千，为第一队先行，速速去救朱仙镇。小心前去！”杨再兴领令出营，带兵五千，星飞去了。随后岳云进营说：“孩儿领令，杀入‘五方阵’内，将杨么人马尽皆杀散，特来缴令。”岳爷道：“我儿！今有兀术带领二百万人马，来犯中原，你可领兵五千，速往朱仙镇救应。”岳云一声“得令”，出营领兵，飞奔去了。又有何元庆同严成方进营交令。元帅令成方为第三队，接应岳云。成方听说岳云在前，领令星飞而去。元帅又令何元庆为第四队先行。元庆得令，出营带领五千儿郎，前往朱仙镇来。落后余化龙进营缴令，元帅亦令领兵五千，为第五队，速奔朱仙镇去，不提。

再说罗延庆进帐见了元帅，跪下禀道：“末将归降来迟，望元帅恕罪收录！”岳爷连忙扶起，说道：“本帅与将军汴京一别，

久怀渴想，今日将军改邪归正，正欲与将军叙谈衷曲。不意金邦兀术，带领番兵二百万，复进中原，已近朱仙镇，十分危急！我已命杨再兴、岳云、严成方、何元庆、余化龙各领五千人马，作五队，前去救应朱仙镇了。今将军可为第六队先行，带领人马五千前去。有功之日，待本帅奏闻，封职不小！”罗延庆道：“蒙帅爷如此恩待，何惜残躯？誓必杀尽金兵，以报元帅知遇之德也！”遂辞了元帅，出营领兵去了。

又一会，伍尚志进营缴令，元帅道：“贤妹丈来得正好，我早上已命潭州节度使徐仁，叫他整備花烛。今因金兵犯界，我不得工夫，故托他主婚。妹丈可同表妹进城，今晚成了花烛，明日即领兵五千，星速为第七队救应，不可有误！”伍尚志谢了元帅，出来同姚氏进城，当夜成了亲，明日即引兵出征，不表。

且说杨虎与耿氏兄弟，一齐下水追搜杨么。杨么无处躲避，往水面上透出来，想要上岸逃走，不道牛皋正穿着那双破浪履，在水面上走来走去的快活，忽见水面上探出人头来，牛皋认得是杨么，便道：“好吓人！拿了这头来罢！”手起一铜，把杨么打翻。阮良等一齐上前捉住了，解上韩元帅大船上来报功。韩元帅即命绑过岳元帅营中来。岳爷道：“叛逆大罪，理应解赴临安处斩。但我要速往朱仙镇去，恐途中有变。”吩咐绑去砍了，将首级着差官送往临安奏捷。又令牛皋往各路催粮，到朱仙镇来接应。牛皋领令去了。

此时岳元帅与韩元帅共有三十万大兵。二位元帅放炮拔寨，统领全师，望朱仙镇而来。且按下慢表。

再说第一队先行杨再兴，奉令前往朱仙镇来，此时正值十一月天气，只见四下里彤云密布，大雪飘扬，万里江山，如同粉壁。

再兴带兵冒雪而行，一连走了两日两夜，已离朱仙镇不远。看那金邦人马，漫山遍野，滔滔而来，不计其数。杨再兴道：“三军听者，你看番兵如蝼蚁一般，你们上前去岂不白送了性命？尔等可扎好营寨，在此等候，我去杀他一个翻天倒海。”众兵一齐答应，下了营寨。那杨再兴即便拍马摇枪，往番营杀进。

那昌平王兀术四太子带领了六国三川大兵，分为十二队，每队人马五万，共有六十五万人马，虚张声势，假言二百万，往小商桥而来。第一队的先锋雪里花南走马上来，正遇着杨再兴一马当先，那枪只一挑，将雪里花南挑下马来。番兵不能抵挡，呐喊一声，两边散开。杨再兴拍马赶上，那第二队先行雪里花北便来接战，早被杨再兴一枪，那雪里花北招架不住，也死于马下。只见那番兵回身一转，杨再兴拍马又上前来，撞见三队先锋雪里花东，早已知道前边之事，催马摇刀上来，正遇杨再兴。他的刀尚没举起，又早被杨再兴一枪，将颈下挑了一个窟窿，翻身落马。杀得那些番兵东倒西横，抱头鼠窜，只恨爹娘少生了两只脚，没命的逃走。那四队先行雪里花西闻报，飞马上来接战，撞着杨再兴，不上一合，早被杨再兴挑于马下。不上一个时辰，连把四员番邦大将送往阎罗殿去了。四队番兵共计有二十余万，见主将已亡，大败而走。众番兵惧怕，不知道像这样的南蛮有多少追杀下来，先自慌了乱跑。人撞人跌，马冲马倒，自相践踏，死者不计其数。但见尸如山积，血若川流。

杨再兴在后追赶，见番兵向北而走，心下想道：“我往此处抄去，岂不在番人之前？截住他的归路，杀他个片甲不留。”再兴想定了主意，竟往近路抄去。谁知此地有一条河，名为小商河，早已被这大雪遮满，看不出河路。那些番兵尽皆知道是小商河，

前边小商桥，所以那些番兵皆往西北而逃。小商河河水虽不甚深，却皆是淤泥衰草，被雪掩盖，不分河路。杨再兴一马来到此处，一声响跌下小商河，犹如跌落陷坑的一般，连人带马，陷在河内。那些番兵看见，只叫一声“放箭”，一众番兵番将万矢齐发，就像大雨一般射来。可怜杨再兴连人带马，射得如柴蓬一般。后人诗吊之曰：

东南一棒天鼓响，西北乾方坠将星。

未曾受享君恩露，先向泉台泣夜萤！

兀术传令众将，调兵转去下营：“若有南蛮前来迎敌，不可造次，须要小心准备为主！”不提。

却说那第二队先行岳云赶到，天色已暗。再兴的军士上前迎着公子，报道：“杨老爷追杀番兵，误走小商河，陷于河内，被番人乱箭射死，特来报知。”岳云听了，不觉大叫道：“苦哉，苦哉！救应来迟，此乃我之罪也！”传令三军：“与我扎住营盘，待我前去与杨叔父报仇。”三军得令，安下营头。

岳云拍马摇锤，直抵番营，一马冲进金营，有分教：

万马丛中显姓字，千军队里夺头功。

不知胜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贬九成秦桧弄权 送饮差汤怀自刎

诗曰：

报国丹心一鉴清，终天浩气布乾坤。

只惭世上无忠孝，不论人间有死生。

话说那岳云一马冲入番营，大叫：“俺岳小爷来踹营了！”舞动那两柄银锤，如飞蝗雨点一般的打来，谁人抵挡得住！况且那些番兵俱已晓得岳公子的厉害，都向两边闪开。岳公子逢人便打，打得众番兵东躲西逃，自相践踏。

恰好第三队先行严成方已到。两队军士将杨先锋误走小商河被金兵射死，如今岳公子单身独马踹进番营的事说了。严成方闻言大怒，即传令三军安下营寨：“等我帮他去来！”把马一提，直至番营，高声大叫：“俺严成方来踹营也！”抡动紫金锤，打将入来，指东打西，绕南转北，寻见了岳云，两个人并力打来。

那时兀术在大营，见小番报说：“岳小南蛮又同了一个小南蛮叫做严成方，踹进营盘，十分凶狠，难以抵敌，望速遣将官擒拿！”兀术思想：“某家六十万大兵来到此地，被杨再兴一人一骑挑死我四个先锋，杀伤我许多人马，如今又有这两个小南蛮如此厉害，叫某家怎能取得宋朝天下！”随即传下令来，点各营元帅、平章速去迎敌，务要生擒二人，如若放走，军令治罪。那些番兵

番将得了此令，层层围住岳公子、严成方厮杀，不表。

再说那第四队先行何元庆领兵来到，军士也将杨再兴射死、岳公子与严成方杀入番营的事说了一遍。何元庆听了，吩咐三军扎下营寨，他也是一人一骑，冲至番营门首，大喝一声：“呔！番奴！何元庆来也！”舞动双锤，杀进番营。

随即那第五队先行余化龙兵马也到。听了此信，按下三军，飞马冲入番营，大叫一声：“番奴闪开！余化龙来也！”把银枪一起，点头点脑挑来，好生厉害，杀得那番兵喊叫道：“南蛮狠吓！”霎时间，冲透番营七层围子手，撞翻八面虎狼军，匹马冲入重围，来寻众位先锋。

不久，那第六队罗延庆人马又到。众三军也将前事说了一遍。罗延庆闻言，大怒道：“尔等扎下营盘，等我去与杨将军报仇！”一马飞奔而来。只见杨再兴射死在河内，延庆下马拜了两拜，哭一声：“哥哥吓！你为国捐躯，真个痛杀我也！今小弟与兄上前去报仇，望哥哥阴灵护佑！”就揩干眼泪，上马提枪，竟往番营而来，杀入重围。罗延庆踹进番营，已是黄昏时分。

第七队伍尚志也到。三军也将前事禀上。伍尚志吩咐三军扎住营盘，飞马来至番营，将马一提，舞动这枝画杆银戟，杀进番营，一层层冲将进去。只见岳云、严成方、何元庆、余化龙、罗延庆皆在围内，伍尚志叫声：“有兴头！我伍尚志也来了！”六只大虫杀在番营内，锤打来，遇着便为肉酱；枪刺去，逢着顷刻身亡，真个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兀术看见，便道：“不信这几个南蛮如此厉害！”遂又传集众平章一齐围住，吩咐：“务要拿了这几个南蛮，大事就定了。”众将得令，层层围住。

那六个人在里面杀了一层，又是一层，杀了一昼夜。恰好岳元帅、韩元帅的大兵已到，依河为界，放炮安营。那番阵内六个先行听见炮响，晓得是元帅兵到。岳公子抡锤打出番营，后边何元庆、余化龙、罗延庆、伍尚志一齐跟着杀出来，岳云回头一看，单单不见了严成方，大叫：“众位叔父！严成方尚在阵内！快些进去救应他出来。”岳公子当头，众将在后，复转身一齐又杀进番营。只见严成方在乱军中逢人乱打，岳云道：“贤弟快回营去罢！”严成方也不回言，举锤便打。岳云连忙架住。却是那严成方杀了一日一夜，已经杀昏了，只往番营杀进去，也认不出自家人了。岳云便一手抡锤，一手拖住严成方左手，何元庆扯住右手，罗延庆抱住身子，余化龙在前引路，伍尚志断后，众英雄裹了严成方杀出番营，来到大营，进帐见岳元帅缴令。

岳爷吩咐严成方后营将养。只见罗延庆十分悲苦，岳爷道：“贤弟休得悲苦！武将当场，马革裹尸，只是未曾受享朝廷爵禄，如此英雄，甚为可惜！”元帅就吩咐整备祭礼，亲到小商河祭奠。然后收尸，葬在凤凰山，不表。

再说兀术见众英雄去了，但见尸骸满地，血流成河，死者莫知其数，带伤者甚众。一面将尸首埋葬，一面将带伤军士发在后营医治。又与众将计议道：“这岳南蛮如此厉害，他若各处人马到齐，早晚必来决战！某家想那秦桧为何不见照应，难道他死了不成？况某家何等恩义待他！他夫妻二人临别时对天立誓，归到南朝，岂有忘了某家之理？”军师道：“狼主今日进中原，秦桧岂有不照应之理？请狼主静候几日，决有好音。”且按下兀术营中之事。

却说那边张元帅带领五万人马，刘元帅带兵五万，各处节度

总兵皆到，共有二十万大兵，扎下了十二座大营，聚在朱仙镇上。

这一日，岳元帅升帐，军士来报说：“圣旨下。”岳爷连忙出营接旨。钦差开读，却是朝廷敕赐岳飞“上方剑”一口，札符数百道：有罪者先斩后奏，有功者任凭授职。岳爷谢恩，送了钦差起身。

回到帐中坐下，又有探子进帐来报：“赵太师气愤疾发，已经亡故，将礼部尚书秦桧拜了相位，特来报知。”岳爷与众元帅、节度、总兵，各各差官送礼进京贺喜。

过了数日，有新科状元张九成奉旨来做参谋，在营外候令。传宣官进帐通报，元帅遂命进见。张九成却不戎装，进营来至帐下，道：“各位老人在上，晚生张九成参见。”岳爷与众元帅等一齐站起来道：“殿元请起。”叫左右看坐。张九成道：“各位老元戎在上，晚生焉敢坐！”岳爷道：“奉君命到此，正要请教，焉有不坐之理？”九成只得告坐过了，就于旁侧坐定。岳爷道：“殿元馆阁奇才，何不随朝保驾，却来此处参谋？”九成道：“晚生蒙天子洪恩，不加黜逐，反得叨居鼎甲。因为晚生乃一介寒儒，前去参见秦太师没有孝敬，故而秦太师在圣上面前，特保居此职。”岳爷对众元帅道：“岂有此理！我想那秦太师亦是十载寒窗，由青灯而居相位，怎么重赂轻贤！”众元帅道：“且留殿元在此，再作区处。”

正在说话之间，又报圣旨下了。众元帅闻报，一齐出营来接旨。那钦差在马上说道：“只要新科状元张九成上来接旨。”张九成忙上前道：“臣张九成接旨。”那钦差道：“圣旨命张九成往五国城去问候二圣，特此钦赐符节，望阙谢恩。”张九成谢恩过了，那钦差道：“圣上有旨，着岳飞速命状元起身，不可迟误！”说罢，

即将符节交代明白，转马回去。

各位元帅进帐坐定，议论此事：“那里出自圣旨！必定秦桧弄权陷害殿元！”众人各各愤愤不平，都说道：“如今朝内有了这样的奸臣，忠臣就不能保全了！真正令人胆寒！”岳爷道：“贵钦差不知何日荣行？”张九成道：“晚生既有王命在身，焉敢耽搁？只是一件：家下还有老母与舍弟九思，怎知此事？须得写一信通知，今日便可起身。”岳爷道：“既如此，贵钦差可即写起书来，待本帅着人送到尊府便了。”即叫左右取过文房四宝，将桌子抬到九成面前，九成即含泪修书，将一个香囊封好在内，奉与岳元帅。岳元帅即唤过一名家将，吩咐道：“这封书，着你星夜往常州，送到状元府上，面见二老爷亲自开拆。”家将答应，领书而去。张九成道：“家书已去，晚生就此告辞了！还求元帅差一位将军，送晚生出那番营便好。”岳爷道：“当得遵命。”即传下令来道：“那一位将军敢领令送钦差出番营去？”下边应声道：“末将愿往。”岳爷举目一看却是汤怀，不觉泪下，叫道：“汤将军好生前往！”这班元帅，各节度、总兵、众统制，与张九成、汤怀出营，一齐上马，直送至小商桥。众元帅道：“贵钦差，兄弟们不远送了！”张九成道：“请各位大人回营。”汤怀道：“各位大老爷，末将去了！”又对岳爷道：“大哥，小弟去了！”岳元帅欲待回言，喉中语塞，泪如泉涌，目不忍视，带领众将，回转营中，掩面悲切，退往后营去了。

那汤怀保着张九成直至番营，大喝道：“番奴听者，俺大宋天子，差新科状元张九成往五国城去问候二圣，快去通报，让路与我们走！”小番听了便答道：“汤南蛮且住着！待俺去禀狼主。”小番忙进帐去报与兀术。兀术道：“中原有这等忠臣，甚为可敬！”

传令把大营分开，让出一路。再点一员平章，带领五十儿郎，送他到五国城去。小番得令，传下号令，那五营八哨，众番兵一齐两下分开，让出一条大路。张九成同着汤怀，一齐穿营进来。那些番兵将看见张九成生得面白唇红，红袍金带，乌纱皂靴，在马上手持符节，后边汤怀横枪跃马保着，人人喝采：“好个年少忠臣！”兀术也来观看，不住口的称赞。又见汤怀跟在后头，便问军师道：“这可是岳南蛮手下的汤怀么？”哈迷蚩道：“果然是汤南蛮。”兀术道：“中原有这样不怕死的南蛮，叫某家怎能取得宋朝天下！”吩咐：“将大营合好，若是汤南蛮转来，须要生擒活捉，不可伤他性命，违令者斩！”

却说张九成同汤怀二人出了番营，只见一个平章带了五十名番兵，上前问道：“呔！俺奉狼主之命，领兵护送。那一位是往五国城去的？”汤怀指着九成道：“这一位便是。一路上尔等须要小心服侍！”番兵点头答应。汤怀道：“张大人，末将不能远送了！”张九成道：“今日与将军一别，谅今生不能重会了！”言罢，掩面哭泣而去。

汤怀也哭了一会，望见钦差去远了，揩干了眼泪，回马来到了番营，摆着手中银枪，踹进重围。众番兵上前拦住，喝道：“汤南蛮，今日你休想回营了！俺等奉狼主之命，在此拿你，你若早早下马投降，不独免死，还要封你一个大大的头目。”汤怀大怒道：“呔！番贼！我老爷这几根精骨头，也不想回家乡的了。”大喝一声，便走马使枪往番营中冲入重围，与番人大战。那汤怀的手段本来是平常的，二来那座番营有五十余里路长，这杆枪如何杀得出去？但见那番兵一层一层围将上来，大声叫道：“南蛮子，早早下马投降！若想出营，今生不能够了！”只一声叫，那些番

兵番将，刀枪剑戟一齐杀将拢来。汤怀手中的这杆枪那里招架得住，这边一刀，那边一枪。汤怀想道：“不好了！我单人独骑，今日料想杀不出重围，倘被番人拿住，那时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反受番人之辱，倒不如自尽了罢！”把手中枪，左右勾开许多兵器，大叫一声：“且慢动手！”众番将一齐住手，叫：“南蛮快快投降，免得擒捉！”汤怀喝道：“呔！你们休要想错了念头！俺汤老爷是何等之人，岂肯投降于你？少不得俺哥哥岳大元帅前来将你等番奴扫尽，那时直捣黄龙府，捉住完颜老番奴，将你等番奴斩尽杀绝，那时方出俺心中之气也！”叫一声：“元帅大哥！小弟今生再不能见你之面了！”又叫：“各位兄弟们！今日俺汤怀与你们长别了！”就把手中枪尖调转，向咽喉只一下，早已翻身而死。可怜他：

一点丹心归地府，满腔浩气上天庭。

有诗曰：

送客归来勇气微，孤身力尽斗心稀。

自甘友谊轻生死，血染游魂志不移！

那些众番兵看见汤怀自尽，报与兀术。兀术吩咐把首级号令军前，将尸骸埋葬。

岳爷正在营中思想汤怀，军士进来报道：“汤将军的首级，号令在番营前了！”岳爷闻言大哭道：“我与你自幼同窗学艺，恩同手足，未曾受得王封，安享太平之福，今日先丧于番人之手！”说罢，放声大哭。众将俱各悲咽。元帅吩咐备办祭礼，遥望番营祭奠。众将拜奠已毕，回营，不提。

且说兀术自葬汤怀之后，在帐中与众元帅、平章等称赞那汤怀的忠心义气，忽有小番进帐报道：“殿下到了。”兀术传令宣进。

陆文龙进营参见。那陆文龙：

年方一十六岁，膂力倒有千斤。身長九尺，面阔五停；头大腰圆，目秀眉清。弓马俱娴熟，双枪本事能。

南朝少此英雄将，北国称为第一人！

这陆文龙进帐参见毕，兀术道：“王儿因何来迟？”文龙道：“臣儿因贪看中原景致，故尔来迟。父王领大兵进中原日久，为何不发兵马到临安，去捉南蛮皇帝，反下营在此？”兀术就把杨再兴战死小商河，岳云、严成方等大战；又因对营有十二座南蛮营寨，况岳飞十分厉害，所以为父的不能前进说知。文龙道：“今日天色尚早，待臣儿领兵前去，捉拿几个南朝蛮子，与父王解闷！”兀术道：“王儿要去，必须小心！”

文龙领令出来，带领番兵直过小商桥，来至宋营讨战。当有小军报入大营：“启上元帅：今有番邦一员小将，在外讨战。”元帅便问两边众将：“那一位敢出马？”话音未绝，旁边闪过呼天庆、呼天保两员将官，上前打恭道：“小将情愿出阵，擒此番奴来献上。”元帅吩咐小心前去。

二人得令，出营上马，带领兵卒来至阵前。两军相对，各列阵势。呼天保一马当先，观看这员番将，年纪十六七岁，白面红唇；头戴一顶二龙戏珠紫金冠，两根雉尾斜飘，穿一件大红团龙战袄，外罩着一副锁子黄金玲珑铠甲。左肋下悬一口宝刀，右肋边挂一张雕弓，坐下一匹红纱马，使着两杆六沉枪；威风凛凛，雄气赳赳。呼天保暗暗喝采：“好一员小将！”便高声问道：“番将快通名来！”文龙道：“某家乃大金国昌平王殿下陆文龙便是。尔乃何人？”呼天保道：“我乃岳元帅麾下大将呼天保是也。看你小小年纪，何苦来受死！倒不如快快回去，别叫一个有些年纪的

来，省得说我来欺你小孩子家。”陆文龙哈哈大笑道：“我闻说你家岳蛮子有些本事，故来擒他，量你这些小卒，何足道哉！”呼天保大怒，拍马抡刀，直取陆文龙。陆文龙将左手的枪，勾开了大刀；右手那枝枪，豁的一声，向呼天保前心刺来，要招架也来不及，正中心窝，跌下马来，死于非命。呼天庆大吼一声：“好番奴，怎敢伤吾兄长！我来也！”拍马上前，举刀便砍，陆文龙双枪齐举，两个交战，不上十个回合，又一枪，把呼天庆挑下马来，再一枪，结果了性命。陆文龙高声大叫：“宋营中着几个有本事的人出来会战！休使这等无名小卒，白白的来送死！”那败军慌慌忙忙报知元帅。元帅听得二将阵亡，止不住伤心下泪，便问：“再有那位将军出阵擒拿番将？”只见下边走过岳云、张宪、严成方、何元庆四人，一齐上前领令，情愿同去，岳爷道：“既是四人同去，吾有一计，可擒来将。”四人齐齐听令。正是：

运筹帷幄将军事，陷阵冲锋战士功。

毕竟不知岳元帅说出什么计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陆殿下单身战五将 王统制断臂假降金

诗曰：

昔日要离曾断臂，今朝王佐假降金。

忠心不计残肢体，义胆常留自古今！

当时岳云等四人上前听令，元帅道：“你等四人出阵，不可齐上，可一人先与他交战，战了数合，再换一人上前：此名‘车轮战法’。”

四将领令，出营上马，领兵来至阵前。岳云大叫道：“那一个是陆文龙？”陆文龙道：“某家便是。你是何人？”岳云道：“我乃大宋岳元帅大公子岳云便是。你这小番，休得夸能，快上来领锤罢。”陆文龙道：“我在北国也闻得有个岳云名字。但恐怕今日遇着了俺，你的性命就不能保了。照枪罢。”耍的一枪刺来，岳云举锤架住，一场厮杀，有三十多合，严成方叫声：“大哥且少歇！待兄弟来擒他。”拍马上前，举锤便打。陆文龙双枪架住，喝声：“南蛮，通个名来！”严成方道：“我乃岳元帅麾下统制严成方是也。”陆文龙道：“照枪罢。”两个亦战了三十多合。何元庆又上来接战三十余合。张宪拍马摇枪，高叫：“陆文龙，来试试我张宪的枪法，这一枝的比你两枚的何如？”耍耍耍一连几枪。陆文龙双枪左舞右盘。这一个恰如腾蛟奔蟒，那一个好似吐雾喷

云。

那金营中早有小番报知兀术。兀术道：“此名‘车轮战法’。休要堕了岳南蛮之计。”忙传令鸣金收军。文龙听得鸣金，便架住张宪的枪，喝声：“南蛮！我父王鸣金收兵，今日且饶你，明日再来拿你罢。”掌着得胜鼓，竟自回营。

这里四将也只得回营，进帐来见元帅缴令。岳爷命将呼氏兄弟尸首埋葬好了，摆下祭礼，祭奠一番。又传下号令，各营整備挨弹擗木，小心保守，防陆文龙前来劫营。各营将士，各各领令，小心整備。

到了次日，军士来报：“陆文龙又来讨战。”岳元帅仍命岳云等四人出马。旁边问过余化龙，禀道：“待小将出去压阵，看看这小番如何样的厉害。”元帅就命余化龙一同出去。

那五员虎将出到阵前，见了陆文龙，也不打话。岳云上前，抡锤就打，文龙举枪相迎，锤来枪去，枪去锤来，战了三十来合，严成方又来接战。小番又去报知兀术，兀术恐怕王儿有失，亲自带领众元帅、平章出营掠阵。看见陆文龙与那五员宋将轮流交战，全无惧怯，直至天色将晚，宋营五将见战不下陆文龙，吆喝一声，一齐上前。那边兀术率领众番将，也一齐出马，接着混战一阵。天已昏黑，两边各自鸣金收军。

五将进营缴令道：“番将厉害，战他不下。”元帅闷闷不乐，便吩咐：“且把‘免战牌’挂出，待本帅寻思一计擒他便了。”诸将告退，各自归营安歇，惟有那岳元帅回到后营，双眉紧锁，心中愁闷。

且说统制王佐，自在营中夜膳，一边吃酒，心中却想：“我自归宋以来，未有尺寸之功，怎么想一个计策出来，上可报君恩，

下可分元帅之忧，博一个名儿流传青史，方遂我的心怀。”又独一个吃了一会，猛然想道：“有了，有了。我曾看过《春秋》、《列国》时，有个‘要离断臂刺庆忌’一段故事。我何不也学他断了臂，潜进金营去？倘能近得兀术，拼得舍了此身刺死他，岂不是一件大功劳？”主意已定，又将酒来连吃了十来大杯。叫军士收了酒席，卸了甲，腰间拔出剑来，齧的一声，将右臂砍下，咬着牙关，取药来敷了。那军士看了，惊倒在地，跪下道：“老爷何故如此？”王佐道：“我心中有冤苦这事，你等不知的，你等自在营中好生看守，不必声张传与外人知道。且候我消息。”众军士答应，不敢作声。

王佐将断下的臂，扯下一副旧战袍包好，藏在袖中，独自一人出了帐房，悄悄来至元帅后营，已是三更时分，对守营家将道：“王佐有机密军情，求见元帅。”家将见是王佐，就进帐报知。其时岳元帅因心绪不宁，尚未安寝，听得王佐来见，不知何事，就命请进来相见。家将应声“晓得”，就出帐来请。

王佐进得帐来，连忙跪下，岳元帅看见王佐面黄如蜡，鲜血满身，失惊问道：“贤弟为何这般光景？”王佐道：“哥哥不必惊慌，小弟多蒙哥哥恩重如山，无可报答。今见哥哥为着金兵久犯中原，日夜忧心。如今陆文龙又如此猖獗，故此小弟效当年吴国要离先生的故事，已将右臂断下，送来见哥哥，要往番营行事，特来请令。”岳爷闻言下泪道：“贤弟！为兄的自有良策，可以破得金兵，贤弟何苦伤残此臂！速回本营，命医官调治。”王佐道：“大哥何出此言？王佐臂已砍断，就留本营，也是个废人，有何用处？若哥哥不容我去，情愿自刎在哥哥面前，以表弟之心迹。”岳元帅听了，不觉失声大哭道：“贤弟既然决意如此，可以放心

前去！一应家事，愚兄自当料理便了。”王佐辞了元帅，出了宋营，连夜往金营而来。

词曰：

山河破碎愁千万，拼余息把身残。功名富贵等闲看！长虹贯白日，秋风易水寒。

右调《临江仙》

又诗曰：

壮士满腔好热血，卖与庸人俱不识。

一朝忽通知音客，倾心相送托明月。

王佐到得金营，已是天明，站在营前等了一会。小番出营，便向前说道：“相烦通报，说宋将王佐有事来求见狼主。”小番转身进帐：“禀上狼主，有宋将王佐在营门外求见。”兀术道：“某家从不曾听见宋营有什么王佐，到此何干？”传令：“且唤他进来。”

不多时，小番领了王佐进帐来跪下。兀术见他面色焦黄，衣襟血染，便问：“你何人？来见某家有何言语？”王佐道：“小臣乃湖广洞庭湖杨么之臣，官封东圣侯，只因奸臣献了地理图，被岳飞杀败，以至国破家亡，小臣无奈，只得随顺宋营。如今狼主大兵到此，又有殿下英雄无敌，诸将寒心，岳飞无计可胜，挂了‘免战牌’。昨夜聚集众将商议，小臣进言：‘目今中原残破，二帝蒙尘，康王信任奸臣，忠良退位，天意可知。今金兵二百万，如同泰山压卵，谅难对敌，不如差人讲和，庶可保全。’不道岳飞不听好言，反说臣有二心卖国，将臣断去一臂，着臣来降顺金邦报信。说他即日要来擒捉狼主，杀到黄龙府，踏平金国，臣若不来时，即要再断一臂，因此特来哀告狼主。”说罢，便放声大

哭，袖子里取出这断臂来，呈上兀术观看。兀术见了，好生不忍，连那些元帅、众平章俱各惨然。兀术道：“岳南蛮好生无礼！就把他杀了何妨？砍了他的臂，弄得死不死，活不活，还要叫他来投降报信，无非叫某家知他的厉害。”兀术就对王佐道：“某家封你做个‘苦人儿’之职。你为了某家断了此臂，受此痛苦，某家养你一世快活罢！”叫平章：“传吾号令各营中，‘苦人儿’到处为居，任他行走。违令者斩！”这一个令传下来，王佐大喜，心下想着：“不但无事，而且遂我心愿，这也是番奴死日近矣。”王佐连忙谢了恩。

这里岳爷差人探听，金营不见有王佐首级号令，心中甚是挂念，那里放得下心。

再说那王佐每日穿营入寨，那些小番俱要看他的断臂，所以倒还有要他去耍的。这日来到文龙的营前，小番道：“‘苦人儿’那里来？”王佐道：“我要看看殿下营寨。”小番道：“殿下到大营去了，不在这里，你进去不妨。”王佐进营来到帐前闲看，只见一个老妇人坐着。王佐上前叫声：“老奶奶，‘苦人儿’见礼了。”那妇人道：“将军少礼！”王佐听那妇人的声口却是中国人，便道：“老奶奶不像个外国人吓！”那妇人听了此言，触动心事，不觉悲伤起来，便说：“我是河间府人。”王佐道：“既是中国人，几时到外邦来的？”那妇人道：“我听得将军声音也是中原人声气。”王佐道：“‘苦人儿’是湖广人。”妇人道：“俱是同乡，说与你知道谅不妨事，只是不可泄漏！这殿下是吃我奶大的，他三岁方离中原，原是潞安州陆登老爷的公子，被狼主抢到此间，所以老身在此番邦一十三年了。”王佐听见此言，心中大喜，便说道：“‘苦人儿’去了，停一日再来看奶奶罢。”随即出营。

过了几日，王佐随了文龙马后回营。文龙回头看见了，便叫：“‘苦人儿’，你进来某家这里吃饭。”王佐领令，随着进营。文龙道：“你是中原人，那中原人有什么故事，讲两个与我听听。”王佐道：“有，有，有。讲个‘越鸟归南’的故事与殿下听！当年吴、越交兵，那越王将一个西施美女进与吴王。这西施带一只鹦鹉，教得诗词歌赋，件件皆能，如人一般。原是要引诱那吴王贪淫好色，荒废国政，以便取吴王的天下。那西施到了吴国，甚是宠爱，谁知那鹦鹉竟不肯说话。”陆文龙道：“这却为甚么缘故？”王佐道：“后来吴王害了伍子胥，越王兴兵伐吴，无人抵敌，伯嚭逃遁，吴王身丧紫阳山。那西施仍旧归于越国，这鹦鹉依旧讲起话来。这叫做‘越鸟归南’的故事。这是说那禽鸟尚念本国家乡，岂有为了一个人，反不如鸟的意思。”文龙道：“不好，你再讲一个好的与我听。”王佐道：“我再讲一个‘骠驢向北’的故事罢。”陆文龙道：“甚么叫做‘骠驢向北’？”王佐道：“这个故事却不远。就是这宋朝第二代君王，是太祖高皇帝之弟太宗之子真宗皇帝在位之时，朝中出了一个奸臣，名字叫做王钦若。其时有那杨家将俱是一门忠义之人，故此王钦若每每要害他，便哄骗真宗出猎打围，在驾前谎奏：‘中国坐骑俱是平常劣马，惟有萧邦天庆梁王坐的一匹宝驹，唤名为日月驊驎马，这方是名马。只消主公传一道旨意下来，命杨元帅前去要此宝马来乘坐。’”陆文龙道：“那杨元帅他怎么要得他来？”王佐道：“那杨景守在雍州关上，他手下有一员勇将名叫孟良。他本是杀人放火为主的主儿，被杨元帅收伏在麾下。那孟良能说六国三川的番话，就扮做外国人，竟往萧邦，也亏他千方百计把那匹马骗回本国。”陆文龙道：“这个人好本事！”王佐道：“那匹驊驎马送至京都，果然

好马。只是一件，那马向北而嘶，一些草料也不肯吃，饿了七日，竟自死了。”陆文龙道：“好匹义马！”王佐道：“这就是‘骅骝向北’的故事。”王佐说毕道：“‘苦人儿’告辞了，另日再来看殿下。”殿下道：“闲着来讲讲。”王佐答应而去，不表。正是：

为将不惟兵甲利，还须舌尖有锋芒。

再说曹荣之子名叫曹宁，奉了老狼主之命，统领三军来助四狼主。这日到了营中，参见毕，遂把奉老狼主之命来此助战言语说了。兀术道：“一路辛苦，且归本营安息。”曹宁谢了恩，问道：“狼主开兵如何？”兀术道：“不要说起，中原有了这岳南蛮，十分厉害，手下兵强将勇，难以取胜。”曹宁道：“待臣去会一会岳南蛮，看是如何。”兀术道：“将军既要出阵，某家专听捷音。”

当时曹宁辞了兀术，出营上马，领兵来到宋营讨战。真个是：

少年胆气摇山岳，虎将雄风惊鬼神！

毕竟不知宋营中何人出马，胜败若何，且听下回分解。